
目 录

“列宁全集”俄文第三版注释选译·····	1
人名索引·····	21
列宁引用的书报杂志索引·····	71
书名索引·····	71
书报杂志索引·····	88
书报杂志的原文索引·····	92

“列宁全集”俄文第三版注释选译^①

1 “向报告人提十个问题”是列宁在1908年夏天写的；第一次刊载于“列宁文集”第3卷第531—534页。1908年6月下旬（新历），社会民主党人中的哲学修正主义的代表之一在日内瓦宣布举行哲学讲演会。根据“列宁文集”第3卷中许多同志所指出的，报告人是卢那察尔斯基。但根据主持国外情报工作的加尔亭格的情报，报告人是波格丹诺夫，这个情报是和卢那察尔斯基本人的回忆录符合的。在这以前，列宁关于必须和波格丹诺夫、卢那察尔斯基等人的哲学观点公开划清界限的思想完全成熟，于是他就决定利用这次会议公开地表明自己的立场。当时列宁本人忙于“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的准备工作，并拟赴伦敦大英博物馆研究有关文献。因此，他就委托完全拥护列宁的立场的“无产者报”编辑委员和布尔什维克领导核心的成员杜勃洛文斯基（印诺肯齐）去发言。

在波格丹诺夫的讲演会上，杜勃洛文斯基确实作了激烈的发言，当时波格丹诺夫和阿列克辛斯基曾起来答辩。“向报告人提十个问题”是列宁给杜勃洛文斯基写的发言提纲。“十个问题”的原文是列宁亲笔写在四开纸上，杜勃洛文斯基在上面作了几个记号。

杜勃洛文斯基的发言标志着布尔什维克领导核心跟波格丹诺夫的哲学观点正式划清界限。

文中提到的哲学体系之基本区分为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一点，是恩格斯在其著作“费尔巴哈论”中提出的。休谟哲学是“不可知论”，这

① 本注释中的注码与“全集”第14卷正文注码相同，只有最后三条注释在正文中没有注码。——译者注

是恩格斯在他的“論历史唯物主义”一文中評定的。有关的两大段話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經驗批判主义”中全部引用了，見“全集”第14卷第94—96、103—107頁。

恩格斯在“費尔巴哈論”中还发展了关于“自在之物”轉化为“为我之物”的原理。列宁在“全集”第14卷第64、215—226頁談到馬赫对舒佩及其立場的态度。

彼得楚尔特对馬赫的門徒們（特別是科內利烏斯）的評論，見“全集”第14卷第229—230頁。

关于列宁反对馬赫主义的言論，見下注。

最后，至于談到列宁的也可以說是关于哲学問題的公开讲演，那末，在1909年一年里，根据馬克思恩格斯列宁学院保存的两个通告，曾有过两次：（1）1909年5月21日讲“宗教和工人政党”（显然，这个报告是“論工人政党对宗教的态度”一文〔見“全集”第15卷〕的基础）；（2）1909年11月26日讲“反革命自由派的思想体系”（論“路标”）。——（正文第1頁）

- 9 列宁最初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研究哲学的，我們知道得不确切。列宁早在1894年写的“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們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的第一編中，就已經卓越地批判了民粹派的思想首领米海洛夫斯基的哲学的、社会学的理論，捍卫了历史唯物主义和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的辯証法。从克魯普斯卡婭的1893年至1894年的回忆录中可以看出，当时列宁在防止对馬克思学說作机械的刻板的理解这一点上已經做得出类拔萃。当时在彼得堡的馬克思主义小組中非常引人注目的市場問題，在他的論述中“提得特別具体，把它和群众的利益联系起来，在一切見解中都令人感觉到从現象的具体情况和发展来观察現象的活的馬克思主义。”（“論列宁”〔回忆录〕列宁研究院出版第1卷第5—6頁）显然，在这以前列宁彻底地研究了馬克思主义創始人的最重要的理論著作，其中也包括哲学著作。經常可以看到列宁引証恩格斯的“費尔巴哈論”和“反杜林論”。但是，根据我們現在所掌握的材料可以断定，列宁在稍后一个时期才专攻哲学。

列宁在对民粹主义观点进行同样的批判时，在“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后的另一著作“民粹主义的经济内容及其在司徒卢威先生的书中受到的批评”（“列宁全集”1955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卷第311—481页）中，也谈到了几个哲学问题。在第2章“对民粹主义社会学的批判”中，列宁出色地确定了社会科学中唯物主义和客观主义的区别，反对了司徒卢威的下述论点：“我们不能不承认，这个学说〔马克思主义〕还没有得到纯粹哲学的论证。”（着重号是列宁加的）列宁指出，司徒卢威所说的马克思主义的“纯粹哲学的论证”指什么，是令人莫解的，因为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哲学没有任何单独存在的权利”，即离开其他科学而孤立存在的权利。正像后来所表明的，司徒卢威的意见是在这样一条道路上向前迈进一步，这条道路就是先替马克思主义和资产阶级哲学的结合提供“论证”，而后完全公开地否认马克思主义。

最后，在这一时期列宁的一篇论恩格斯的文章中，我们发现了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基础的指示，这篇文章刊登在“工作者”杂志1896年第1、2两期上（见“列宁全集”1959年人民出版社版第2卷第1—12页）。这篇文章写于1895年秋，它专门叙述了黑格尔的学说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思想发展的意义以及马克思恩格斯从唯心主义到唯物主义的过渡。

90年代末，列宁在西伯利亚流放地舒申斯克村开始认真地研究哲学问题。

克鲁普斯卡娅在自己的回忆录中提到：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每天晚上读哲学著作——黑格尔、康德和法国唯物主义者的著作，伊里奇在吉斯遇到林格尼克的时候和他谈论康德（前引回忆录第25、27页）。列宁之所以在这个时期研究哲学，这首先取决于哲学争论和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基础问题在以伯恩斯坦为首的修正主义者出现之初所占的地位。大家知道，伯恩斯坦的基本理论原理之一，就是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辩证方法当作黑格尔经院哲学的残余加以否定。伯恩斯坦、他的哲学导师康拉德·施米特以及俄国修正主义者，首先是“合法马克思主义”阵营中的修正主义者（司徒卢威、布尔加柯夫），力图在哲学领域中把他们

曲解了的馬克思的历史理論和經濟理論同康德主义联結起来。在这样的情况下,列宁必須起来保卫馬克思主义,并且在这方面把自己武装起来。列宁在1898年9月2日致波特列索夫的信中指出了H.Γ. (即日特洛夫斯基)发表在“俄国财富”杂志(1898年第6、7两期)上的反对唯物主义和辯証邏輯的言論,并且写道,“我很奇怪,为什么《Beiträge zur Geschichte des Materialismus》(“唯物主义史論丛”)的作者〔普列汉諾夫〕过去既不在俄国著作中反对新康德主义,而現在又不坚决反对它,却让司徒卢威、布尔加柯夫去爭論这种哲学的枝节問題,似乎这种哲学已成为俄国学生〔即馬克思主义者〕的观点的一部分了”。列宁在俄国最先完全不受普列汉諾夫的著作的約束而在自己的早期著作中系統地叙述和发展了辯証唯物主义。

当时普列汉諾夫也批判了民粹派的主观唯心主义,批判了司徒卢威及其他合法馬克思主义者的康德主义和客观主义。但是,列宁的批判無論就深度或政治上的尖銳程度來說,都大大地超过普列汉諾夫的那种学院主义的抽象的批判。列宁甚至在自己最早期的著作中彻底發揮了理論的党性,特别是哲学的党性問題。

列宁在1899年4月27日的信中又指出,他覺得馬克思主义中的那股“新的批判風气”,即司徒卢威和布尔加柯夫所迷恋的那股批判風气,“极为可疑”(“列宁全集”1959年人民出版社版第34卷第18頁)。最后,列宁在1899年6月27日致波特列索夫的信中写道:“对于俄国学生們的那些‘惊人发现’以及他們的新康德主义,我愈来愈感到憤怒……我非常滿意地一再閱讀了《Beiträge zur Geschichte des Materialismus》,讀了这位作者发表在《Neue Zeit》(“新时代”。——譯者注)上的那些反对伯恩施坦和康拉德·施米特的文章(1898—1899年“新时代”第5期,以后各期沒有見到),讀了我們的康德主义者(彼·司徒卢威和布尔加柯夫)所稱贊的Stammler(《Wirtschaft und Recht》)(什塔姆列尔[“經濟和法”。——譯者注]),我坚决站在一元論者这边。什塔姆列尔特別使我憤怒,在他那里我根本看不到絲毫新穎的有內容的东西……十足的erkenntnisstheoretische Scholastik!

(认识论上的经院哲学！——译者注) 这是最平庸的最坏的法学家的拙劣的‘定义’以及由此得出的同样拙劣的‘结论’。在读了什塔姆列尔的作品以后，我读了‘新语’杂志上司徒卢威和布尔加柯夫的文章，发现的确须要认真地对付新康德主义。我已经忍不住了，所以对新康德主义发表了意见，进行了抨击，以此回击司徒卢威（针对他发表在“科学评论”杂志上的那篇文章……）和回击布尔加柯夫。我说‘忍不住了’，因为我很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的哲学修养差，在我没有多多学习以前，我不打算就这些题目写文章。现在我正在这样做，我先从霍尔巴赫和爱尔维修研究起，然后准备转到康德。”（“列宁全集”1959年人民出版社版第34卷第24—26页）

的确，1899年列宁在“再论实现论问题”和“农业中的资本主义”这两篇文章中，对康德主义提出了一些批评意见。列宁在一个地方给第一篇文章作了如下的注释：“顺便谈一谈司徒卢威所如此迷恋的这个（未来的）‘批判’。当然，任何思想健全的人都不会反对一般的批判。但是很明显，司徒卢威却重复着自己的一个心爱的思想，即用‘批判哲学’丰富马克思主义。自然，我既没有愿望，也没有可能在这里谈论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内容的问题，因此只能发表下述的意见。马克思的那些号召‘回到康德那里去’的学生，至今没有提供任何东西来证明这种转变的必要性，也没有提供任何东西来清楚地表明：由于用新康德主义丰富马克思的理论，因而使马克思的理论得到好处。他们甚至没有完成首先落在他们肩上的任务，即详细地分析和驳斥恩格斯对新康德主义的否定的评价。相反地，那些没有回到康德那里去，而是回到马克思以前的哲学唯物主义和辩证唯心主义那里去的学生，却对辩证唯物主义作了极其完美的有价值的阐述，指出了辩证唯物主义是哲学和社会科学的整个最新发展的合理的必然的产物。对我来说，只援引别尔托夫先生的著名的俄文著作（指普列汉诺夫的“论一元史观的发展问题”。——译者注）和德文著作《Beiträge zur Geschichte des Materialismus》（Stuttgart, 1896）就够了。”（“列宁全集”1958年人民出版社版第4卷第65页）

列宁在“农业中的资本主义”这篇反对布尔加柯夫的文章中，在提到布尔加柯夫所谓他的世界观和考茨基的世界观相同的说法时指出：“讲到哲学世界观，我们不知道布尔加柯夫先生的话对不对。考茨基似乎不是布尔加柯夫先生那样的批判哲学的拥护者。”（“列宁全集”1958年人民出版社版第4卷第136页）

最后，在上面引证过的1899年6月27日致波特列索夫的那封信中，列宁谈到刊载在“开端”杂志第5期上的一篇评论波格丹诺夫的著作“自然史观的基本要素”（1899年圣彼得堡版）的匿名文章。因为评论者对这本书作了否定的批评，说它和康德主义背道而驰，列宁非常注意这本书，怀疑它的作者（以及在它以前出版的“经济科学简明教程”的作者）是普列汉诺夫。列宁对于这本书发生兴趣，这足以说明这一时期列宁的思想倾向。显然，当时列宁为了和修正主义者的“批判主义”作斗争，想把自己彻底武装起来。必须指出，实际上波格丹诺夫的这部著作，正像列宁在后来知道了它的内容以后所指出的，的确是接近唯物主义的，尽管它没有摆脱在奥斯特瓦尔德的唯能论哲学的影响下所犯的错误。

在1898年至1899年这一时期还有列宁和林格尼克关于哲学问题的通信。可惜，由于林格尼克在西伯利亚流放期满之后过着流浪的生活，这些书信被遗失了。不过，根据他的回忆，列宁在这些信内分析批判休谟和康德的哲学，捍卫辩证唯物主义（“列宁文集”俄文版第1卷第194—195页）。勒柏辛斯基在自己的回忆录（“变迁”）中补充说，列宁致林格尼克的信有时候是完整的长篇哲学论文。

最后，在这一时期写的还有：（一）列宁在1899年末写的一篇对考茨基的著作“反伯恩斯坦论”的评论，这篇评论载于“列宁文集”第7卷，列宁在这里满意地指出考茨基捍卫了马克思的唯物主义辩证法；（二）列宁在“非批判的批判”一文中对新康德主义的批判（“列宁全集”1959年人民出版社版第3卷第559—581页），这篇文章是列宁为了回答斯克沃尔佐夫对他的著作“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的批评而写的。

这就是列宁从事哲学研究的第一阶段，这一阶段是和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其中也包括反对披着康德主义外衣的哲学修正主义的斗争，

紧密地联系着的。

列宁从事哲学研究的第二阶段是和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内部发生的哲学动摇的第二阶段联系着的。这一阶段的哲学动摇开始于1903年至1904年，而在1905年的革命失败之后得到了极大的发展。

在这一阶段，哲学修正主义的最著名的代表是波格丹诺夫。在第一阶段，修正主义的思想鼓舞者是提出“回到康德那里去！”这一口号的新康德主义，而在第二阶段，哲学修正主义首先是和马赫、阿芬那留斯的经验批判主义哲学结合在一起的。

列宁在1908年2月25日致高尔基的信中这样叙述了他和波格丹诺夫的关系：

“自从我在西伯利亚仔细研究了波格丹诺夫的唯能论著作‘自然史观’以后，我就注意他的哲学著作了。对波格丹诺夫来说，这种观点只是他向其他哲学观点的过渡。我同他认识是在1904年，当时我们就立刻互相赠送了自己的著作；我送他一本‘进一步，退两步’，他送我一本他当时写的哲学著作。我并且很快（1904年春天或夏初）就从日内瓦写信到巴黎告诉他：他的著作使我更不相信他的观点是正确的，而更相信普列汉诺夫的观点是正确的。

“我同普列汉诺夫一起工作的时候，我们会几次谈到波格丹诺夫。普列汉诺夫向我解释波格丹诺夫观点的错误，但他认为这种偏差决没有严重到不可挽回的地步。我清楚地记得，1903年夏天我和普列汉诺夫以‘曙光’杂志编辑部的名义同‘实在论世界观论丛’编辑部的代表在日内瓦谈过话，双方同意合作，我负责谈土地问题，普列汉诺夫负责在哲学上批判马赫。普列汉诺夫提出把批判马赫作为合作的条件，‘论丛’编辑部的代表完全接受了这个条件。当时普列汉诺夫把波格丹诺夫看作是反修正主义斗争中的同盟者，然而是一个由于追随奥斯特瓦尔德和马赫而犯了错误的同盟者。

“1904年夏天和秋天我们同波格丹诺夫等几个布尔什维克的意见完全一致，我们订立了默契，大家不谈哲学，把哲学当作中立地区，这个同盟在整个革命时期一直存在着。它使我们有可能在革命中共同

贯彻革命的社会民主派（=布尔什维克主义）的策略，这种策略我深信不疑地认为是唯一正确的策略。”（“列宁全集”1959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3卷第425—426页）

这个联盟决不是意味着不批判波格丹诺夫的錯誤。相反地，我們知道，还在“經驗一元論”第1卷（1904年波格丹诺夫将此书贈送給列宁）出版之前的一年半至二年期間，列宁曾专门要求普列汉诺夫，后来又要求阿克雪里罗得（即奥尔托多克斯，她在“曙光”杂志上写过哲学方面的文章）去批判波格丹诺夫的錯誤观点，因为这些观点是资产阶级“批判”意向的新变种（参看阿克雪里罗得—奥尔托多克斯在1904年写的文章“修正主义的新变种”，载于“哲学概論”1906年版第171页。关于这一点还可以参看“列宁文集”俄文版第3卷第261、269、271、273页）。所以，当后来普列汉诺夫为了狹隘的宗派目的而責难布尔什维克是馬赫主义者的时候，列宁有充分根据去援引自己不止一次地发表过的反对波格丹诺夫最初背棄唯物主义的那些言論。在“普列汉诺夫和新火星报”（1905年9月，载于“列宁文集”俄文版第5卷第361页）一文的綱要中，有“吹毛求疵的指摘”一項，其中列宁指出普列汉诺夫无中生有地指摘布尔什维克对哲学不关心，并且用上述奥尔托多克斯的申述来反对他。但是，那时候哲学問題还没有被提到首要地位，我們发现列宁只是在“怎么办？”（在“恩格斯論理論斗争的意义”那一节）和“进一步，退两步”中順便提到过哲学的作用。在“进一步，退两步”的“稍微談談辯証法”那一节中，列宁指出，不仅燕麦苗是“按黑格尔的規律”，即按否定的否定規律生长的，而且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彼此之間的斗争也是“按黑格尔的規律”进行的。

革命以后，哲学問題重新被提到重要地位。列宁在“我們的取消派”（发表在“思想”杂志1911年第2、3两期上）一文中，概括地描述了1908—1910年社会民主党内部的哲学爭論，而且特別說明了哲学爭論和馬克思主义的命运之間的“真正的現实的联系”。列宁指出：“（1）什么是哲学唯物主义，为什么离开它是錯誤的、危險的、反动的，对这些問題的爭論总是同‘馬克思主义的社会政治派別’有‘真正的現实的联

系’，不然这个派别就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就不是社会政治的，也不成其为派别了。只有主张改良主义或无政府主义的那些鼠目寸光的‘现实的政治家’才会否认这种联系的‘现实性’。(2)既然马克思主义具有丰富多彩的思想内容，那末在俄国也和在其他国家一样，不同的历史时期使马克思主义的某一方面更加突出，就没有什么奇怪了。在德国，在1848年以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形成特别突出，在1848年，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思想特别突出，在50年代和60年代，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说特别突出。在俄国，在革命以前，特别突出的是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说在我国实际中的运用，在革命时期，是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在革命以后，是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这并不是说，有时可以忽视马克思主义的某一方面；这只是说，把注意力主要放在某一方面，不取决于主观愿望，而取决于一切历史条件。(3)社会政治反动时期，‘消化’丰富的革命教训的时期，对于每个生气蓬勃的派别说来，是把包括哲学问题在内的基本理论问题放在一个首要地位的时期，并不是偶然的。(4)在俄国先进的思想流派中，没有像法国那种同18世纪的百科全书派有联系的或者德国那种同从康德到黑格尔、费尔巴哈的古典哲学有联系的伟大的哲学传统。因此，正是对俄国的先进阶级来说，这种哲学‘整顿’是不可缺少的，至于这种‘整顿’姗姗来迟，在这个先进阶级完全成熟到在最近的伟大事件中起了自己独立的历史作用以后才开始进行，那是没有什么奇怪的。(5)世界其他国家早就准备好进行这种哲学‘整顿’，因为例如新物理学提出了许多新问题有待辩证唯物主义去‘处理’。在这方面，‘我们的’（波特列索夫的说法）哲学争论就不只具有一定的即俄国的意义。欧洲已为‘更新’哲学思想提供了材料，而落后的俄国在1908—1910年这个被迫沉寂的时期，特别‘渴望’求助于这种材料……”

所以，列宁继续写道：“我们的一切反动派，特别是自由派的（路标派的、立宪民主党的）反动派，‘求助于’宗教并不是偶然的，而是必然的……马赫主义这个变相的唯心主义客观上就是反动派的武器，反动派的宣传工具。因此，在1908—1910年这个历史时期，在我们看到‘上面’不仅有十月党人和普利什凯维奇之流的‘拜神杜马’，而且还有

拜神的立宪民主党人、拜神的自由资产阶级的时期，“下面”反对馬赫主义的斗争不是偶然的，而是不可避免的。”（“列宁全集”1959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7卷第58--60頁）

在上面引用过的那封致高尔基的信中，紧跟着我們引証的那段关于1905年革命前列宁和波格丹諾夫的相互关系的叙述之后，列宁写道：“在革命火热的时候很少研究哲学。1906年初波格丹諾夫在獄中又写了一部著作，大概是‘經驗一元論’第3卷。1906年夏天他送了一本給我，我便坐下来仔細讀它。我讀完之后非常生气，因为我更清楚地看出，他走的是极端錯誤的道路，非馬克思主义的道路。我那时就向他‘表白爱情’，給他写了一封关于哲学問題的长达三个筆記本的信。我在信中明白地告訴他：在哲学方面我当然是一个普通的馬克思主义者，但正是他那些明白易懂、写得很出色的著作使我完全相信他根本錯了，而普列汉諾夫是正确的。这些筆記本我曾給某些朋友（其中包括卢那察尔斯基）看过，本来想用‘一个普通馬克思主义者的哲学見解’这个标题发表出来，但是没有实现。現在很后悔当初沒有立即把它发表。前几天我写信到彼得堡請求把这些筆記本找出来寄給我。

“現在，‘关于馬克思主义哲学的概論’已經出版。除了苏沃洛夫的那篇文章（我正在看）之外，其余的我都看了，每篇文章都使我气得簡直要发瘋。不，这不是馬克思主义！我們的經驗批判主义者、經驗一元論者和經驗符号論者都在往泥潭里爬。他們劝讀者相信‘信仰’外部世界的真实性就是‘神秘主义’（巴札罗夫），他們把唯物主义同康德主义混淆得不成样子（巴札罗夫和波格丹諾夫），他們宣傳不可知論的变种（經驗批判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变种（經驗一元論），教給工人‘宗教无神論’和‘崇拜’人类最高潜在力（卢那察尔斯基），宣布恩格斯的辯証法學說为神秘主义（別尔曼），从法国某些‘实証論者’（主张“符号認識論”的該死的不可知論者或形而上学者）的臭水沟里汲取东西（尤什凱維奇）！不，这太不像話了。”（“列宁全集”1959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3卷第426—429頁）

列宁的那几本称为“表白爱情”的筆記本，我們也沒有找到。不过，其中的观点显然是后来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經驗批判主义”一书中所发

揮的那些思想的雛形。

1907年到1908年，哲學問題上的鬥爭愈來愈尖銳。當時，波格丹諾夫是布尔什維克領導核心的成員和“無產者報”編輯部的委員。列寧的任務首先是和波格丹諾夫的哲學觀點劃清界限；正如列寧在1908年3月24日致高爾基的信中所寫的，“把這一切爭論和派別分開”（“列寧全集”1959年人民出版社版第34卷第396頁），這樣讀者就沒有理由像普列漢諾夫從他的孟什維克派的觀點出發所作的那樣，把布尔什維主義和波格丹諾夫的馬赫主義聯在一起。但是，列寧認為布尔什維克內部在哲學問題上的鬥爭是不可避免的。他認為自己在鬥爭的第一階段上的任務只在於：不使鬥爭引起布尔什維克派分裂。所以，當《Neue Zeit》（“新時代”雜誌1908年第20期2月14日出版）上發表了波格丹諾夫的“馬赫和革命”一文的譯文和譯者序（其中談到，普列漢諾夫和波格丹諾夫的意見分歧，在俄國社會民主黨人中間有可能成為布尔什維克和孟什維克這兩派的意見分歧）的時候，“無產者報”編輯部根據列寧的堅決要求發表了評論文章。文章中指出，兩種哲學思潮的擁護者在兩個派別中都有，因此，任何想把这些意見分歧說成是兩個派別之間的意見分歧的企圖，都是根本錯誤的（“無產者報”1909年2月26日第21號）。在“新時代”雜誌1908年3月20日第25期第898頁上也發表了一篇相應的文章，題為“馬赫在俄國”。

當時鬥爭展開了。列寧雖然暫時主張布尔什維克派在這一鬥爭中保持“中立”，但列寧自己完全不打算保持中立。恰恰相反。布尔什維克派（包括“無產者報”）保持“中立”，在特殊的刊物上，而不在布尔什維克的主要刊物上進行哲學鬥爭，就是為了防止布尔什維克派在政治上無根據的分裂，並且首先證明布尔什維主義和馬赫主義沒有任何聯繫。高爾基會認為，如果布尔什維克內部在哲學上進行爭論，孟什維克就會從中漁利。列寧在1908年3月24日的信中对高爾基的這種看法提出批評說：相反地，如果布尔什維克派不把自己跟三個布尔什維克（波格丹諾夫、巴札羅夫、盧那察爾斯基）的哲學分清界限，孟什維克才會從中漁利。列寧寫道：如果不這樣做，那末孟什維克就會徹底獲得勝利。

“如果哲学爭論在派別之外进行，那末孟什維克就会被完全牽到政治上來，在这里他們只有死路一條。”（“列宁全集”1959年人民出版社版第34卷第397頁）

哲学上的意見分歧所引起的斗争是不可避免的，列宁在同一封信中这样向高尔基指出：“当然，您必須明了，也应当明了：一个党员一旦認識到某种学說是极端錯誤和有害时，就必须起来反对这种学說。如果我不是絕對相信（我愈是閱讀巴札罗夫、波格丹諾夫之流的著作，就愈相信）他們的著作从头至尾，从叶至根（直到馬赫和阿芬那留斯）都完全是荒謬、有害、庸俗、說教的作品，我也不会來爭論的。普列汉諾夫反对他們实质上是完全正确的，只是他不会或者不想或者懶于具体地、細致地、簡明地說出自己的看法，而是用深奥的哲理來吓唬这些人。我無論如何要按照自己的方式說出自己的反对意見。

“亲爱的阿·馬·，这里有什么‘和解’可言呢？別那么想了，提和解是可笑的。斗争絕對不可避免。党员不应力图掩盖、拖延或迴避斗争，而应当力爭使党实际上所需要的工作不受損害。您应当关心这个問題，十分之九的俄国布尔什維克会在这方面帮助您，并对您表示深深的感謝。

“应当怎样做呢？‘中立’么？不，在这样的問題上不可能有中立，也不会有中立。如果可以談中立，那也只是指这样一种特定的意思，即必須把这一切爭論和派別分开。”（“列宁全集”1959年人民出版社版第34卷第395—396頁）

可見，列宁的計策是很清楚的：把布尔什維克派和三个布尔什維克-馬赫主义者的哲学分清界限，这样就可以騰出手來同孟什維克进行政治斗争，可以避免布尔什維克派的分裂，可以在哲学上和哲学修正主义进行无情的斗争。

由于修正主义者在西欧得到支持，因而列宁的处境更加困难。列宁在1908年2月13日致高尔基的信中証明，考茨基主办的最穩健高明的馬克思主义刊物“新时代”杂志“对哲学漠不关心，它从来就不是哲学唯物主义的热烈拥护者，而在最近竟无条件地刊登了經驗批判主义

者的文章”（“列宁全集”1959年人民出版社版第34卷第392页）。哲学唯物主义在西欧处处遭到蔑视。两个派别中有一股巨大的写作力量站在马赫主义者那边，此外紧靠在他们旁边的还有社会革命党人，代表他们来“推翻”唯物主义的是切尔诺夫。十分广泛的反唯物主义的统一战线形成了。因此列宁更坚决地起来捍卫唯物主义。

斗争花费了相当多的时间，列宁在致高尔基的信（1908年4月）中抱怨地说：“我现在整天阅读该死的马赫主义者的文章，而给报纸的文章却写得非常仓促。”（“列宁全集”1959年人民出版社版第34卷第398页）但是，这个斗争是必要的，列宁非常慎重地准备了这个斗争。

列宁在为“卡尔·马克思”文集写的“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这篇文章中开始了战斗，“卡尔·马克思”文集是一群布尔什维克编辑的，1908年在彼得堡出版。列宁给自己的文章加上了这样一个注释：“见波格丹诺夫、巴札罗夫等人合著的‘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概论’。这里不是分析这本书的地方，我现在只声明一点：在最近的将来，我要写几篇论文或专门写一本小册子来说明，本文中关于新康德派修正主义者所说的一切，实质上适用于这些‘新的’新休谟派和新贝克莱派修正主义者。”

列宁还在正文中写道：“在哲学方面，修正主义跟在资产阶级教授的‘科学’的屁股后面跑。教授们要‘回到康德那里去’，修正主义就跟着新康德主义者后面蹒跚而行；教授们重复僧侣们已经说过一千遍的，反对哲学唯物主义的滥调，修正主义者就傲慢地微笑着，嘟囔着（按最新出版的手册逐字逐句地嘟囔着），说唯物主义早已被‘驳倒’了。教授们蔑视黑格尔，把黑格尔当作一条‘死狗’来看待，而自己却在宣扬比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还要浅薄和庸俗一千倍的唯心主义，同时带着蔑视的意思对辩证法耸耸肩，修正主义者就跟着他们爬到从哲学上把科学庸俗化的泥潭里面去，用‘素朴的’（而且是平静的）‘进化论’去代替‘狡猾的’（而且是革命的）辩证法。教授们拿他们那些唯心主义的和‘批判的’体系去适应占统治地位的中世纪‘哲学’（即神学），以酬答官家给他们的薪俸，修正主义者就附和他们，努力把宗教变成‘私人的事情’，不

是对现代国家而言而是对先进阶级的政党而言的‘私人的事情’。

“对马克思学说的这种‘修改’的真正的阶级意义是什么，这无须加以说明，因为这是不言而喻的。我们仅仅指出，在国际社会民主党中，普列汉诺夫是从彻底的辩证唯物主义观点批判过修正主义者在这里大讲特讲的庸俗不堪的滥调的唯一马克思主义者。这一点所以必须坚决地着重指出，是因为现在有些人极其错误地企图以批判普列汉诺夫在策略方面的机会主义为幌子来偷运陈腐反动的哲学垃圾。”（见“列宁全集”1959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5卷第15—16页）

因此，列宁强调了普列汉诺夫在维护辩证唯物主义的斗争中，特别是在和马赫主义的斗争中所作出的实际的功绩。然而列宁认为普列汉诺夫的批判还不够，指出必须更彻底地批判马赫主义，揭露它的阶级根源和认识论根源。

列宁在发表这种言论的同时，继续写一本反对经验批判主义的著作。为了对这本著作进行最后的加工，列宁特地到伦敦，在这里他可以利用大英博物馆的丰富的藏书。1908年秋，著作完成了，1909年春出版。

当时，波格丹诺夫、卢那察尔斯基同大多数布尔什维克之间除了在哲学领域中有意见分歧，他们之间的政治性质的意见分歧也尖锐化了。大多数马赫主义者和造神派（以卢那察尔斯基为首）拥护“抵制主义”、“召回主义”和“最后通牒主义”，以不同的方式要求召回第三届国家杜马中的社会民主党的代表。

1909年初，“无产者报”开始公开地和马赫主义哲学斗争，在1909年2月25日（旧历12日）第42号上刊登了加米涅夫的一篇反对卢那察尔斯基的文章，题为“路不同”。在这篇文章中加米涅夫尖锐地批评了卢那察尔斯基企图通过造神说的宣传“使社会主义具有更适合于非无产者阶层的形式”。加米涅夫在文章中宣称：“适应半农民的宗教心理并以为这样可以促进‘革命的合作’的那种社会主义，和那种‘不去惊动自由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政治是价值相等的东西。”

波格丹诺夫支持卢那察尔斯基，他对于刊登这篇文章发表了正式的抗议。结果“无产者报”编辑部发生了激烈的组织上的冲突，后来，彻

底和波格丹諾夫集团决裂了。

当时波格丹諾夫、卢那察尔斯基等人为了巩固自己在工人群众中的影响和培养宣傳干部，在高尔基的协助下，在喀普里島上替从俄国召来的一群工人組織了一个“学校”。列宁拒絕在这个学校中工作，即拒絕在波格丹諾夫信徒的宗派組織中工作。1909年6月“布尔什維克領導核心”召开了會議（所謂“无产者报”扩大編輯部會議），在會議上彻底和波格丹諾夫、卢那察尔斯基、阿列克辛斯基和其他馬赫主义者、召回派和造神派决裂了。

关于“社会民主党人中間的造神派傾向”問題，決議写道：“目前在社会运动低落的气氛中，反革命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宗教情緒的高漲，使得这类問題具有了重大的社会意义；由于宗教情緒的这种高漲，現在个别社会民主党人企图把信教和造神說的宣傳同社会民主主义联系起来，甚至企图使科学社会主义具有宗教信仰的性质。‘无产者报’扩大編輯部會議有鉴于此，特声明如下：在卢那察尔斯基同志的文章中所特別明显地鼓吹的这种思潮是完全背离馬克思主义的基础的，就这种說教的实质而决不是就一个名詞來說，这个思潮損害了革命的社会民主党在教育工人群众方面的工作；布尔什維克派和这种对科学社会主义的歪曲毫无共同之点。

“其次，‘无产者报’扩大編輯部會議肯定，这一思潮是小資產階級傾向和无产階級的社会主义—馬克思主义进行斗争的形式，既然这个思潮轉到討論政治問題（例如，載于“文学的崩潰”中的卢那察尔斯基的一篇文章就是这样的），既然它以前者代替了后者，‘无产者报’扩大編輯部會議认为，在‘无产者报’第42号上刊登‘路不同’一文，这是正确的，并建議編輯部和过去一样，同諸如此类的傾向进行坚决的斗争，揭露它們的反馬克思主义的性质。”

关于波格丹諾夫提出的抗議，曾通过以下的決議：“馬克西莫夫同志（波格丹諾夫）向‘无产者报’扩大編輯部會議提出抗議，反对‘无产者报’編輯部刊登‘路不同’这篇文章，关于这个包含着分裂威胁的抗議，‘无产者报’扩大編輯部會議认为有必要作如下的声明：（1）馬克西莫

夫以破坏编辑部关于不在秘密刊物上刊登哲学文章的决定为借口，是毫无根据的，因为和各式各样的宗教意识以及来自任何地方的宗教情绪进行斗争，是必要的，而且是布尔什维克派领导机关当前的任务之一，‘无产者报’无论如何不能不参加这样的斗争；（2）应当看出，这样的抗议是企图在社会民主党人中间替造神说的宣传打掩护，并阻挠‘无产者报’去完成自己的一个任务。”

脱离了布尔什维主义的波格丹诺夫及其信徒们，以特殊的派别出现，他们拥有自己的刊物“前进报”，并且在1909年出版了自己的新的公开的文集“集体主义哲学概论”。文集的内容是：维尔涅尔（波格丹诺夫）的“科学和哲学”，波格丹诺夫的“现代自然科学家的哲学”，巴札罗夫的“集体经验的材料及其组织形式”，卢那察尔斯基的“小市民和个人主义”，高尔基的“个性的破坏”。

列宁在“政论家的短评”的第1节“论召回主义的拥护者和辩护人的‘纲领’”（“争论专页”1910年3月6日（公历19日）第1期，见“列宁全集”1959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6卷）和其他文章中，重新提到“前进派”在哲学领域中的错误，特别提到他们所宣传的“无产阶级的科学”的口号。在这一时期的列宁致高尔基的信中，应当提起注意的是：（1）对波格丹诺夫的“工程师曼尼”的评论（1913年2月初写的信）。列宁在这封信中写道：在“工程师曼尼”中，波格丹诺夫所主张的还是“那套马赫主义=唯心主义，但伪装得很巧妙，无论工人或‘真理报’的……编辑都没有识破它。”（“列宁全集”1959年人民出版社版第35卷第70页）（2）列宁看到一部分“前进派”在1912年通过给“真理报”撰稿而转向布尔什维克，因而表示满意。列宁写道：“前进派从马赫主义、召回主义、造神说那里回来，如果这种行动是慎重的，经得起经验检验的，那很可能有很多好处。稍不谨慎或‘马赫主义、召回主义等等旧病复发’，斗争将会更加激烈……”（“列宁全集”1959年人民出版社版第35卷第53页）。

最后，还应当指出1914年1月31日有伊林、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签名的一封致“真理之路报”编辑部的信。由于这封信非常有利于闡

明列宁对于波格丹诺夫最近的哲学言论的态度，特将此信的全文引述如下：

“亚·波格丹诺夫在他刊登在‘新工人报’第16号上的一封信中，隐瞒了他同‘真理报’发生分歧的主要原因。

“这个原因是：亚·波格丹诺夫早就反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唯物主义，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敌人的姿态出现，来维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观点。

“由于这个原因，马克思主义者布尔什维克早在若干年以前就认为反对波格丹诺夫是责无旁贷的。由于同样的原因，以格·瓦·普列汉诺夫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者孟什维克，同波格丹诺夫进行了笔战。最后，也由于这个原因，波格丹诺夫甚至同所谓‘前进’集团发生了分裂。

“的确，从波格丹诺夫开始给‘真理报’撰稿时起，我们就怀疑他是否能克制自己，不把反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斗争转移到工人报纸上来。遗憾的是，亚·波格丹诺夫很快就证实了我们的担心。他在‘真理报’上登载了几篇不痛不痒的通俗文章以后，就给编辑部寄来一篇名叫‘思想体系’的文章，他在这篇文章中用最‘通俗的’形式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展开了斗争。编辑部拒绝刊登这篇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因此就发生了冲突。

“我们奉劝亚·波格丹诺夫，最好不要抱怨‘家’规，而把上述的‘思想体系’一文登出来（取消派报纸当然不会不优待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这样，所有的马克思主义者就可以看清楚，我们同波格丹诺夫的真正分歧究竟在哪里，而这种分歧，他在自己的长信中只字未提。

“我们认为，工人创办自己的报纸是为了捍卫马克思主义，不是为了让它按照资产阶级‘学者’的心意来歪曲马克思主义。

“我们也十分高兴，亚·波格丹诺夫再一次提出了他夏天在‘真理报’上发表的那篇关于‘前进’集团的文章的问题。亚·波格丹诺夫既然愿意这样做，那他就会在‘启蒙’杂志上得到最详尽的解释，说明在这篇文章中有多少不真实的地方，这个冒险集团给俄国工人运动带来了多大的危害。”（“列宁全集”1958年人民出版社版第20卷第80—81页）

关于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經驗批判主义”对于馬克思主义哲学和整个革命理論的意义，斯大林同志作了詳尽的闡述：“依据唯物主义的哲学，把从恩格斯到列宁这个时期最重要的科学成就概括起来，并从各方面去批判馬克思主义者队伍里的反唯物主义的派别，这是一个极重大的任务，而負責完成这个任务的不是別人，正是列宁，——这个事实可以說是在列宁異常重視理論的最明显的表現。恩格斯說：‘唯物主义应当随同每一个新的偉大发现而采取新的形式。’大家知道，不是別人，正是列宁在他的‘唯物主义和經驗批判主义’这部杰作中为自己的时代完成了这个任务。大家知道，喜欢嘲笑列宁‘不关心’哲学的普列汉諾夫竟不敢认真着手执行这个任务。”（“斯大林全集”1956年人民出版社版第6卷第80—81頁）

在“唯物主义和經驗批判主义”中，列宁根据自然科学和阶级斗争的新材料研究了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問題：辯証邏輯、認識論、反映論、絕對真理和相对真理的学說、对立面的統一規律等。对于这一切問題的研究，把辯証唯物主义推到更高的阶段，并且为列宁时代的哲学打下了基础。——（正文第3頁）

- 12 列宁显然指的是波格丹諾夫在1908年后出版的許多著作。列宁知道的大概有如下一些：“信仰和科学”（論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經驗批判主义”，1910）；“生动經驗的哲学”（1912）；“組織形态学”第1册（1913）；“关于社会意識的科学”（1914）。

至于在1918—1920年期間，波格丹諾夫問世的著作有：“組織形态学”第2册（1917）；“社会主义問題”（1918）；“科学的社会主义”（1918）；“組織起来的科学概論”（載于1919—1920年“无产階級文化”杂志）。列宁未必会注意波格丹諾夫在这一段期間写了哪些书。

附录中所刊載的“辯証唯物主义和僵死的反动派的哲学”一文是涅夫斯基同志受列宁的特約写成的。涅夫斯基当时是斯維尔德洛夫大学校长。据涅夫斯基讲，列宁最初想自己写一篇評論波格丹諾夫的近作，特别是他的关于“无产階級文化”的著作的文章，并为此請求搜集所有必要的材料。但由于沒有時間，列宁未能实现这个計劃，于是列宁就把

評論波格丹諾夫近作一事委托給涅夫斯基了。——(正文第8頁)

- 44 馬克思在1868年12月5日給庫格曼的信中談到約·狄慈根的观点中的混乱,他說:“很久以前,狄慈根寄給我一部分关于‘思維能力’的手稿,这一部分手稿中虽然有些混乱的概念和过多的重复,但包含着許多卓越的思想,这些思想作为一个工人的独立思考的产物来说是令人惊奇的思想。”(馬克思:“給庫格曼的信”,伊里娜譯,尼·列宁編,1907年彼得堡版第48頁)。——(正文第134頁)
- 58 “回到康德那里去!”的口号是在19世紀60年代提出的,其目的一方面是反对思辨哲学,特别是黑格尔主义的思辨哲学,另一方面,主要是反对费尔巴哈和馬克思的唯物主义以及毕希納、福格特、摩萊蕭特等人的自然科学唯物主义。曾一度接近黑格尔后来又脫离了黑格尔的神学家韦謝,早在1847年就提出了这个口号,但当时并没有深得人們的贊同。后来古希腊羅馬哲学史家澤勒尔在1862年又提出这一思想,澤勒尔也是早期接近黑格尔而后来又离开黑格尔的。1865年李普曼在其著作《Kant und die Epigonen》(“康德和后裔”)中最为明显地宣布了回到康德那里去的口号。新康德主义运动的最著名的代表除李普曼之外,还有朗格、柯亨、那托尔卜、佛耳克耳特、文德尔班。后来,这个运动影响了以伏尔倫德尔、阿德勒等人为代表的一部分社会民主党人。很多神学家(里奇耳、利普苏斯)和自然科学家(赫爾姆霍茨)也拥护这个运动。新康德主义按其社会意义来说,是反对1848年革命后傳播很广的唯物主义的反动派的思想体系,是妥协的哲学,这种妥协在资产阶级看来,是宗教和科学的妥协,在修正主义者看来,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妥协。在俄国是最明显不过了,19世紀90年代末至20世紀初,司徒卢威、布尔加柯夫、別尔嘉也夫提出“回到康德那里去!”的口号,已經作为反对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工人运动的公开口号了。——(正文第199頁)

[注釋] 大概列宁指的是梅林的一个意見:“1850年2月,馬克思和恩格斯曾預料巴黎无产階級会举行起义,或者反动的东方大国将会入侵法国

首部：1850年4月，他們曾預料新的商业危机会到来，——他們两次都大錯特錯了。”（見“德国革命时代（1848--1850）的馬克思和恩格斯”）。——（正文第6頁第12行）

[注釋] 列宁所引用的貝克萊的著作的俄譯本是彼得堡大学哲学研究会委托迭波耳斯卡婭翻譯的，由波波娃出版公司出版，并被列入“教育丛书”。——（正文第11頁脚注）

[注釋] “象形文字論”是普列汉諾夫在他給恩格斯“費尔巴哈論”第1版作的注釋（1892年）中所發揮的理論。当时他在一个注釋中写道：“我們的感覺是把现实界发生的事情告訴我們的特种象形文字。象形文字不同于它所傳達的那些事件。”在恩格斯这本书的第2版（1905）中，普列汉諾夫改写了这个注釋，并认为他的錯誤只是術語上的，他写道：“……我們不应当在術語上向我們的哲学敌人让步，这样的让步会影响我們十分确切地表达自己的原意。我所以作这个附带說明，还因为在我給自己譯的恩格斯这本小册子的第1版所作的注釋中也有一些不完全确切的表达，而且仅仅在后来才感到这些不确切的表达造成了种种不便。”这一切表明：普列汉諾夫只认为他的錯誤是術語上的錯誤，他不了解象形文字論同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反映論是根本分歧的。这一点可以由下述事实来証实：普列汉諾夫的象形文字論同他在辯証唯物主义認識論方面所犯的一系列其他錯誤是有最直接的联系的。——（正文第244頁第5行）

人名索引

四 画

牛頓, 伊薩克 (Newton, Isaak 1643--1727)——英国人、劍桥大学的物理学教授和数学教授。万有引力定律的确立、理論力学的制定、微积分的发明以及在物理学和光学方面的一系列的发现, 都是和牛頓的名字联系着的。牛頓生于 17 世紀, 当时机械唯物主义在自然科学方面已获得一連串的胜利, 因此他也竭力使这种唯物主义的力学原理获得最后胜利。只是在晚年, 由于其才华的太大衰退, 才陷入神秘主义。牛頓的主要著作有: “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 (《Philosophiae Naturalis Principia Mathematica》, 1687, 該书有克累洛夫院士的俄譯本), “光学” (《Optics》, 1704, 該书是在 1927 年牛頓逝世二百周年时才譯成俄文的)。——第 182、267、322 頁。

孔德, 奧古斯特 (Comte, Auguste 1798—1857)——法国哲学家, 实証論的創始人。孔德的观点的出发点就是从圣西門那里借用来的人类的三个发展阶段的規律, 即由神学阶段开始通过形而上学阶段最后到达实証科学。相当于第一阶段的是权威、秩序和拟人观, 相当于第二阶段的是批判、怀疑、革命和形而上学, 第三阶段就是科学的政治阶段, 科学的政治既反对复辟, 也反对革命, 而把工业提到首要地位。孔德根据科学的日益增加的复杂性把科学分成这样几类: 数学、天文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社会学。孔德把形而上学和哲学混为一談, 在他看来, 对这种哲学的否认, 就是那种认为物质世界的本性不能認識的不可知論观点的另一方面。孔德观点的最終結果就是那种直接变为神秘主义的独特的人类宗教以及与宗教相适应的礼拜儀式等等。介乎唯物主义和思辨哲学之間的实証論的思想体系,

代表了19世紀和20世紀的自由民主资产阶级的各种不同的思潮。——第212、356頁。

孔狄亚克，埃蒂耶納·博諾 (Condillac, Etienne Bonnot 1715 -1789)——法国哲学家，18世紀偉大唯物主义者的同时代人。在哲学上，孔狄亚克拥护感觉論的观点。感觉論使他接近了唯物主义，但是由于他承认灵魂的实体性并否认認識那些引起我們感觉的事物的可能性，他又离开了唯物主义。他的学說最完整地表现在“論感觉”(《Traité des sensations》，1754)一书中。在他所写的其他的著作中应当提到的是“論人类認識的起源”(《Essai sur l'origine des connaissances humaines》，1746)。——第24頁。

比斯利，爱德华·斯宾塞 (Beesley, Edward Spencer 1831—1915)——英国历史学家和哲学家，小资产阶级激进民主主义者。他曾担任1864年9月28日第一国际成立大会的主席。他是英国民主联盟(1881)的創始人之一。在哲学方面，他是一个实証論者，是“实証論者評論”杂志(《Positivist-Review》)的出版者。——第356頁。

比德曼，阿路易斯·埃曼努埃尔 (Biedermann, Alois Emanuel 1819—1885)——苏黎世的神学教授。他受了黑格尔的宗教哲学的影响。他竭力替宗教找根据，认为神是超人的、絕对的和无限的精神，这种精神在人的有限精神中显现出来并构成世界的基础。他的主要著作有：“自由的神学或关于宇宙的論爭中的哲学和基督教”(1844)、“基督教教义学”(1855)。——第220頁。

巴克斯，厄内斯特·貝尔福特 (Bax, Ernest Belfort 1854 -1926)——英国社会主义者。他在德国研究哲学。他和海德門是社会民主党人联盟(1884)的創始人。他曾一度担任了社会民主党人联盟机关报“正义报”(《Justice》)的編輯，参加了国际社会党人代表大会。在英国各社会主义政党統一以后，他是統一的不列顛的社会主义政党的領袖之一。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他站在沙文主义的立場上，1916年退出社会主义政党。他反对唯物史观，在同考茨基进行关于唯物史观的論战中出了名。巴克斯写了許多有关革命运动史、社会主义的历史和理論以及有关哲学的著作。他与

考茨基論战的文章的俄譯文，載于謝姆科夫斯基編譯的“历史唯物主义”論文集里(1908年第1版)。——第150頁。

巴札罗夫(Базаров 1874 --)——魯德涅夫的笔名。他于1896年在莫斯科开始从事社会民主党的工作。1901年被选入莫斯科委员会，旋即被捕，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在社会民主党分裂以后，他靠近布尔什维克。1905年，他担任彼得堡委员会委员。他积极地进行公开的和秘密的布尔什维克报刊的出版工作。在反动的年代里，他离开了布尔什维克。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他是一个国际主义者，为“同时代人”杂志和“年鉴”杂志撰稿，1917年为“新生活报”撰稿。在1919年邓尼金叛乱期间，他同孟什维克一起参加了在哈尔科夫出版的“思想”杂志的工作。在那里他出版了一本文集“在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上”。他曾在国家计划部工作过。他和斯切潘诺夫共同翻译了马克思的“资本论”。在哲学方面，他是马赫主义者。他的重要的哲学论文有：“权威的形而上学和自主的个人”（载于“实在论的世界观论丛”，1904）、“现代的神秘主义和实在论”（载于“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概论”，1908）。还可以参看“两条战线上”一书（1910年圣彼得堡版）。1930年因参加孟什维克和武装干涉者的反革命组织的活动而被判罪。——第5、9、10、13、65、74—80、93、103、106—114、141、172、189、202、219、220、224、227、244、250、298、341、342、349、350、364頁。

尤什凯维奇，巴维尔·索洛莫诺维奇(Юшкевич, Павел Соломонович 1873 --)——社会民主党人、孟什维克。在哲学方面他曾写了一些著作，也是一位翻译家。在哲学上，他是昂·彭加勒的追随者。——第2、5、9、10、18、51、52、56、61、93、150、167—170、176、177、179、202、211、213、241、264、277、278、288、290、298、308、320、349、350、366頁。

文德尔班，威廉(Windelband, Wilhelm 1848—1915)——德国哲学家。他属于所谓的“巴登学派”的新康德主义者，这一学派曾把伦理、应有和价值的問題提到首位。他的哲学史著作以及他想从方法上来区分自然科学和历史科学的企图是最闻名的。译成俄文的著作有：“序曲”论文集、“现代哲学史”和“古代哲学史”。——第213頁。

五 画

包曼, 尤利烏斯 (Baumann, Julius 1837—1916)——哥丁根的哲学教授, 妄想在自己的观点中把現象論和唯物主义結合起来的折衷主义者。按照包曼的說法, 我們知道的只是我們的感覺, 而不是事物本身, 但是, 知覺世界的存在使我們必須設想某种与其相符合的实在。我們的思維形式和直觀形式是先天的, 但是它們同时在现实界中也有基础。在自然科学上, 他承认原子論, 批判馬赫, 但是他却把这种批判和向唯心主义的让步結合起来。——第 197 頁。

瓦連廷諾夫 (Валентинов 1879—)——沃尔斯基的笔名, 社会民主党人, 孟什維克。在他的哲学著作里, 他拥护正統馬赫主义的观点, 力图用馬赫和阿芬那留斯的学說来补充馬克思的学說。1917 年退出孟什維克党, 以后就在最高国民經济會議的“工商报”工作。瓦連廷諾夫的著作有: “馬赫和馬克思主义”(1908 年莫斯科版)、“馬克思主义的哲学体系”(1908 年莫斯科版)、“我們还要来”。——第 2、5、9、27、79、93、150、154、190、202、220、224、241、251、259、260、273、277、320 頁。

本特利 (Bentley, J. M.)——康德主义哲学家。——第 188 頁。

布萊, 弗兰茨 (Blei, Franz 1871—1942)——阿芬那留斯的学生。青年时代, 他在推究經济問題的哲理方面試驗过自己的力量, 但根据列宁的評語, 其結果是一些“极其庸俗的胡言乱語”。后来, 布萊曾在各种不同的写作領域中試驗了自己的力量, 但是其所获得的成績并不比青年时代更大。他曾一度是“天主教的共产主义者”。他是“海彼利翁”双月刊(«Hyperion»)的出版者之一。——第 331、332、334—337、339 頁。

布尔加柯夫, 謝尔盖·尼古拉也維奇 (Булгаков, Сергей Николаевич 1871—1927)——經濟学家和哲学家, 最初是一个“合法馬克思主义”的代表。他在自己的早期經济学論文和“論資本主义生产下的市場”(1897)一书中还是拥护馬克思的, 后来从馬克思主义墮入唯心主义和正教。早在“开端”杂志(1899)中, 特别是在“資本主义和农业”两卷集的著作中, 布尔加柯夫就离开了馬克思主义, 完全持着修正主义观点了, 他証明馬克思主义的

一般理論的基本原理，特別是土地关系方面的基本原理是錯誤的。布尔加柯夫观点的进一步发展，表现在收入“唯心主义問題”(1902)、“从馬克思主义到唯心主义”(1903)和“宗教問題”(1906)这几本論文集的文章中。在这些著作里，他得出結論說，在整个社会科学中不可能作出任何預測，并认为社会主义不是社会发展的一个必然的阶段，而是人类的自由意志的道德理想。1907年，布尔加柯夫是第二屆国家杜馬的代表，靠近立宪民主党，他是1905年革命失敗后居于統治地位的社会反动派的首領之一。后来布尔加柯夫做了牧师。——第370頁。

布呂納提埃爾，斐迪南 (Brunetière, Ferdinand 1849—1906)——法国批評家，他把进化論当作一种解釋方法运用到文学史和批評中。他是出色的文体家，精通法国文学，特別是17世紀法国古典文学。在晚年，他用自己出色的文笔为僧侶主义和蒙昧主义服务，力图証明“科学的破产”。他长时期担任著名的“两个世界評論”杂志(«Revue des deux Mondes»)的編輯。——第322頁。

卡斯坦宁，弗里德里希 (Carstanjen, Friedrich)——阿芬那留斯的学生，苏黎世大学的教授。在阿芬那留斯死后，他便主編“科学的哲学季刊”。他的主要著作是“阿芬那留斯的純粹一般認識論的生物力学原理”(«R. Avenarius biomechanische Grundlegung der reinen allgemeinen Erkenntnistheorie», 1894)。——第56、57、147、152—154頁。

卡諾，尼古拉·勒昂納 (Carnot, Nicolas Léonard Sadi 1796—1832)——著名的法国物理学家，工程師。他在“談談火的动力”(«Réflexions sur la puissance motrice du feu»)这部著作中提出了热功当量这一概念。——第322頁。

卡魯斯，保羅 (Carus, Paul 1852—1919)——美国哲学家，曾在芝加哥任教授。他是通俗哲学杂志“公开論壇”的創办人，是哲学杂志“一元論者”的发行人。他是馬赫的追隨者。卡魯斯的“一元論”力图調和宗教和科学。卡魯斯写了大量的哲学著作和佛学著作。——第234—236、242、288、364頁。

卢那察尔斯基，安那托里·瓦西里也維奇 (Луначарский, Анатолий Васильевич 1875—1933)——布尔什維克，文学家，剧作家，哲学家。从1917

年至1929年，他是人民教育委員。1897年他就参加了革命运动。从1904年起，他侨居国外，参加布尔什維克的报纸“前进报”和“无产者报”的編輯部工作。在1905年，他担任了布尔什維克的公开报纸“新生活报”的出版工作。1905年革命以后的反动年代里，他参加“前进报派”集团，在策略和哲学問題上与布尔什維克发生分歧。卢那察尔斯基是所謂“造神派”的首領，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的时候，他归附“国际主义者”，二月革命以后，他加入“区联派”的組織，而和他們一起加入了布尔什維克党。在哲学方面，卢那察尔斯基和波格丹諾夫一样，抱着同經驗批判主义相近的观点。他曾写过关于解釋阿芬那留斯的“純粹經驗批判”的通俗的文章。关于他的观点，見本书正文中列宁对他的批判。——第5、6、71、72、192、193、298、349、362、363、365、370頁。

弗兰克，阿道夫(Franck, Adolf 1809—1893)——法国唯灵論哲学家。他曾和許多学者合作編写了一部哲学辞典。弗兰克在自己的著作“在历史法庭前的共产主义”(«Le communisme jugé par l'histoire», 1849)中反对当时的共产主义学說。——第129頁。

弗兰克，非力浦(Frank, Philipp 1884—)——曾在布拉格任教授，是一个康德主义者。——第168頁。

弗雷塞，亚历山大(Fraser, Alexander Campbell 1819—1914)——爱丁堡的邏輯学教授。他是貝克莱的信徒及其著作的出版者。弗雷塞作为一个独立的哲学著作家，是以他的“有神論的哲学”(«Philosophy of Theism», 1895—1896)一书聞名的。——第11、17—21頁。

艾瓦德，奥斯卡(Ewald, Oskar 1881—)——弗里德兰德的笔名，維也納的哲学讲师。艾瓦德會站在康德学說的一个流派的立場上反对过經驗批判主义。后来他发表露骨的信仰主义的言論。——第51、64、65、85、89頁。

司徒卢威，彼得·別隆加尔道維奇(Струве, Петр Бернгардович 1870—1944)——19世紀90年代的社会民主党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的起草人，合法馬克思主义者。关于对他在該时期的观点的批判，請參看列宁的論文“民粹主义的經濟內容及其在司徒卢威先生的书中受到的批評”(“列宁全集”1955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卷)。他后来又打着修正

主义的口号，轉到自由資產階級的营垒中去了。在理論方面，他曾批評馬克思，并維護康德的認識論。在1905年革命后，他成为自由派右翼的領導者，在十月革命以后，他在邓尼金和弗兰格尔政府中任部长，后来，他又是保皇党侨民的領導人之一。——第64、219、365頁。

皮浪 (Pyrrhon 約公元前365-275)——古希臘羅馬怀疑論的奠基人之一。他生活在公元前3世紀，死后沒有留下著作。——第140、209頁。

切尔諾夫，維克多·米哈依洛維奇 (Чернов, Виктор Михайлович 1876—1952)——社会革命党的首領，米海洛夫斯基的繼承者。1917年他一度任临时政府的农业部长。十月革命以后，切尔諾夫是苏維埃政权的凶恶的敌人。后来他侨居国外。切尔諾夫是第二国际的成員和所謂“建設社会主义”（即小資產階級改良主义的变种）的信徒。在哲学上：他是个折衷主义者，他追隨資產階級的最新流派，如經驗批判主义、实証論和康德主义。參看他的著作“哲学和社会学論文集”（1907）。——第9、93-100、108、113、127、133、135、136、190、197、211、220、224頁。

叶夫洛吉，瓦西里·格奥尔基也夫斯基 (Евлогий, Василий Георгиевский 1868—)——主教，国家杜馬議員，黑帮分子，“俄罗斯人民同盟”的領導人之一。1931年他是保皇党侨民的領袖之一。——第139頁。

六 画

华德，詹姆斯 (Ward, James 1843—1925)——英国心理学家和唯灵論哲学家，劍桥大学的教授。他責难不可知論者赫胥黎的唯物主义，并力图証明有神論。——第85、86、176、214、215、289、292-299、301、306、309、316、361、364頁。

宇伯威格，弗里德里希 (Überweg, Friedrich 1826-1871)——德国哲学家，著名的“哲学史概論”的作者。这本书后来曾由海因澤等人加以增补。宇伯威格的理論观点接近于唯物主义。——第198頁。

迈尔，尤利烏斯·罗伯特 (Mayer, Julius Robert von 1814—1878)——著名的德国自然科学家。他的职业是医生。他首先提出了能量守恒定律。迈尔是热力学理論的創始人之一，他的著作涉及物理学和生物学上的許多

問題，也有一部分是天文学上的問題。——第 322 頁。

迈尔西埃，路易·塞巴斯提安 (Mercier, Louis-Sebastien 1740—1814)——法国大革命时代的多方面的著作家，国民公会的会员。他之所以聞名，因为他是“巴黎風光”(«Tableau de Paris») 一书的作者，在这本书中他描写了革命前夕的巴黎社会。——第 208 頁。

达尔文，查理 (Darwin, Charles Robert 1809—1882)——著名的英国自然科学家，生物学上历史方法的創始人。他的物种起源学說对于 19 世紀下半叶的科学发展有巨大的影响。恩格斯在馬克思墓前的演說辞中指出：馬克思发现了人类社会的发展規律，正如同达尔文发现了生物界的发展規律一样。——第 262、347 頁。

达烏盖，巴維尔·格奥尔基也維奇 (Дауге, Павел Георгиевич 1869—1946)——約·狄慈根的追隨者，狄慈根著作的俄譯本的翻譯者与出版者，共产党员。他曾是老布尔什維克协会主席团的委員。——第 260—262 頁。

达兰貝尔，让 (d'Alembert, Jean le Rond 1717—1783)——天才的数学家，法国启蒙运动时代的著名人物之一。他是近代理論力学的創始人之一（他由于写了这方面的著作，因此在二十四年內都被选为科学院院士），并且是一个启蒙运动者，曾与狄德罗共同編輯了“大百科全书”，因而享有不朽的荣誉。他曾給“大百科全书”写过哲学导言（“緒論”）的部分以及許多专题論文。在哲学上他并不是很彻底的，他把感觉論的因素和笛卡儿主义的因素結合起来（参看 «Éléments de Philosophie»——“哲学原理”，1759）。“緒論”和“哲学原理”都有俄譯本。后者于 18 世紀末譯出，前者由柯瓦列夫斯基于 1910 年发表在“实証論的創始人”丛书第 1 册上。——第 25、26 頁。

考茨基，卡尔 (Kautsky, Karl 1854—1938)——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第二国际时期的著名的馬克思主义理論家、經濟学家、历史学家。1874 年，他参加了奥地利的社会民主党，加入了党内由肖伊和莫斯特所领导的半无政府主义派。在馬克思和恩格斯的直接影响下，他成了一个馬克思主义者。在“非常法”时代 (1878—1890)，考茨基为苏黎世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秘密刊物“社会民主党人报”撰稿。1883 年，他創辦了科学文艺杂志“新时代”，他主

編这个杂志直到1917年。他在90年代写了許多馬克思主义的著作（“土地問題”等等）。1898年，他經過剧烈的动搖以后，起来反对伯恩施坦的修正主义（“反伯恩施坦論”）。但是，就在考茨基的这一时期的著作中，也有不少歪曲和背棄馬克思主义的地方（关于辯証法問題，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問題，对馬赫哲学的調和态度等等）。对1905年的革命的估計，他和布尔什維克比較接近，而不是和孟什維克接近。1909年初，考茨基在“取得政权的道路”这部作品中，总的說来还是表达了馬克思主义的观点，可是从这时起，他的一向强烈的机会主义的中派的傾向，就在他的全部政治活动和理論活动中占了决定性的优势。考茨基成了西方机会主义的变种之一“中派”的最重要的代表。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考茨基完全离开了馬克思主义，并用国际主义的詞句来掩飾他的实际上是社会沙文主义的立場。他曾經是德国独立派社会民主党的創始人之一，后来又成了該党的右翼。十月革命以后，他反对苏維埃制度，主张实行“純粹的”民主和議會制度。德国十一月革命以后，考茨基参加了艾伯特-謝德曼的第一届政府，任外交部部长助理，并实行对協約国奴顏婢膝的政策，竭力阻撓与苏俄恢复邦交。在伯尔尼代表會議上，考茨基对苏俄采取极端敌視的态度。他曾經是維也納国际（第二半国际）的創始人之一。1922年他促使維也納国际回到第二国际的队伍。在考茨基晚年的著作中，特別是在他的“唯物主义历史观”（两卷集，1927）这部著作中，完全出賣了馬克思主义。考茨基是苏联的凶狠的敌人之一，他公开地鼓吹对苏联进行战争和干涉（特別是他的小册子“死路上的布尔什維主义”，1930）。关于考茨基，請參看列宁写的“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列宁全集”1956年人民出版社版第28卷）。——第96、210、263頁。

列謝維奇，弗拉基米尔·維克多罗維奇（Лесевич, Владимир Викторович 1837—1905）——俄国实証論的代表，“俄国财富”杂志的撰稿人。列謝維奇曾受孔德、格林、黎尔、阿芬那留斯等人的影响。他写了許多哲学著作，已收入“列謝維奇全集”中（共三卷）。——第45、197、214、216、336頁。

西尼耳，威廉（Senior, William Nassau 1790—1864）——直接为工厂主的利益服务的庸俗政治經濟学的代表。19世紀30年代，他曾鼓动反对在

英国縮短工作日。——第 138 頁。

伏尔泰, 弗朗斯瓦·瑪丽·阿魯埃 (Voltaire, François Marie Arouet de 1694—1778) ——著名的法国著作家。从他的哲学著作中可以看出, 他受了牛頓和洛克的影响。他的批評性的和諷刺性的著作具有特別大的意义; 在这些著作中, 他攻击天主教会和宫廷貴族, 这些著作在法国大革命的前夕起了巨大的革命作用。——第 208 頁。

伏尔特曼, 路德維希 (Woltmann, Ludwig 1871—1907) ——德国社会学家, 修正主义者。他企图以人种生物学的观点来研究政治的和社会的发展。按他的哲学观点来說, 他是新康德主义者, 他认为“精神过程”和“經濟因素”一样在历史上起着独立的作用。他的主要著作有: “达尔文学說和社会主义”(1899)、“历史唯物主义”(1899)。——第 345 頁。

米海洛夫斯基, 尼古拉·康斯坦丁諾維奇 (Михайловский, Николай Константинович 1842—1904) ——俄国政論家, 俄国民粹主义的創始人之一。米海洛夫斯基在自己的著作中, 从孔德的实証論出发, 发展了所謂社会学中的“主观方法”的观点以及历史进步理論。他认为“批判地思維的人”对于历史进步的实现, 起着领导的作用。在他的社会政治观点中, 他把“劳动”农民經濟和公社理想化, 把它們和资本主义对立起来。在 1881 年 3 月 1 日亚历山大二世被刺之后, 他代表“民意党”执行委员会起草了一封給亚历山大三世的著名的信。随着馬克思主义逐漸在俄国书籍中傳播开来, 他就激烈地反对馬克思主义。关于米海洛夫斯基, 参看列宁的“什么是‘人民之友’?”和普列汉諾夫的“論一元史觀的发展問題”。——第 211、212、345 頁。

休謨, 大卫 (Hume, David 1711—1776) ——英国哲学家、历史学家和經濟学家。在哲学上休謨是現象論者和怀疑論者。他从貝克莱的主观主义出发, 走向极端的幻想主义, 认为我們既然不能越出經驗的范围, 那就不能承认实体、物质或灵魂的概念具有客观意义, 也不能承认因果性的概念具有客观意义。我們通过經驗得到的仅仅是一連串单个的體驗, 我們只是根据它們的習慣联系推論出它們之間存在着因果依存性。休謨对經驗概念的批判, 成了后来企图保持科学的外表而从經驗材料出发的一切唯心主义哲

学的根据。休谟的主要的哲学著作(已译成俄文的)有:“人类理性研究”(1748)和“人性論”(1739—1740)。——第1、10、20—23、41、55、57、94—96、98、103、110、113、125、126、135、137、140、141、157、160、161、164、166—169、172、187、190、199、200、202、204、205、207、209—211、213、214、218、219、221、228、260、312、313、328、356、378頁。

齐亨, 泰奥多尔(Ziehen, Theodor 1862—)——德国哈雷的哲学教授, 哲学家, 生理学家, 精神病学家。齐亨是經驗批判主义和“內在論哲学”的繼承者。他以发表反唯物主义的言論而闻名。——第232、233、242頁。

毕尔生, 卡尔(Pearson, Karl 1857—1936)——英国数学家和哲学家。英国优生学运动的领导人之一。毕尔生在生物測定学方面的著作是很有名的。他在哲学上接近于馬赫, 并且特別拥护馬赫所提出的思維經濟原則和記載自然現象而非解釋自然現象的原理。毕尔生宣傳改良主义的社会主义, 一度和工人运动有联系。他的最重要的哲学著作“科学入門”, 已由巴札罗夫和尤什凱維奇譯成俄文。——第41、86、90、91、145、147、162、163、187—189、214、221、234、273、274、283、295、300、320、323、361頁。

毕希納, 路德維希(Büchner, Ludwig 1824—1899)——19世紀中叶最有名的唯物主义者之一。从1852年起在杜宾根担任法医学讲师。他的“力和物质”一书于1855年問世。在这本书里, 他发展了自己的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的世界觀, 这本著作引起了教会界的极大愤怒, 因而毕希納被解除了职务。毕希納以后的著作活动, 完全是在保卫无神論和唯物主义的斗争中渡过的。从1881年起, 毕希納在“德意志自由思想者同盟”里工作, 把自己的科学宣傳活动和資產階級激进派的政治信念結合起来。毕希納根据当时自然科学的材料, 重新發揮了18世紀法国机械唯物主义的原理。在他看来, 辯証法是无益的文字游戏。因此, 虽然他在宣傳唯物主义方面有这些功績, 但是他并没有超出庸俗的、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的圈子。費尔巴哈、馬克思和恩格斯不止一次非常尖銳地批判了毕希納的这一方面的观点。和福格特、摩萊蕭特一样, 毕希納的影响也是很大的。在俄国, 皮薩列夫特別受了他的影响。他的著作譯成俄文的有:“力和物质”(波利洛夫的优秀譯本1907年圣彼得堡版)、“生理学图景”(1862年莫斯科版)、“动物的

心理生活”(1902年圣彼得堡版)、“达尔文主义和社会主义”(载于1923年出版的“达尔文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论文集里)。——第36、251—253、255、281、317、348、349、351、356页。

毕雍, 弗朗斯瓦(Pillon, François 1830—1914)——法国新康德主义者, 法国最著名的新康德主义的代表雷諾維叶的学生。毕雍创办并领导这个派别的刊物“哲学年鉴”。他的大部分的著作都刊登在这个刊物上。——第23、219、242页。

七 画

劳, 阿尔勃莱希特(Rau, Albrecht 1843—1920)——德国哲学家, 费尔巴哈的继承者。他的著作有: “费尔巴哈的哲学”(«L. Feuerbachs Philosophie», 1882)、“感觉和思维”(«Empfinden und Denken», 1896)、“人类理智的本质”(«Das Wesen des menschlichen Verstandes», 1900)、“现代泛心论”(«Der moderne Panpsychismus», 1901)。——第207、208、247、380页。

君特, 齐格蒙德(Günther, Siegmund 1848—1923)——慕尼黑综合技术学校教授, 以自然科学史家而享有盛名。他的一本关于自然科学史的著作译成了俄文(参看君特“自然科学史”)。在君特的其他著作中特别出名的有: 专题著作“十九世纪无机自然科学史”(«Geschichte der anorganischen Naturwissenschaften im XIX Jahrhundert», 1901, 列宁引证的就是这本书)、“数学地理学史和物理学地理学史概论”(«Studien zur Geschichte der mathematischen und physikalischen Geographie», 1877—1879)、“数学地理学手册”(«Handbuch der mathematischen Geographie», 1890)。——第303页。

杜林, 欧根(Dühring, Eugen 1833—1921)——德国哲学家和经济学家, 曾一度任柏林大学讲师。他企图按照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精神来发展自己的哲学-社会主义的体系。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致命地批判了杜林所宣称为最终的永恒真理的那些折衷主义的观点。——第29、30、68、130—133、176、178—182、191、209、240、250、253—255、348—352、356、357页。

杜恒, 比埃尔 (Duhem, Pierre 1861—1916)——法国物理学家, 波尔多的理论物理学教授。杜恒写了許多关于物理学史的有价值的著作。在认识論上杜恒是一个馬赫主义者, 他是一个虔誠的天主教徒。——第 41、42、271、295、320、326—329、361 頁。

苏沃洛夫, 謝尔盖·亚历山大罗維奇 (Суворов, Сергей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1869—1918)——社会民主党人。在 1905 年革命时, 他是一个布尔什維克。他曾为各种哲学文集撰稿。苏沃洛夫是 1906 年斯德哥尔摩党代表大会的参加者。十月革命后他参加苏維埃政权, 在 1918 年雅罗斯拉夫里的反革命暴乱中牺牲了。——第 5、349—354 頁。

苏格拉底 (Socrates 公元前 469—399)——希腊哲学家, 生活于雅典。苏格拉底的学說在古希腊是从唯物主义到唯心主义的轉折点。他认为研究我們周圍的自然界是不重要的, 因此他把自己的兴趣完全集中在倫理学問題上, 他企图在其對話中以客觀的道德規律来反对詭辯学派。按照苏格拉底的观点及其宣傳的社会意义来看, 他是接近于貴族的。苏格拉底因否认国家所承认的宗教而被控告, 并被判处服毒自尽的死刑。——第 78 頁。

貝拉, 昂利 (Pellat, Henri 1850—1908)——巴黎的物理学教授。他以电学方面的著作和若干物理儀器的发明而著名。——第 274 頁。

貝克莱, 乔治 (Berkeley, George 1684—1753)——英国唯灵論哲学家。从 1734 年到 1752 年, 他是爱尔兰的克罗茵鎮的主教, 在那里, 他成了在該島傳播新教的英国統治階級的代理人。他是主觀唯心主义的奠基人。貝克莱否认任何物质实体的存在, 认为客觀存在和知觉中的存在是同一的。存在就是被感知 (Esse—percipi)。这样一来, 貝克莱就陷入了唯我論。为了摆脱唯我論, 他提出了如下的論据: 我們的灵魂既是唯一活动的本原, 也就是依存于神的精神实体。証明承认神的必要, 就是貝克莱的一切議論的目的。貝克莱观点的独特之处就在于: 他从經驗論、从对經驗內容的批判出发, 力图得出这种結論。貝克莱在解釋一般概念的意义时, 坚持极端的唯名論观点。貝克莱的主要著作有: “人类知識原理”(1710)、“新观点的經驗”(1709)以及“希勒斯和斐洛諾斯的三篇對話”(1713)。——第 10—20、24、26、27、30、32—34、41、55、57、60、76、79、86、104、110、115、124、188、

198—202、204、205、207、213、214、218、221、222、232、234、248、260、314、328、375、378 頁。

貝歇尔, 埃利希 (Becher, Erich 1882--1929)——哲学教授, 最初在因斯德教书, 后来在慕尼黑教书。他是“批判实在論”的代表。他拥护机械論物理学, 反对馬赫主义和奧斯特瓦尔德的唯能論。貝歇尔虽然承认外部世界的存在, 但是却否认“自在物质的实质”的可知性, 并且接近于生物学說中的活力論。他的主要著作有: “精密自然科学的哲学前提”(1907)、“大脑和灵魂”(1911)、“自然哲学”(1914)、“精神科学和自然科学”(1921)。——第 198、306、307 頁。

利希, 奥古斯特 (Righi, Augusto 1850—1920)——享有世界声誉的意大利物理学家, 波倫亚的物理学家教授。在利希的物理学的著作中, 最有名的是关于物质构造的著作, 已譯成俄文的有: “物质的电的本性”(1911)、“現代的物理現象理論”(1910)、“物理学的新原理”(1914)。——第 273、275、277、278 頁。

希本, 約翰·格里尔 (Hibben, John Grier 1861—)——为数极少的研究哲学的美国牧师之一。希本出版了哲学丛书, 写了几本独立性的著作, 主要是邏輯学方面的著作。他还为美国人注釋过黑格尔的邏輯——«Hegel's Logic»(1902)。——第 287 頁。

門格尔, 安东 (Menger, Anton 1841—1906)——法律学家。門格尔的社会学說代表了独特的社会改良主义。他的最重要的著作是: “完全劳动产品法”、“國家新說”、“道德新說”。——第 339 頁。

李比希, 尤斯图斯 (Liebig, Justus 1803—1873)——德国化学家, 有机化学方面最著名的代表, 农业化学的創始人。从他的哲学观点看来, 他是謝林主义者、形而上学者、活力論者。他为“活力”和統治自然界的精神原則作辯护。——第 281 頁。

李普曼, 奥托 (Liebmann, Otto 1840—1912)——耶拿的哲学教授, 新康德主义者。“回到康德那里去!”这一口号就是他提出的。他的最重要的著作是“康德和后裔”(«Kant und die Epigonen», 1864)。——第 95 頁。

李嘉图, 大卫 (Ricardo, David 1772—1823)——著名的英国經濟学家, 古

典政治经济学最著名的代表。——第 333 頁。

李凱尔, 阿瑟·威廉 (Rücker, Arthur William 1848—1916)——倫敦的物理学教授。李凱尔主要研究地球物理学、电学和磁学。——第 289—292、294、295 頁。

李卜克內西, 威廉 (Liebknecht, Wilhelm 1826—1900)——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領袖之一。他是卡尔·李卜克內西的父亲, 曾积极参加 1848 年的革命。由于反动的来临, 他侨居瑞士, 以后又从瑞士到倫敦, 他在倫敦与馬克思和恩格斯交往甚密。1860 年, 由于大赦, 他又回到德国, 并和拉薩尔的策路进行頑强的斗争。1869 年, 在李卜克內西和倍倍尔的倡議下, 在爱森納赫創立了社会民主党。1870 年, 他由于抗議反对割让亚尔薩斯—洛林, 而以叛国罪名被捕。在鎮压社会主义者的所謂非常法的統治时期, 他和倍倍尔在一起进行反对俾斯麦的斗争。他在 1867 年至 1870 年、1874 年至 1888 年是德国議会的議員。他曾是党的中央机关报“前进报”(«Vorwärts») 的編輯。——第 108 頁。

狄克逊, 爱德华 (Dixon, Edward)——几何学家。——第 90 頁。

狄德罗, 德尼 (Diderot, Denis 1713—1784)——18 世紀偉大的唯物主义者, 他很有声望, 主要是因为他是法国启蒙运动的領袖和“百科全书”的編輯。狄德罗詳細地研究了英国的經驗論, 然后便以革命者的大无畏精神开始从其中作出唯物主义的結論。在狄德罗于 1749 年发表的“談談盲人”这封信中, 可以看出他已无条件地轉到唯物主义的立場并提出了特种唯物主义派別的綱領。狄德罗在“对自然的解釋”中, 在用文艺形式写成的對話集“达兰貝尔之梦”和“达兰貝尔和狄德罗的談話”等著作中, 都比較完整地表达了自己的哲学思想。在他的對話集里, 特别是在他的著名的“拉摩的任子”里, 比 18 世紀任何一个法国唯物主义者著作都帶有更多的辯証世界觀的因素。狄德罗的大部分哲学著作已譯成俄文, 其中有的是 18 世紀翻譯的, 有的是現在翻譯的。新譯本中可以參看“狄德罗选集”1926 年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出版的第 1 卷和第 2 卷。关于狄德罗, 可參看魯波尔写的“狄德罗”一书 (1925 年莫斯科版), 該书附有一些参考資料。——第 24—27、34、36、110、124 頁。

狄奈-德涅斯, 约瑟夫 (Diner-Dénes, Josef 1857—)——匈牙利社会民主党人, 各种杂志的撰稿人。他曾写过关于艺术史问题的著作。——第 264、265 页。

狄慈根, 欧根 (Dietzgen, Eugen 1862—1930)——约·狄慈根的儿子, 也是“约·狄慈根全集”的出版者。欧根·狄慈根主张必须用被他曲解了的他父亲的学说来“补充”马克思主义。他认为他父亲的学说是“无产阶级自然一元论”的特种体系。——第 117、260—262 页。

狄慈根, 约瑟夫 (Dietzgen, Joseph 1828—1888)——他的职业是制革匠。他是靠自学成功的工人哲学家, 是恩格斯的朋友。有一个时期, 他曾住在彼得堡。他迁居美国以后, 作为一个社会民主党人, 在社会主义运动中起了卓越的作用。在哲学上, 他从费尔巴哈的学说出发, 独立地发展了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列宁曾指出, 约·狄慈根有个别的不成功的论点, 但这并不影响所有的马克思主义者——从马克思起——给狄慈根的著作以极高的评价。狄慈根的一切最重要的著作都译成了俄文。——第 9、113—115、117—119、134、135、138、158、159、163、177、217、251、255、256—262、275、280、281、299、349、358—361、363、364 页。

阿德勒, 弗里德里希 (Adler, Friedrich 1879—)——著名的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的创始人和领导者维克多·阿德勒的儿子。从 1907 年到 1911 年, 他担任了苏黎世大学的理论物理学讲师。从 1910 年到 1911 年, 他担任了苏黎世社会民主党的“民权报”(«Volksrecht») 的编辑。在这以后, 一直到 1916 年, 他担任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的书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 他属于社会民主党内的和平主义派。因 1916 年 10 月 21 日刺杀奥地利首相斯图克而被判处死刑, 后改为十六年监禁; 在 1918 年的革命中被释放。后来是第二国际的首领之一, 以所谓“左的”、冒牌马克思主义的词句来掩饰他的资产阶级政策。在哲学方面, 他是经验批判主义者阿芬那留斯、彼得楚尔特、马赫等人的信徒, 盲目地重复他们的观点。在他最近时期的理论著作里, 应当指出的是“马赫战胜了机械唯物主义”一书(«Ernst Mach's Überwindung des mechanischen Materialismus», 1918)。阿德勒在“新时代”杂志(«Neue Zeit») 和“斗争”杂志(«Der Kampf») 上发

表了許多文章，其中一部分是以笔名弗里茨·梯什列尔发表的。——第42、47、54、114、229、328頁。

阿基莫夫(АКИМОВ 1875—1921)——馬赫諾書信的笔名。他是19世紀90年代俄国“經濟派”的最彻底的領袖之一。“經濟派”反对无产阶级政治领导权的思想，力图把无产阶级的革命阶级斗争引入争取个别要求的狭隘的經濟斗争的範圍里，事实上这就是使工人运动服从于自由资产阶级的政治领导。阿基莫夫拥护伯恩斯坦主义。他曾經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的代表，靠近其中的右翼。1905年革命以后，他放棄了社会民主党的工作，从事合作社的活动。——第285頁。

阿芬那留斯, 理查德(Avenarius, Richard 1843—1896)——著名的德国哲学家，經驗批判主义的創始人，从1877年起担任苏黎世大学的教授。阿芬那留斯的哲学是一种想把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結合起来的典型小资产阶级的、折衷主义的尝试；这种哲学非常难于叙述，其中充塞着奇奇怪怪的术语。經驗批判主义的实质就是要求“清洗掉”我們經驗內容中的一切“形而上学的附加物”，其中也包括我們經驗內容中的物质客体的反映。科学認識的概念和規律无论如何也不反映不依赖于科学認識的物质现实，而只是用来最“經濟地”描叙通过經驗得到的东西。照阿芬那留斯的說法，物理的东西和心理的东西之間的区别只在于考察經驗对象的方式不同。在人的每一次体验中，都有“自我”和环境，它們組成“原則同格”，而“原則同格”中的这两項是同样必不可少的。沒有不包括环境的“自我”，也沒有不包括“自我”的环境。同“自我”分开来考察的經驗要素是物理的东西，同“自我”联系起来考察的經驗要素是心理的东西。因此，心理的东西和物理的东西的一切差别就是它們联系形式的不同。归根到底，阿芬那留斯把外部世界的內容和我們意識的內容視为一一的。参看列宁以及普列汉諾夫（“普列汉諾夫全集”第17卷）、德波林（“辯証唯物主义哲学入門”）、阿克雪里罗得（“反对唯心主义”）等人对經驗批判主义的批判。阿芬那留斯的重要著作有：“哲学——按照費力最小的原則对世界的思維”（1876）（俄譯本在1898年出版）、“純粹經驗批判”（两卷集，1888—1890）（1908—1909年由費多罗夫譯成俄文，同时出版了卢那察尔斯基对这部著作的通俗說明）、“人的

世界概念”(1891)(在1901年譯成俄文)。——第14、15、27、28、30、36—42、45、46、49—54、56—74、78—85、87、88、109、111、113、124、126、135、144、145、147—150、152—154、159、161、164、166、169、172、193、195、199、200、202、204、206、211—219、221、223、224、226—228、232、233、235、251、255、263、331—336、347、358、360、361、364—367、373、374、378、380、381頁。

阿迪克斯, 埃利希(Adickes, Erich 1866—1928)——杜宾根大学哲学教授, 康德主义者。以攻击唯物主义而著名。他在自己的著作中硬說: 物质本身只是“我們精神的产物, 只是作为意識的状态而存在着”, 物体仅仅对主体來說是存在着的, 而原子只是理智的輔助概念。他的重要著作有: “康德的体系是系統建立起来的因素”(«Kants Systematik als systembildender Faktor», 1887)、“康德反对海克尔”(«Kant contra Haeckel», 1901)。——第370頁。

阿克雪里罗得, 柳波夫·依薩柯芙娜(Аксельрод, Любовь Исаковна 1868—1946)——社会民主党中的孟什維克, 笔名是奥尔托多克斯。她在社会民主党的各种杂志上发表了一些哲学論文。这些論文大部分都收集在“哲学概論”(1906)和“反对唯心主义”(1922)这两本論文集里。以后又出版了“对资产階級社会科学基础的批判和历史唯物主义”一书, 該书在1925年第一次出版。她又再版了論馬克思的一些論文, 并将它們編成論文集“哲学家馬克思”(1924)。她是以机械論来修正辯証唯物主义的著名代表之一。第一次世界大战时, 她和普列汉諾夫一起站在沙文主义的立場上, 以拥护所謂的“权利和道德的簡單規律”来为这种立場辯护。关于这一点, 請參看“齐赫澤党团及其作用”(“列宁全集”1958年人民出版社版第23卷)。——第107、340頁。

別尔曼, 雅柯夫·亚历山大罗維奇(Берман, Яков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1868—)——从1890年起参加社会民主运动。他于1906年归附布尔什維克。在反动年代里, 他发表了許多著作来反对辯証法, 特别是反对恩格斯, 他把辯証法看作是神秘主义的和經院主义的学說。“从現代認識論来看辯証法”(1908)、“实用主义的实质”和“思維科学中的新思潮”(1911)就是这样的著作。別尔曼本人的見解是馬克思主义和实用主义的折衷主义

的結合物。他还研究了法学。十月革命胜利后，他加入俄国共产党(布)，1918—1919年在奥匈进行外交工作。以后他在高等学校教授法学。——第5、93、195、326、349頁。

伯倍尔, 約瑟夫 (Popper, Josef 1838—1922)——奥地利工程师。他的笔名是林凱斯。他是馬赫主义学派的实証論者, 他发明了一种为馬赫所拥护的小资产阶级空想, 依照这种空想, “对于次要的需要來說, 应当有一个多数的原則, 而对于主要的需要來說, 应当有一个有保証的个体的原則”。伯倍尔在許多方面都接近于門格尔。——第339頁。

伯恩施坦, 爱德华 (Bernstein, Eduard 1850—1932)——德国社会民主党人, 修正主义最著名的代表。在实行鎮压社会主义者的非常法的年代里, 他担任秘密的党中央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的編輯, 和恩格斯往来甚密。在1895年恩格斯逝世以后, 他发表了一系列的文章, 来修改馬克思主义的許多基本原理。在哲学方面, 他否定唯物主义和辯証法, 把它們看作是經院主义的学說, 把它們說成是馬克思在青年时代对黑格尔心向往之的殘余。伯恩施坦提議以馬克思主义和康德主义的結合物来代替辯証唯物主义。在經济学和政治学方面, 他否认社会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 他用阶级矛盾可以調和, 资本主义制度可以逐漸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观点来駁斥上述思想。由此产生了如下公式: “最終目的是微不足道的, 运动就是一切。”伯恩施坦在“社会主义的先决条件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1899)一书中明晰地闡述了自己的观点, 这本书遭到了卢森堡和巴烏斯以及普列汉諾夫和有過某些动摇的考茨基的尖銳批判。——第209頁。

克劳脩斯, 魯道夫·埃曼努埃尔 (Clausius, Rudolf Emanuel 1822—1888)——著名的德国物理学家, 先在苏黎世任物理学教授, 后来又在波恩任物理学教授。他和卡諾、迈尔、焦耳, 都是热力学的創始人。——第322頁。

克利福德, 威廉·金頓 (Clifford, William Kingdon 1845—1879)——英国数学家。他曾在倫敦任应用数学教授、力学教授。他的認識論的观点是从貝克莱和休謨出发的。他按物理科学的精神来解釋几何学, 这和他的主观唯心主义的哲学观点是相对立的。——第234頁。

克莱因佩特, 汉斯 (Kleinpeter, Hans 1869—)——奥地利的哲学家, 經驗批判主义的普及者。他的重要著作是“現代自然科学的認識論”, 已譯成俄文。——第 89、197、214、230—236、242、248—250、272、299、300、374 頁。

沙多勃利昂, 弗朗斯瓦 (Chateaubriand, François René 1768—1848)——法国教权派—浪漫派的作家和政治活动家。在法国大革命时代, 他侨居国外。在革命以后, 沙多勃利昂是主张复辟和为天主教而斗争的思想家。——第 208 頁。

車尔尼雪夫斯基, 尼古拉·加甫利洛維奇 (Чернышевский, Николай Гаврилович 1828—1889)——按照馬克思的評語来看, 車尔尼雪夫斯基是“偉大的俄国学者和批評家”。他是俄国空想社会主义的杰出的代表。他对 19 世紀 60 年代和 70 年代俄国革命运动的发展有很大的影响。就他的哲学观点来说, 他是費尔巴哈的学生, 而且他还力图应用費尔巴哈的学說来研究艺术 (參看他的“艺术和现实在美学上的关系”)。車尔尼雪夫斯基是接近于辯証唯物主义的。——第 380—382 頁。

麦克斯韦, 詹姆斯·克拉克 (Maxwell, James Clerk 1831—1879)——英国天才的物理学家, 光的电磁理論的創始人。这个理論开辟了物理学的新紀元。他的著作譯成俄文出版的有: “物质和运动”(出了好几版, 最新版是 1924 年莫斯科版)、“热学”(1888)、“演說和論文”(1901)等等。——第 271、278、314、315 頁。

八 画

彼得楚尔特, 約瑟夫 (Petzoldt, Josef 1862—1929)——沙洛頓堡高等技术学校的教授。彼得楚尔特是經驗批判主义的宣傳者, 是馬赫和阿芬那留斯的学生。后期他企图以經驗批判主义的精神来闡述相对論。彼得楚尔特在拥护相对主义实証論和反对唯物主义的斗争中, 反对“共产主义和布尔什維主义”。他公开主张回到貝克莱那里去, 因为据说貝克莱消灭了物质实体的概念即物质的概念。他的著作譯成俄文的有: “純粹經驗哲学引論”和“实証論观点中的世界問題”(尤什凱維奇編, 并作了序言)。——第 2、

14、30、45、46、52、56、57、67、70—74、78、87、127、135、147、153、164—166、175、177、178、193、195、211、214、216、217、221、224、229、230、233、263、336—339、363、364、367、371、374 頁。

波林, 威廉 (Bolin, Wilhelm 1835—1900)——一位不太聞名的瑞典哲学家和历史学家, 費尔巴哈的追随者和大信徒。他不仅用本国文字而且也用德文写了許多著作(主要是哲学史方面的)。評論費尔巴哈、斯宾諾莎和休謨的著作, 他是用德文写的。此外, 他同哲学教授約德尔共同出版了“費尔巴哈全集”。波林在自己的全部著作中都是以費尔巴哈的学說为依据的, 总是強調他对这位偉大的唯物主义者費尔巴哈的尊敬。他在評論斯宾諾莎的著作的第 15 个注釋中写道: “我們利用一切机会先使讀者知道, 在我們这本书中, 我們是完全以費尔巴哈的学說为基础的。自从这位久未得到应有評價的思想家終于得到应得的尊敬以后, 許多研究他的著作的人, 自然都惊奇地看出, 这位哲学家給我們留下了多么丰富的、还远没有为科学所利用的知識宝庫, 特别是哲学史方面的(虽然这还不是他的专业)。”从 1865 年起, 波林担任了赫尔辛基大学的哲学教授。沒有人写过一本关于波林的著作。波林本人的著作譯成俄文的只有“斯宾諾莎”。——第 78、207 頁。

波英廷, 詹姆斯·亨利 (Poynting, James Henry 1852—1914)——英国物理学家, 在北明翰任教授。他和俄国物理学家列別捷夫共同享有发现光压的荣誉。参看波英廷写的“光压”(1912 年敖德薩俄文版)。——第 289、295 頁。

波尔茲曼, 路德維希 (Boltzmann, Ludwig 1844—1906)——19 世紀杰出的自然科学家, 維也納的理論物理学教授。他的主要功績是把或然率的理論和統計学引用到热力学里。他在气体动力学理論和电动力学方面的研究工作, 引起了物理学的大革命。波尔茲曼坚决拥护原子論, 反对自然科学研究中的唯心主义的和主观主义的見解。——第 91、278、303—306、315 頁。

波格丹諾夫, 亚历山大·亚历山大罗維奇 (Богданов, Александр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1873—1928)——馬林諾夫斯基的笔名。从 19 世紀 90 年代中期

起，他就参加了工人运动。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分裂后，他是布尔什维克。在党内，他以维尔涅尔、略多沃依、塞索伊卡等笔名为大家所共知。他曾是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的組織者之一，“布尔什维克委员会常务局”委员。在党的第三次、第四次、第五次的代表大会上，他都被选为中央委员会委员。1905年革命以后，波格丹諾夫和列宁在哲学問題上的意見分歧尖锐化了，此时波格丹諾夫在政治上开始离开布尔什維主义。1907年，波格丹諾夫拥护抵制第三屆国家杜馬的策略。1909年，他和卢那察尔斯基、高尔基等人共同領導了所謂的“前进派”，“前进派”曾經出版过自己的报纸“前进报”。后来，“前进派”的大部分人回到了布尔什維主义，而波格丹諾夫却离开布尔什維主义愈来愈远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他被动員到前綫去担任軍医。他没有参加十月革命。在“社会主义問題”論文集里，他反对共产主义。后来“工人真理报”集团受到了他的影响，但是波格丹諾夫本人却脫离了政治生活。1918年，他是“无产階級文化”組織的領導者和鼓舞者之一。波格丹諾夫晚年研究輸血問題，并且是莫斯科輸血研究所的組織者和所长。由于在自己身上进行試驗未成功而逝世。波格丹諾夫写了很多有关哲学、政治經济学、文学和艺术的作品。在政治經济学方面，波格丹諾夫的一般方法論的錯誤使他离开历史去理解“劳动价值”。在历史唯物主义方面，波格丹諾夫修正了馬克思关于意識形态的意义的学說，他把意識形态看作是整個社会實踐的組織形式。他不是从各个階級对生产資料的占有关系上，而是从組織經驗的組織者、所有者和执行者之間的关系上去寻找各个階級之間的差別。因此，在波格丹諾夫看来，走向社会主义胜利的道路不是通过社会革命，而是要建立專門的“无产階級文化”組織来掌握組織科学即組織起来的經驗。波格丹諾夫的哲学发展可以分成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他写作“自然史觀的基本要素”（1899）的时期，当时波格丹諾夫还接近于唯物主义，多少受到了一些奥斯特瓦尔德的唯能論哲学的影响。第二个时期是經驗一元論时期（大約在1904—1912年之間），列宁对这个时期进行了分析批判（对这个时期波格丹諾夫的观点的批判，还可以參看普列汉諾夫的“战斗的唯物主义”——“給波格丹諾夫的信”）。第三个时期是企图創立“普遍地組織起来的科学”即“組織形态学”的时期，关

于这个时期請參看本书附录的涅夫斯基的論文。波格丹諾夫的主要哲学著作有：“自然史觀的基本要素”(1899)、“社会心理学”(1904)、“經驗一元論”(共三卷,1904—1906)、“一个哲学学派的冒險事件”(1908)、“偉大拜物教的沒落”、“信仰和科学”(1910)、“生动經驗的哲学”(1923)、“关于社会意識的科学”(1914)、“組織形态学”(1913年出版第1卷,1917年出版第2卷,1922年出版第3卷,第2版是从1925—1927年出版的)、“普遍地組織起来的科学概論”(1921)、“社会主义問題”(1918)、“无产阶级文化”(1925)、“工人阶级发展中的无产阶级文化因素”(1920)。除了这些著作和經济学著作之外,波格丹諾夫还写了两本空想主义的小說：“紅星”(1908)和“工程师曼尼”(1912)。——第2、5、8—10、14、15、36、37、39、40、47—50、57、83、88、90、93、107、119—125、130—133、135、136、143、146、150、154、171、191、193、202、219、228、231、233、235—243、250、251、277、278、284、285、287、288、290、293、297、298、303、304、318、320、321、340—344、346—350、354、355、361、366頁。

拉法格, 保尔 (Lafargue, Paul 1842—1911)——馬克思的学生和女婿, 长时期领导法国馬克思主义者, 經常发表哲学方面的文章。他在这些文章中, 反对唯心主义, 捍卫辯証唯物主义(他和饒勒斯的爭論是很有名的)。他也写了許多反对宗教的出色的文章, 拉法格在馬克思主义哲学方面最重要的理論著作就是“卡尔·馬克思的經济决定論”(«Le matérialisme économique de Karl Marx», 1884)。他的許多著作已譯成了俄文。——第208—210、263頁。

拉姆賽, 威廉 (Ramsay, William 1852—1916)——著名的英国化学家。他主要是以其物理化学方面的著作而出名的。拉姆賽发现了許多新元素: 氦、氦、氦、氦、氦。他也初步地作了一些后来使人得出元素轉化学說的实验。他的专门著作大部分已譯成俄文, 而且多半是以专版刊印的。他的教科书“物理化学研究引論”(1910)以及列宁所引証的他的“傳記和化学論文集”第1卷也譯成了俄文。——第330頁。

拉斯, 恩斯特 (Laas, Ernst 1837—1885)——斯特拉斯堡的哲学教授。唯心主义的实証論和相对主义的拥护者。拉斯认为, 世界客体就是个別意識或

一般意識的內容；沒有主體的客體是不存在的，也沒有所謂不依賴于意識的存在，它們是不可分割的，是互相關聯的。所以拉斯的結論就是接近于“內在論學派”的極端的主觀主義。——第 95、213、218 頁。

拉摩，約瑟夫 (Larmor, Joseph 1857—1942)——英國物理學家、劍橋大學的物理學教授。他的著作“以太和物質”(«Ether and Matter», 1900)是有名的。——第 271、278、279 頁。

拉瓦錫，安都昂·羅朗(Lavoisier, Antoine Laurent 1743—1794)——現代化學的創始人。拉瓦錫科學地解釋了燃燒的過程，駁倒了在 18 世紀盛行的燃素說(所謂燃素就是引起物體燃燒的一種特別的物质)，這是拉瓦錫極大的功績。他的另一個功績是發展了化學中的定量法，並捍衛了物質守恆的原則：“自然界不能無中生有，物質是不滅的。”——第 266 頁。

拉波波特，沙爾(Rappoport, Charles 1865—)——僑居法國的俄國革命者。拉波波特用俄文寫過一些著作(“歷史哲學的主要流派”，1898)，但他的大部分著作是用法文寫成的，例如“歷史哲學是關於發展的科學”(«La philosophie de l'histoire comme science de l'évolution», 1903)、“馬克思的唯物主義和康德的唯心主義”(«Le matérialisme de Marx et l'idéalisme de Kant»)、“讓·饒勒斯”(«Jean Jaurés», 1915) 等等。其中若干著作已經譯成俄文，如 1906 年在俄國出版的“拉甫羅夫的社会哲學”就是其中之一。拉波波特最初是改良主義的社會主義者(在哲學上是康德主義者)，後來是共產主義者，一度曾是法國中央委員會的成員。——第 208、209 頁。

拉格朗日，約瑟夫·路易(Lagrange, Joseph Louis 1736—1813)——著名的數學家。他在解析力學和微分學方面所寫的著作是有名的。——第 315 頁。

拉赫美托夫 (Рахметов, Н.)——奧斯卡爾·勃柳姆的筆名。他曾歸附社會民主黨，也曾寫了一些哲學論文。在 1917 年革命後，發現他和沙皇暗探局有聯繫。他已僑居國外。——第 2、242 頁。

彌勒，約翰(Müller, Johannes 1801—1858)——現代生理學之父。他給這門科學奠定了基礎，創立了自己的追隨者——生理學家的整個學派。他的聲

名远远超出了生理学界,因为他曾提出“感官的特种能量定律”,按照这条定律,某种感官的感觉在质上的同类性,可以从感官的末梢器官的特种能量中得到解释。——第 321 頁。

罗狄埃, 若尔日 (Rodier, Georges 1848—1910)——巴黎的古代哲学史教授。——第 234 頁。

罗伯斯比尔, 馬克西米利安 (Robespierre, Maximilien 1758—1794)——雅各宾党人, 1789 年法国大革命的杰出領袖之一, 1792—1794 年小资产阶级专政的鼓舞者和領袖。他曾领导由革命政府的国民公会所设立的賦有全权的公安委员会, 該委员会曾用严厉的恐怖手段镇压雅各宾派共和国的一切敌人。罗伯斯比尔由于与极左派破裂并判处极左派領袖的死刑, 于是便陷于孤立。敌視雅各宾派专政的各政党所組成的反对罗伯斯比尔的統一联盟, 于热月 9 日(即 1794 年 7 月 27 日)推翻了罗伯斯比尔的領導。罗伯斯比尔之被处死刑, 就是法国反革命势力胜利的前奏。——第 208 頁。

罗倫茲, 亨利·安东 (Lorentz, Hendrik Antoon 1853—1928)——荷兰人, 曾在来丁任理論物理学教授。他是現代物理学的著名人士之一, 是現代电子論的創始人。他的“物理学教程”譯成俄文, 已出版了两次。——第 271、278、279 頁。

法拉第, 迈克尔 (Faraday, Michael 1791—1867)——英国自然科学家, 天才的实驗家, 倫敦的化学教授。法拉第是現代电学的奠基者, 他的最大的功績是推翻了关于“远距作用”的学說, 这种学說认为力可以有远距作用, 而中介范围不产生相应的变化。法拉第还提出了电磁場的理論。——第 314 頁。

叔本华, 阿尔都尔 (Schopenhauer, Arthur 1788—1860)——德国哲学家。在 1848 年以前, 叔本华的哲学观点没有起过任何作用。但在革命失敗之后, 叔本华的学說一变而为反动派反对黑格尔主义的旗帜。叔本华以康德的学說为根据, 并在康德学說的基础上建立了形而上学的体系, 这种体系的中心概念就是意志, 意志就是世界的本原。他的世界观受了佛教的某些影响, 是一种特殊的厭世观点, 他认为世界就是盲目意志活动的产物。——第 197、213、239 頁。

九 画

施什金, 尼古拉·伊万諾維奇(Шишкин, Николай Иванович 1840—1906)——莫斯科的中学教員, 数学家和物理学家。在自然科学的哲学上, 施什金维护經驗批判主义的思想。——第 316—319 頁。

施达克, 卡尔·尼古拉(Starcke, Carl Nicola 1858—1926)——丹麦哲学家和社会学家。哥本哈根的教授。施达克是以他的著作“費尔巴哈論”而出名的, 这部著作启发了恩格斯去写“費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終結”这本小册子。——第 212、213 頁。

施米特, 亨利希(Schmidt, Heinrich 1874—)——海克尔的学生和狂热的信徒。他积极地参加了海克尔同博学的神学反动派的斗争, 因此他写了許多小册子来通俗地解釋海克尔的学說, 其中必須指出的是: “‘宇宙之謎’所引起的斗争”(1900)、“海克尔的基本生物发生律及其反对者”(1902)、“一元論和基督教”(1906)。此外, 施米特还編纂了一部“生物学辞典”(1911), 后来他又出版了两部著作: “进化学說史”(1918)和“哲学辞典”(1922)。——第 370 頁。

施維格勒, 阿尔伯特(Schwegler, Albert 1819—1857)——杜宾根的哲学教員。施維格勒之所以出名, 主要因为他是发行最广的“哲学史綱要”一书的作者(該书曾发行了十五版, 其中第 1 卷“古代哲学”于 1864 年譯成俄文)。他曾把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譯成德文; 列宁曾提到过他的这个譯本。——第 129 頁。

柏拉图(Plato 公元前 427—347)——希腊哲学家, 古代唯心主义的創始人, 苏格拉底的学生。据柏拉图看来, 感性实物不是真正存在的, 而仅仅是真正永恒存在着的理念世界的反映。他认为人的思維曾經和理念直接有关, 因此, 对理念的認識实质上就是回忆。柏拉图的著作是以苏格拉底与其談話者的對話形式写成的, 其目的是要說明思維能够認識永恒的理念。柏拉图也是“国家”和“法律”这两本书的作者, 他在这两本书中發揮了独特的貴族社会主义的空想, 并宣傳了統治階級——貴族——的财产公有。——第 78、128 頁。

洛克, 約翰 (Locke, John 1632—1704)——英国哲学家。他在“人类悟性論”中发展了这种观点: 經驗是我們知識的唯一来源。洛克承认作用于我們感官并引起我們感觉的外部世界的存在, 但是, 在他的这个唯物主义原理中却掺杂了对实体灵魂和神的存在的承认, 这样他就变成了二元論者。作为一个政治家、經濟学家、教育家的洛克, 从他的社会政治观点看来, 乃是自由资产阶级的典型代表。他主张君主立宪政体和信仰自由。——第 17、124 頁。

洛治, 奥利弗 (Lodge, Oliver 1851—1940)——英国物理学家, 北明翰大学校长。关于理論自然科学这方面的問題, 他曾写了大量的著作, 他的声名远远地超出了物理学界。他是科学上的僧侶主义的維護者。洛治一向主张向唯物主义放射毒箭, 总是以他的博学的外衣来掩盖降神术那样的“教育的成果”。洛治的某些通俗的小册子曾譯成俄文。——第 90、275、297、369 頁。

洛帕廷, 列甫·米哈依洛維奇 (Лопатин, Лев Михайлович 1855—1920)——俄国唯灵論哲学家。他曾任莫斯科大学的教授, 莫斯科心理学协会的主席, “哲学和心理学問題”杂志的主編。他根据莱布尼茨的单子論, 力图說明灵魂是具有意志自由的創造的本原。他主要的著作是: “哲学的重要任务”(1886—1891)。——第 316—318、320、363、373、374 頁。

約德尔, 弗里德里希 (Jodl, Friedrich 1849—1914)——維也納的哲学教授。“費尔巴哈全集”的出版者。他坚持实在論的观点, 这种观点在某些問題上接近于唯物主义。約德尔写了許多有关哲学史的著作。他所写的关于費尔巴哈的一本小册子已譯成了俄文。他的“倫理学史”也譯成了俄文。——第 78 頁。

柯亨, 海尔曼 (Cohen, Hermann 1842—1918)——新康德主义者的所謂“馬堡”学派的首脑。在 19 世紀 70 年代有一些哲学家力图用“回到康德那里去!”这句口号来反对在自然科学中貫徹唯物主义。柯亨就是这样的哲学家。柯亨給自己提出的任务就是克服康德的“自在之物”和“現象”的二元論。他认为“自在之物”不过是我們思維的不确定的产物, 而并不是不依賴于思維而存在的東西。事实上, 柯亨企图把黑格尔体系和康德体系中的反

动因素结合起来,他窃取了康德的先天論和黑格尔的邏輯思維的絕對独立性。在倫理学方面,柯亨信仰耶和華和所謂“倫理社会主义”。他的重要的著作有:“康德的經驗理論”(«Kant's Theorie der Erfahrung», 1871)和“哲学体系”(«System der Philosophie», 1902—1912)。——第 95、298、299、301、309、316—325 頁。

柯維拉尔(Cauwelaert, F. van 1880—)——夫賴堡的心理學教授。——第 37、50、149 頁。

哈特曼, 愛德華(Hartmann, Eduard 1842—1906)——德國唯心主義哲學家。他在軍隊里服務過一個短時期。從 1865 年起,他從事教學和寫作活動。哈特曼的哲學體系的基础是“無意識”這個概念,即叔本華的“盲目的”意志和黑格尔的“觀念”的折衷主義結合物。哈特曼部分地把黑格尔的學說變為自己的體系,但尖銳地批判了黑格尔的方法——辯證法。哈特曼最主要的著作有:“論辯證方法”(1868)、“現代物理學的世界觀”(1902)。——第 55、301—303、309、371 頁。

哈伊姆, 魯道夫(Haym, Rudolf 1821—1901)——德國的哲學家,喜歡研究歷史問題。1848 年,他被選為法蘭克福國民議會的代議。他企圖起黑格尔哲學的掘墓人的作用,他在这方面留下的著作是極為著名的“黑格尔和他的時代”(«Hegel und seine Zeit», 1857)一書,這本書有俄譯本(1861)。除了這部著作之外,還應當指出的是:“費爾巴哈和哲學。對兩者批判的嘗試”(«Feuerbach und die Philosophie. Ein Beitrag zur Kritik beider», 1847)、“浪漫主義學派”(«Die romantische Schule», 1870)、“海德的生平及其著作”(«Herder nach seinen Leben und seinen Werken dargestellt», 1877)。後兩部著作也有俄譯本。——第 77、155 頁。

耶魯薩倫姆, 威廉(Jerusalem, Wilhelm 1854—1925)——維也納的哲學教授。他堅持康德主義的觀點。——第 89、262 頁。

科內利烏斯, 漢斯(Cornelius, Hans 1863—)——他先在慕尼黑後來又在美因河畔的法蘭克福任哲學教授。他是阿芬那留斯的追隨者,力圖用“內在論學派”的哲學和詹姆士的實用主義來充實阿芬那留斯的觀點。科內

利烏斯认为哲学的出发点就是“思維經濟原則”。客体不过是可能實現的意識的內容，外部世界只不过是我們的全部感性知覺的最簡單的表現。在科內利烏斯的著作中，已譯成俄文的有“哲學引論”(1904)。——第227—230、233、242、364頁。

科苏特 (Kossuth)——他曾在“哲学和哲学批判”杂志 (Zeitschrift für Philosophie und philosophische Kritik) 第121卷中发表了一篇論文：“对海克尔‘宇宙之謎’的几点批評”。赫沃尔桑教授在“黑格尔、海克尔、科苏特及第十二誠”这本小册子中批判了这篇文章。——第370頁。

柏克勒尔, 昂利 (Becquerel, Henri 1852—1908)——法国物理学家, 因于1896年发现了鈾化合物所放射的特殊射綫 (“柏克勒尔射綫”) 而享有国际声誉。这一发现是与他終身进行的螢光物质的研究工作分不开的。柏克勒尔的著作具有专门性质, 因此发表在各种专门性的刊物上。——第264頁。

柏克勒尔, 让 (Becquerel, Jean)——昂利·柏克勒尔的儿子, 巴黎的应用物理学教授。20世紀初他开始在科学界活动, 几乎与此同时(1904)开始发表著作, 起先发表的是关于光学、放射性、光譜分析的一些专门性的論文和报告, 后来在自己的著述范围内又增添了一些更为普遍的問題, 主要是物质問題。他的研究的成果甚至不是专家也都知道。这类性质的作品有些已經翻譯成俄文。——第301頁。

保尔逊, 弗里德里希 (Paulsen, Friedrich 1846—1908)——柏林的哲学教授。具有唯灵論色彩的康德主义者。他受了叔本华的影响, 并从叔本华那里剽窃了作为一切存在物的基础的意志的思想。保尔逊維護宗教和基督教。他的著作譯成俄文的有：“哲学引論”、“康德”以及其他一些著作。——第370頁。

十 画

海克尔, 恩斯特 (Haeckel, Ernst 1834—1919)——著名的德国自然科学家, 耶那大学动物学教授, 达尔文主义在德国的卓越維護者和普及者, 19世紀后半叶最大的生物学家之一。海克尔是旨在反对宗教世界觀的“一元論

者协会”的創始人。海克尔坚决反对科学中的僧侶主义和目的論的斗争，虽然并不都是十分彻底的，但在当时还是大大地有助于把科学的唯物主义世界觀的原理灌輸給极广大的群众。他的“宇宙之謎”(1899)和“生命的奇迹”(1900)特別聞名遐邇，这两本书在国内和国外都再版过数十次。海克尔在生物学方面出名，是由于他拥护并发展了达尔文关于物种(包括人在內)的起源和发展的学說，論証了“生物发生律”，根据生物发生律，有机体在其个体的发育中重复着系統发育过程中的主要特征。——第34、90、178、235、236、262、289、317、366、369—374、376、377頁。

海因澤，麦克斯 (Heinze, Max 1835—1909)——萊比錫的哲学教授。他出版并修訂了宇伯威格的“哲学史概論”(第5—9版)，这本书提供了有关哲学史方面的宝貴的书目資料。——第198頁。

海費尔德，維克多 (Heyfelder, Victor)——第245頁。

高尔紐，瑪丽·阿尔弗勒德 (Cornu, Marie Alfred 1841—1902)——法国物理学家、科学院院士。他的專門著作是关于光的学說。高尔紐在物理学問題的狭小的範圍內是一个专家，但是他从来不认为自己在理論問題上能够作一个“无党派的人”。在这方面，他的观点是机械唯物主义的，并认为科学的任务就是要实现这种理論的基本原理。他說：“主要的任务就是要說明那些最初由电学定律联系在一起的我們所观察的事实和我們所研究的現象，随着科学进步的历程，最后又如何依存于理論力学的一般定律的。”(1896年)高尔紐在列宁所提到的那篇演說中更明确地表达了这一思想，他同时从笛卡儿的哲学中也引伸出了这个思想，他說：“近代物理学中充滿了笛卡儿的精神，笛卡儿是光亮夺目的火炬。我們認識自然現象愈深，笛卡儿对宇宙結構的大胆見解就会更加发展和更加精确。物理世界除了物质和运动以外是没有什么都沒有的。”(1900年)因此，很自然地，他的演說保卫了唯物主义，使奥斯特瓦尔德不能从“科学上”来攻击它(奥斯特瓦尔德在1896年曾发表了一篇論文“从科学上克服唯物主义”)。——第314、315頁。

恩格斯，弗里德里希 (Engels, Friedrich 1820—1895)——第1、2、5、6、9、20、21、29、30、35、36、45、50、54、77、80、81、86、93—100、103—115、119、120、125、127、130—133、135—138、141、146、147、157、158、160、161、163、

164、168、169、176、177、179—181、187—195、202、203、207—214、236、237、240、244、251—257、259、260、262—265、268、269、275—278、280、281、284、310、326、327、331、332、334、335、337、348、349、351、352、355—358、363、364、366、378、381、382 頁。

格林, 卡尔 (Görling, Karl 1841—1879)——萊比錫的哲学教授。就世界觀來說, 格林接近于實証論。1877 年在他的參加之下, 阿芬那留斯开始出版“科学的哲学季刊”(《Vierteljahrsschrift für wissenschaftliche Philosophie》)。——第 95 頁。

格律恩, 卡尔 (Grün, Karl 1817—1887)——德国著作家, 費尔巴哈主义者, 所謂德国“真正社会主义”的代表。按其政治見解來說, 他是馬克思和恩格斯常常嘲笑的資產階級民主主义者。他的主要著作是“法国和比利时的社会运动”(1845)。他出版了“費尔巴哈书信集”。——第 78、207、355、356 頁。

格腊斯曼, 海尔曼·君特 (Grassman, Hermann Günther 1809—1877)——德国数学家, 物理学家和語文学家。他在数学方面的著作具有巨大的意义, 因为他在这些著作中奠定了向量和张量分析的原理。在哲学方面, 格腊斯曼从萊布尼茨出发, 发展了許多独特的、深刻的、有时是接近于唯物主义的思想。他的著作譯成俄文的有: “純粹数学和广延性的学說”, 載于“数学中的新思想”論文集第 1 册。——第 174 頁。

格尔方德 (Гельфонд 1868—)——耶尔涅夫的笔名。他的职业是医生。著作很少。除了列宁所引用的著作之外, 在“教育”杂志五月号上还有他写的一篇关于科内利烏斯的“哲学引論”的文章: “論經驗批判主义的認識論”。——第 5、158、159、256 頁。

馬隆, 边諾阿 (Malon, Benoit 1841—1893)——法国社会主义者, 工人出身, 第一国际的成員, 巴黎公社的參加者。他創辦了“社会主义評論”杂志(《Revue socialiste》)。从 80 年代起, 他曾进行反对盖得、拉法格的斗争。他和布魯斯在一起, 在他們所創立的所謂“可能派”或“完全社会主义者”的政党中, 拥护极端的机会主义的观点。他曾写了許多关于策略和社会主义史的著作。他反对馬克思主义, 认为“道德因素”是历史中的主要的

东西。他宣傳階級和平,主張与資產階級“优秀分子”合作。他主要的著作是“完全社会主义”(«Le socialisme intégral» 1890—1891)共两卷。——第209頁。

馬赫,恩斯特(Mach, Ernst 1838—1916)——奧地利的物理学家和哲学家。从1861年起,他是維也納大学的讲师。从1864年起,他在格拉茨任数学教授,从1867年起,任布拉格大学校长兼物理学教授。从1895年起,在維也納任哲学教授。他在1902年停止了教书工作。在自然科学方面,馬赫的最大的功績就是他編写了力学史和物理学史。但是,由于馬赫自己有一套哲学观点,他在专门著作中忽視近代自然科学的許多极重要的成就,他始終是原子論的死敌。馬赫維護科学中的极端現象論,他认为原子的存在不过是信仰的对象。在这个問題上,他和那位接近唯物主义观点的普兰克之間的爭論是人所共知的。在哲学方面,馬赫最接近阿芬那留斯的經驗批判主义。馬赫的世界观的出发点就是思維經濟原則。他根据这个原則,认为自己的任务就是克服心理的东西和物理的东西的“二元論”,他承认我們的感觉是最初的經驗要素,这种要素既是物理系列的基础,又是心理系列的基础。不难看出,馬赫“克服”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代价就是完全向唯心主义投降,因为他把經驗的全部内容和整个外部世界都归結为我們的全部体验。在馬赫看来,这些“經驗的要素”組成唯一实在的存在物,而科学的任务只是对这种要素来进行最简单、最經濟、最完全的描述。馬赫认为,原因、物质、原子等概念,是在經驗材料中沒有任何根据的概念,它們只有作为作业假說、符号、描述事实的方法,才能是有意义的。并不是物体产生感觉,而是要素(感觉)的复合組成物体。按照馬赫的理論:“自在之物”不过是虛构、幻想;知觉的内容才是物体。关于馬赫,列宁在正文中有詳細的說明和批判。馬赫的哲学对于那些不願意接受唯物主义的自然科学家,对于被馬赫的虛伪的“一元論”所迷惑的民主小資產階級的某些阶层,有着巨大的影响,这种“一元論”似乎是“以近代科学为依据”同时也似乎是克服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极限性”。馬赫主义曾在奧地利社会民主党中(弗里茨·阿德勒、奧托·鮑威尔)和俄国(瓦連廷諾夫、波格丹諾夫和社会革命党人等)特別流行。——第2、9、14、15、23、27—37、40—42、44、45、47—

57, 59, 60, 63, 66, 68—70, 73, 80, 85, 87—92, 99, 102, 104, 105, 108, 109, 111, 113, 124—126, 128, 135, 137—139, 141, 145, 147, 150, 151, 160—163, 166, 169, 172—176, 179, 181—186, 189, 191, 193, 195—200, 202, 204, 206, 211—219, 221—236, 241—243, 247—251, 253—255, 259—263, 268, 270—272, 284, 295, 299, 300, 304, 307, 310, 312, 313, 315, 318, 320, 321, 323, 326, 328, 335, 336, 339, 347, 358, 360—369, 371, 374, 376, 378, 380, 381 頁。

馬克思, 卡尔(Marx, Karl 1818—1883)——第 5, 6, 29, 36, 45, 77, 94, 99—102, 115, 134, 136—138, 141, 143, 147, 160, 161, 164, 172, 189, 195, 207, 209, 210, 225, 251—253, 255, 256, 259—263, 268, 277, 278, 284, 326, 331—337, 340—343, 345, 347—349, 352, 353, 355—358, 362—364, 366, 378, 382 頁。

倍倍尔, 奥古斯特(Bebel, August 1840—1913)——19 世紀後半叶和 20 世紀初国际工人运动的卓著的代表人物, 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的创始人和领袖之一, 車床工人。在李卜克内西的影响下, 他于 1865 年加入第一国际并接受了馬克思的学說。他和李卜克内西一起于 1869 年創立了“社会民主工党”, 这个党于 1875 年和拉萨尔派合并为一个統一的“德国社会主义工党”, 后来又改名为“德国社会民主党”。他不止一次地被选为出席德意志帝国議會的社会民主党的代表。1872 年他和李卜克内西一起被判处两年监禁, 他屡次受到行政当局的放逐和禁錮。倍倍尔經常参加党的代表大会。他在国际无产阶级运动中起了卓越的作用。在理論方面, 他始終承认自己是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学生。他站在党内左翼方面, 不断尖锐地抨击党内和国际舞台上的伯恩斯坦主义和机会主义。虽然他反对把社会民主党变为改良主义政党的企图, 但是他把党的形式上的統一看得高于一切, 因而常常和右派分子妥协。晚年, 他站到了中派立場上。他写了許多书和小册子, 发表了許多演說, 它們都流傳很广。倍倍尔的主要著作有:“妇女和社会主义”(1879 年第 1 版)、“基督教和社会主义”、“傅立叶”、“我的一生”(共 3 卷)等等。——第 221 頁。

勒卢阿, 爱德华(Leroy, Edouard 1870—)——接近实用主义的法国哲学家。实用主义认为事实、科学的理論和規律只是我們精神活动的产物, 而我們的精神活动制造經驗材料, 它必然带有任意性。勒卢阿也是宗教的維

护者。——第 307—309 頁。

拿破仑第一, 波拿巴(Napoleon I, Bonaparte 1769—1821)——法国皇帝。
——第 131、136、143、186 頁。

涅夫斯基(Невский, В. И. 1876—)——文学家、社会民主党人、共产主义者。从 19 世紀的 90 年代起,他就参加革命运动。在十月革命后,他担任交通人民委员,之后,担任斯維尔德洛夫大学的校长。后来他又是莫斯科列宁公共图书馆的馆长。涅夫斯基写了許多有关俄国工人运动史的著作。在各种不同的馬克思主义的出版物中,有他的許多保卫辯証唯物主义的論文。——第 8 頁。

索洛維約夫, 弗拉基米尔·謝尔盖也維奇(Соловьёв, Владимир Сергеевич 1853—1900)——俄国哲学家、政論家和詩人。他宣傳以正教和天主教的統一为基础的神权政治,并认为这就是俄国人民的“使命”。根据索洛維約夫的哲学观点来看,他是一个接近于新柏拉图主义者的神秘主义者。——第 317 頁。

索列尔, 若尔日(Sorel, Georges 1847—1922)——无政府工团主义的最著名的理論家。在哲学上,索列尔是一位力图把馬克思、蒲魯东、尼采和柏格森結合在一起的折衷主义者。——第 309 頁。

烏尔維格, 路易(Houllevigue, Louis 1863—)——馬賽的物理学教授。他的最重要的一般性的著作有:“物质”(«La Matière», 1903)和“科学的进化”(«L'évolution des Sciences», 1908)。——第 272 頁。

泰勒斯(Thales 公元前 624—547)——小亚細亚米利都地方的人,希腊思想家、哲学家和天文学家。泰勒斯就是自然哲学家的伊奥尼亚学派的奠基者。他认为水是万物之本。——第 298 頁。

庫格曼, 路德維希(Kugelmann, Ludwig 1830—1902)——馬克思的朋友。馬克思給庫格曼的信件于 1907 年出版了俄譯本,附有列宁的序言。这些信最初于 1902 年发表在“新时代”杂志上。——第 134、259、347、356 頁。

十 一 画

得拉克魯阿, 昂利(Delacroix, Henri 1873—)——巴黎大学的心理学教

授。他是那种认为无意識的东西具有主要意义的学說的代表。——第 214 頁。

萊尔 (Ryle, R. J. 1854—1922)——自然科学家, 毕尔生的追隨者。——第 188 頁。

萊伊, 阿伯尔 (Rey, Abel 1873—) 法国哲学家, 巴黎大学的哲学史教授, 专门研究哲学和自然科学关系的問題。萊伊之所以聞名, 因为他在自然科学的方法論方面有著作。他反对純粹主觀的、現象論的实証論。照萊伊看来, 物理学的理論具有客觀的意义 (与昂·彭加勒、杜恒等人的观点相反)。但是, 萊伊并没有彻底贯彻他的这种基本上是唯物主义的思想。——第 267—272、274、278、280、301、309—316、322、323、325、328 頁。

萊維, 阿尔伯 (Lévy, Albert)——法国語言学家、哲学家。他的重要著作是: “费尔巴哈的哲学及其对德国文献的影响”(«La philosophie de Feuerbach et son influence sur la littérature allemande», 1904)、 “施蒂納和尼采”(«Stirner et Nietzsche», 1904)、 “施特劳斯”(«David Frédéric Strauss», 1910)。——第 101、102 頁。

萊克列尔, 安东·馮 (Leclair, Anton von 1848—)——“內在論学派”哲学家, 維也納的教授。关于內在論学派, 請參看舒佩。萊克列尔的“論一元論的認識論”已譯成俄文, 1904 年出版, 譯者是雷米佐娃。——第 61、184、205、216、217、220—224、241、242、245、247、248、253—255、261、365、368 頁。

梅林, 弗兰茨 (Mehring, Franz 1846—1919)——德国的革命馬克思主义的著名代表。梅林最初是左翼社会民主党人, 后来是共产党人、历史学家、新聞工作者。从 90 年代起, 即从德国的修正主义出現那时起, 他曾进行反对机会主义的尖銳斗争, 主編左翼的“萊比錫人民报”(«Leipziger Volkszeitung»), 并和考茨基在一起主編“新时代”杂志。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 他接近齐美尔瓦尔得派, 曾是斯巴达派的領袖之一。他写了許多著作, 其中最有名的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史”(«Geschichte der deutschen Sozial-Demokratie») 共四卷, 其次是“萊辛傳奇”(«Die Lessing Legende») 等等。此外还出版了“馬克思、恩格斯、拉薩尔的文学遗产”(«Aus

dem literarischen Nachlass von Karl Marx, Friedrich Engels und Ferdinand Lassalle») 共四卷。在哲学方面，他采取正統派唯物主义立場。——第 6、262、263、376 頁。

朗格，弗里德里希·阿尔伯特(Lange, Friedrich Albert 1828—1875)——新康德主义者。他是 19 世紀下半叶提出“回到康德那里去!”这个口号的倡議人之一。朗格力图从生物学生理学方面来証明康德的先天論，他认为“自在之物”只不过是“极限概念”而已，企图以此来排除康德的“自在之物”和“現象”的矛盾。朗格所写的“唯物主义史”是很有名的，他在这部著作中力图証明：唯物主义作为研究自然界的方法是很有效的，可是作为哲学学說却不能令人滿意，而且其結果必然是归結为唯心主义。朗格对唯物主义史本身，是一无所知的。朗格在 60 年代曾参加工人运动，但是从他的社会政治观点来看，他是一个典型的資产階級民主主义者。他的这些观点，在“工人問題”一书中已經說明。——第 95、208、213、218、298、321、322、325、345—347、356 頁。

朗之万，保尔(Langevin, Paul 1872—1946)——巴黎的物理学教授。他是著名的現代物理学家之一。在磁学和电子論方面的著作特別有名。——第 275、279 頁。

康德，伊曼努尔(Kant, Immanuel 1724—1804)——近代卓越的哲学家之一，“批判哲学”和德国古典唯心主义的奠基者，科尼斯堡的教授。康德的哲学发展可以分两个时期：18 世紀 60 年代以前是“前批判时期”，从 70 年代起一直到他逝世为止是“批判时期”。他的“自然通史和天体論”(1755)是前批判时期中的最有意义的著作，他在这本书中提出了自然界中的发展的思想。康德的“批判”哲学企图把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唯理論和經驗論、知識和信仰結合并調和起来，把它們的应用范围划分开来。当然，这种企图只会引起不彻底的毛病，导致折衷主义。康德一方面断言在我們的意識以外存在着某种物体，他把它叫作“自在之物”；但是另一方面，他又认为“自在之物”根本是不可認識的，因为我們的一切認識都是以經驗为依据，而我們通过經驗所認識的只是“現象”世界、感觉流，我們沒有任何权利根据它們来断定那些引起感觉的物体的特性。在这方面，康德遵循了英国經驗論

中的唯心主义潮流的傳統，这种潮流最先宣布物体的第二性的质是主觀的（例如洛克），然后又宣布物体的第一性的质也是主觀的（例如貝克莱、休謨）。物体的特性、质，脱离了物体本身而被放到意識中去了。于是經驗完全被唯心地解釋为完全与客体脱离的、純粹主觀的某种东西。而且对我们知識的客觀性、普遍性和必然性也完全不能加以論証。康德“批判地”解决了这个問題，他断言：在主体中存在着某种先于任何經驗的現成的（先天的）感性形式（空間和時間）和悟性形式（“范畴”，其中包括因果性），这些形式是任何人必然有的，它們为客觀知識的可能性奠定了基础。因此在康德看来，不是自然界把規律强加于我們，而是我們把規律强加于自然界。康德认为，理性想超越經驗范围的任何企图，必然会使我們的理性陷入不可解决的矛盾中。

康德企图使唯物主义滿意（承认在我們之外有“自在之物”），又企图使唯心主义滿意（否认時間、空間、因果性等的不依賴于我們意識的客觀意义）。当然，这些打算是經不住批判的。当康德在世的时候，就有人指出，他既认为因果性是我們悟性的主觀形式，同时又认为“自在之物”引起我們的感覺，也就是說，是产生感覺的原因。因此，康德的哲学一方面受到唯心主义的批判，这种唯心主义以費希特为代表，完全拋棄了“自在之物”并承认我們的“自我”是世界的創造者；另一方面又受到唯物主义的批判，唯物主义认为“自在之物”是完全可以認識的，认为空間、時間、規律性就是物质本身存在的客觀形式。在方法上，康德在“批判”时期有一个功績，他曾指出在研究自然界时，我們的理性必然会陷入矛盾。但是他把矛盾本身看成是主觀的錯覺，而不是自然界本身中的各种对立因素的現实的統一。总的說来，康德的哲学是德国資產階級在那样一个发展时期的思想体系，当时德国資產階級一方面要求批判封建时代所确立的一切哲学概念和法的概念，同情法国大革命的原則，但另一方面德国資產階級还太軟弱，不能与宗教和专制制度进行直接斗争，因而与它們寻求妥协。把互相斗争的两个方面和派別調和起来，在它們之間求得妥协，这种观点就是康德主义之所以受到近来叛变了革命社会主义的社会民主党欢迎的原因。康德的最主要的著作有：“純粹理性批判”、“實踐理性批判”、“判断力批判”。——第

14、21、77、89、94—98、107、113、115、118、125、126、135、137、140、157、160、163、166—169、172、175、182、187、188、197、199—211、213、219、222、230、232、235、250、260、321、356、378、380、381 頁。

俾斯麦，奥托 (Bismarck, Otto Fürst von 1815—1898)——德意志帝国的“铁血宰相”。建立以容克普鲁士为领导的德意志民族统一，就是他的主要事业。他企图借助“镇压社会主义者的非常法”(1876) 来镇压社会民主党。——第 139 頁。

笛卡儿，勒奈 (Descartes, René 1596—1650)——卓越的法国哲学家。他反对经院哲学，是解析几何学的首创者。在哲学上，他是二元论者。他承认存在着两种独立的、互不依赖的本原，即思维本原和广延性本原。在认识论上，笛卡儿是唯理论者，在物理学方面，他发展了机械唯物主义的观点，还把动物也看作是自动的机器。他的最重要的著作译成俄文的有：“方法论”、“形而上学的沉思”和“哲学原理”。——第 25、314 頁。

基尔霍夫，古斯塔夫 (Kirchhoff, Gustav Robert 1824—1887)——19 世纪物理学的卓越的代表，他研究的主要是理论物理学的问题。基尔霍夫的主要著作“数学物理学讲义”四卷集 (《Vorlesungen über mathematische Physik》) 就是专门讨论这类问题的。但是基尔霍夫之所以闻名主要还是因为他和本生 (Bunsen) 共同发现了光谱分析。哲学家们常常把他的名字和他所提出的力学任务相提并论。力学的任务就是“最完全而简要地描述自然界中所进行的各种运动”。这句口号就是马赫把基尔霍夫引为知己的根据。——第 174、271、278、294 頁。

符尼埃尔，欧仁 (Fournier, Eugène 1857—1914)——法国社会主义者和文学家，国会议员，“社会主义评论”杂志 (《Revue socialiste》) 的编辑。在他的著作中应当指出的是下列几部著作：“社会唯心主义” (《L'Idéalisme social》)、“未来的灵魂” (《L'Âme de Demain》, 1902)、“十九世纪的社会主义理论——从巴贝夫到蒲鲁东” (《Les théories socialistes au XIX-me siècle——De Babeuf à Proudhon》, 1903)。就符尼埃尔总的世界观来说，他是一个唯心主义者。——第 209 頁。

十二画

費利, 恩利科 (Ferri, Enrico 1856—1929)——犯罪人类学的教授、意大利社会党的国会活动家。——第 345 頁。

費舍, 庫諾 (Fischer, Kuno 1824—1907)——黑格尔主义者。作为当时无与伦比的“近代哲学史”的作者, 費舍頗享盛名。他的这部著作专门论述从笛卡儿到黑格尔的欧洲大陆上的哲学。他曾是一位很受欢迎的讲演者。他的最主要的著作已译成了俄文。——第 202 頁。

費希納, 古斯塔夫·泰奥多尔 (Fechner, Gustav Theodor 1801—1887)——曾在萊比錫任物理学教授, 后来是自然哲学和人类学的教授。費希納的物理学著作是关于流电学和电化学方面的。他是精神物理学的奠基者; 他的定律是有名的, 根据他的定律: 感觉与刺激的对数成正比例。在哲学上, 費希納维护把心理生理平行主义同泛心論、客观唯心主义以及对上帝的信仰結合起来的唯心主义观点。——第 356 頁。

費希特, 約翰·哥特利勃 (Fichte, Johann Gottlieb 1762—1814)——著名的德国唯心主义者。費希特从康德的哲学出发, 力图以彻底的唯心主义的精神来改造它。他认为不依赖于我們的“自我”的“自在之物”是不存在的。照費希特看来, “非我”是“自我”的創造性活动的产物, 而“自我”則把“非我”作为自己的对立面。这样一来, 費希特就走向了主观唯心主义。但同时, 在費希特的哲学中, 強調了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因素, 并高度发展了在达到黑格尔的准备阶段的体系中的辯証因素。从他的社会政治观点看来, 他采取的是特殊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观点, 他第一次提出了消灭国家的思想。費希特拥护法国大革命的原則, 他是 18 世紀末和 19 世紀初一部分激进的德国知識分子和资产阶级的代表。——第 59、60、63、69、74、89、140、141、144、150、153、200—202、204、207、217、222、239、314 頁。

費尔巴哈, 路德維希 (Feuerbach, Ludwig 1804—1872)——最著名的德国唯物主义哲学家。他是著名的刑法学家安瑟倫·費尔巴哈 (1775—1833) 的儿子。費尔巴哈在其哲学活动的初期接近于黑格尔学派的左翼。他在“关于死和不死的思想”(1830)一书中反对个体的灵魂不死的思想, 以后又

在1839年批判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在“基督教的本质”（1841）、“关于哲学改革的临时纲要”和“未来哲学原理”中尖锐地批判了神学并发展了唯物主义的世界观。费尔巴哈的学说在19世纪40年代初，对马克思和恩格斯有很大的影响。对于他们两人来说，费尔巴哈的学说是从黑格尔的辩证唯心主义到辩证唯物主义的过渡阶段。费尔巴哈的缺点就是他的唯物主义带有抽象性，以及在社会科学方面缺乏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他在晚年加入了社会民主党，并研究过“资本论”。——第9、36、77、78、80、81、94、96、101、113、115、116、119、128、129、137、141、142、155、156、160、161、164、170、178—180、206、207、210、212、213、243、247、251、252、255、321、348、355、356、358、363、364、380、382页。

费尔伏恩，麦克斯（Verworn, Max 1863—1921）——德国生理学家和生物学家。早先是耶拿大学的教授，后来是哥丁根大学的教授。费尔伏恩是“普通心理学”杂志（«Zeitschrift für allgemeine Physiologie»）的出版者。他在生物学方面是机械论派别的拥护者，在哲学上是马赫主义者。——第233页。

冯特，威廉（Wundt, Wilhelm 1832—1920）——近代德国大哲学家和心理学家。他在莱比锡任哲学教授和实验心理学研究所所长。他是实验心理学这门科学的创始人。冯特在逻辑学、一般方法论和社会心理学方面进行了很多研究工作。在哲学上，他维护那种否认心理受生理制约的所谓心理生理平行主义的观点，维护这两个系列的独立性和平行性。冯特在其形而上学的体系里得出了神的结论。有一些冯特的著作已译成俄文，其中有“哲学体系”、“哲学入门”、“论素朴实在论和批判实在论”（反对经验批判主义者）、“生理心理学基础”等等。——第51—53、56、57、61、68、84、85、87、149、152—154、161、198、213、223页。

黑格尔，乔治·威廉·弗里德里希（Hegel, Georg Wilhelm Friedrich 1770—1831）——近代德国最大的唯心主义哲学家。从黑格尔的观点来看，一切存在物都是绝对观念的自我运动，绝对观念最初作为逻辑观念而存在着，后来获得了自然界这个外部存在的形式，最后在精神世界的各种形式中上升到认清自己本身。因此，黑格尔的唯心主义，也同所有的唯心主义

一样，其基础是承认思维对自然界是第一性的，而且黑格尔完全不合理地把思维本身说成是不依赖于我们意识的、好像是客观地在我們之外存在的逻辑观念。但是，由于黑格尔把绝对观念看作是永远存在于发展过程中的观念，所以他以头脚倒置的方式几乎彻底地研究了自然界中的各种不同运动形式和它们在人的思维中的反映。马克思把黑格尔的辩证观点“头脚”放正了，因为马克思认为不是思维产生自然界，而是在自然界发展的一定阶段上产生思维，思维只是特殊组织的物质的一种属性。这样，以神秘主义的形式表现出来的黑格尔的辩证方法的合理内核就被揭示出来了。黑格尔的辩证法对创立辩证唯物主义起了很大的作用。资产阶级哲学家长时期把黑格尔鄙视為“死狗”，而现在却常常提到黑格尔的哲学，力图在黑格尔的唯心主义（以及他的历史著作和法律著作）中給法西斯主义寻找哲学根据（“新黑格尔主义”）。——第 77、89、95、96、125、136、192、195、237—239、243、255、261、262、327、356、357、381 頁。

普列汉诺夫，格奥尔基·瓦连廷诺维奇（Плеханов, Георгий Валентинович 1856—1918）——列宁以前的俄国马克思主义的奠基人，第二国际的领导人之一。普列汉诺夫起初作为一个民粹主义者开始了革命活动，以后他和民粹主义断绝了关系，并于 1883 年和阿克雪里罗得、查苏利奇、捷依奇以及伊格纳托夫在一起建立了“劳动解放社”——俄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组织。普列汉诺夫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归附了布尔什维克，但后来转到孟什维克方面。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采取了极端的爱国主义立场，并且在革命之后成为社会党的极右翼，组成自己的“统一”派，于是他在工人阶级中间完全丧失了政治影响。普列汉诺夫在反对民粹派和反对各色各样的反马克思主义的“批评家”的斗争中，有不少功绩。在宣传和保卫辩证唯物主义以及在反对民粹派、新康德主义者、马赫主义者的斗争中，普列汉诺夫做了许多工作。列宁对普列汉诺夫的哲学著作评价很高，但同时也指出了他在辩证唯物主义的个别问题上有一系列的错误。例如，列宁指出，普列汉诺夫不懂得对立面的统一规律在辩证法中的决定性的意义，不懂得辩证法、逻辑学和认识论三者的一致。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經驗批判主义”一书中，批判了普列汉诺夫的象形文字论，批判了他

的关于“經驗”概念的錯誤，反对他把“自在之物”和現象对立起来，认为他不理解馬赫主义是和現代自然科学的危机有联系的。——第 9、10、13、47、74—77、80、93—96、99、100、106—108、113、119、121、141、152—154、203、244、250、251、262、265、376 頁。

普利什凱維奇，弗拉基米尔·米特罗范諾維奇（Пуришкевич，Владимир Митрофанович 1870—1920）——“俄罗斯人民同盟”的創立者和鼓舞者。后来积极創立“米哈伊尔天使长的議會”。他是国家杜馬的議員，最著名的俄国黑帮分子之一。——第 204 頁。

斯密斯，諾曼·凱姆普（Smith, Norman Kemp 1872— ）——爱丁堡大学的哲学教授。斯密斯所写的著作有：“笛卡儿哲学研究”（《Studies in the Cartesian Philosophy》，1902）、“康德的‘純粹理性批判’注釋”（《A Commentary to Kant's Critique of Pure Reason》，1918）以及发表在“思想”杂志上的許多論文。关于毕尔生的名著“科学入門”，他曾写了一篇論文，这篇論文正是在該杂志上发表的，他认为毕尔生的这部著作純粹表现了唯心主义的思想。——第 62—64、85、149 頁。

斯奈德，卡尔（Snyder, Carl 1869— ）——美国人。他是自然科学最新成就的普及工作者，曾写了許多有关这方面的书籍和小册子。——第 374 頁。

斯宾塞，赫伯特（Spencer, Herbert 1820—1903）——英国不可知論和进化主义的代表。他企图根据进化論的理論来建立一套哲学体系。但是斯宾塞认为物质和意識的关系的問題是不可解决的，并且认为作为宇宙基础的本原是不可認識的。在社会学方面，斯宾塞是把社会看作类似生物机体的有机学派的代表。他在政治上是社会主义的敌人。他的著作“綜合哲学体系”（《System of Synthetic Philosophy》，1862—1896）已由魯巴金譯成了俄文。——第 212、234、345 頁。

斯塔洛，約翰·貝尔納德（Stallo, John Bernard 1823—1900）——美国哲学家和物理学家。他在哲学活动的初期，接受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后来又轉而信奉經驗批判主义。——第 326—328 頁。

斯托雷平，彼得·阿尔卡季也維奇（Столыпин, Петр Аркадьевич 1862—1911）——从 1906 年起任內閣大臣和內务部长。从他的土地法中可以看

出，他企图建立大富农经济来巩固沙皇制度。斯托雷平于1911年在基輔被刺。——第230頁。

彭加勒，昂利 (Poincaré, Henri 1857—1912)——著名的法国数学家、天文学家和物理学家，科学院院士，曾在巴黎任数学和数学物理学教授。彭加勒在哲学上接近于实用主义和与馬赫主义相似的实証論。照彭加勒看来，自然規律不是先天的，并且不代表物的本性，而只是能够最方便地、最合理地、最实际地研究經驗材料的那些人們的協定的結果。彭加勒的最重要的哲学著作譯成俄文的有：“科学和假說”(1904)、“科学和方法”(1910)。——第18、41、42、167、168、186、266、267、270、271、278、289、294、295、299、307—309、313—315、320、323、326、328、361—363頁。

彭加勒，律西安 (Poincaré, Lucien 1862—1920)——法国物理学家，他所以聞名，是因为他在电学方面有些著作。——第314頁。

湯姆生，威廉 (Thomson, William 凱尔文爵七 Lord Kelvin 1824—1907)——19世紀英国极著名的物理学家，曾在格拉斯哥任理論物理学教授。湯姆生在物理学的各部門有許多发现，曾改进一些物理仪器。他是机械論自然科学的最著名的代表。他的許多著作已譯成了俄文。——第271、278頁。

湯姆生，約瑟夫·約翰 (Thomson, Joseph John 1857—1940)——現代著名的物理学家，在电子論方面有研究。——第275頁。

舒佩，威廉 (Schuppe, Wilhelm 1836—1913)——德国革利夫斯瓦特大学的教授，所謂“哲学上的內在論学派”的首領。舒佩的哲学来自貝克莱、康德及費希特的哲学。根据舒佩来看：存在是意識所固有的，也就是說，和意識是同一的，并和它不可分割地联系着；意識的东西和現实的东西是同一的；在意識之外的事物是沒有的；客觀的东西是一般意識的內容，而个別的“自我”又是一般意識的种概念。因为舒佩认为，物只是我們的知覺和思維的对象，而經驗完全是主觀的，因此，舒佩的唯心主义直接与素朴实在論(承认客体正是像我們感受到的那样)相吻合。从舒佩的观点来看，物质是超出經驗之外的形而上学的概念。舒佩的观点不可避免地要导致唯我論，他的最亲近的战友舒貝特-索尔登就是榜样。——第2、61、64、65、70、79、109、184、216—218、220—224、227、232、233、239、241、254、255、341、365、

376 頁。

舒貝特-索尔登, 理查 (Schubert-Soldern, Richard 1852--)——一度在萊比錫任教授。舒貝特-索尔登是哲学上的“內在論学派”的代表(参看舒佩)。他达到了彻底的唯我論, 认为唯一可認識的现实仅仅是認識者的意識而已, 絕對不能超出自身之外。他认为客体只是产生表象的“自我”的一部分。——第 61、68、79、184、216—218、221、222、224—226、242、261、262、342、344、365、368 頁。

舒尔兹-埃奈西德穆, 哥特利勃·恩斯特 (Schulze-Änesidemus, Gottlob Ernst 1761—1835)——德国哥丁根的哲学教授。他把他的著作題名为“埃奈西德穆”, 目的是反对賴因霍尔德以及康德的“純粹理性批判”一书中的某些原理。——第 140、141、190、200—202、204 頁。

焦耳, 詹姆斯 (Joule, James Prescott 1818—1889)——热力学理論的創始人之一。他在 1843 年表述了这个原理, 并认为这个原理与他同时代的德国人迈尔毫不相干, 因为迈尔在 1842 年也有过同样的发现。这就是后来英国物理学家和德国物理学家在关于誰首先发现机械运动轉化为热的規律这个問題上爭論的主题。焦耳是所謂热力学第一原理和能量守恒定律的創始人之一。——第 322 頁。

十 三 画

塞曼, 彼得 (Zeemann, Pieter 1865—1943)——荷兰物理学家, 由于他在光学和电学方面所进行的研究工作而聞名于世。在这方面, 他发现了在电磁場影响下光綫变化的現象, 光源就是由此产生的(所謂“塞曼效应”, 1896 年)。——第 306 頁。

塞克斯都-恩披里柯 (Sextus-Empiricus 約公元前 2—3 世紀)——希腊哲学家和医生。約公元前 200 年居住在亚历山大里亚和雅典。他发展了皮浪学派的怀疑論学說。他的著作是研究古代怀疑論的最重要的史料。——第 140 頁。

凱尔文爵士 (Lord Kelvin 1824—1907)——即威廉·湯姆生。——第 271、278 頁。

詹姆斯, 威廉 (James, William 1842—1910)——美国哲学家, 实用主义的代表。他主张保卫宗教。在詹姆斯看来, 我们的概念只是我们为了实践取得成功而建立的“作业假说”, 它并没有任何客观意义。此外, 詹姆斯还拥护哲学上的多元论的观点, 认为信神是必然的。他是假仁假义唯利是图的美国资产阶级的典型哲学家。在心理学方面, 詹姆斯写了许多著作, 其中有一种学说是以一般唯心主义观点为基础的、与唯物主义相近的一种别出心裁的学说。这种学说认为: 激情并不是原因, 而是由知觉直接引起的那种有机体状况的变化之结果。他的“心理学”、“宗教经验的多样性”以及许多其他著作都译成了俄文。——第 361 页。

奥斯特瓦尔德, 威廉 (Ostwald, Wilhelm 1853—1932)——杰出的德国自然科学家和自然哲学家。一度在莱比锡担任物理化学教授。长期担任德国“一元论者协会”的领导和主席。奥斯特瓦尔德的最重要的功绩就是: 他同万·霍夫和斯万特·阿烈尼乌斯一起论证了物理化学。奥斯特瓦尔德的后期著作是专门论述颜色的学说。在哲学上, 他企图论证自己独特的“唯能论”的观点。他企图普遍地运用“能量”的概念, 来阐述自然界的、社会生活的、道德的以及艺术的一切现象。奥斯特瓦尔德竭力反对原子论, 只是在后来由于物理学的最新成就的压力, 才不得不承认他在这一方面是不正确的。因此, 他的世界观乃是特殊的折衷主义的体系, 他对物质概念和原子实在性的否定, 是同自然科学中的某些唯物主义观点以及社会科学方面的纯粹唯心主义结合在一起的。——第 39、40、49、171、235、243、268、284—289、304、314、351、361—363 页。

路加, 艾米尔 (Lucka, Emil 1877—)——维也纳的文学家、哲学家、康德主义者。——第 89、169、198 页。

雷姆克, 约翰 (Rehmke, Johann 1848—1930)——曾在革利夫斯瓦特任哲学教授, 哲学上的“内在论学派”的代表之一。关于“内在论者”的观点, 可参看舒佩。雷姆克的著作译成俄文的有: “哲学史概论”和他的论文“论外部世界的确实性”, 这篇论文载于“哲学上的新思想”文集第 6 卷。——第 61、184、205、216、217、220、222、239、293、321、368、370 页。

雷諾維叶, 沙尔·貝尔納 (Renouvier, Charles Bernard 1815—1903)

——企图把康德和休谟的观点结合起来的法国哲学家。雷諾維叶是一个具有极其明显的宗教神秘主义色彩的折衷主义者。——第 23、214、218、219、221、242 頁。

十 四 画

維利, 魯道夫 (Willy, Rudolph 1885—1920)——德国哲学家, 阿芬那留斯的門徒。——第 37、65—67、71—74、78、87、88、166、167、214、217、219、367、374、375 頁。

維尔納茨基, 弗拉基米尔·伊万諾維奇 (Вернадский, Владимир Иванович 1868—1945)——苏联科学院院士, 地质学家和矿物学家。他的主要科学著作都是属于地质化学方面的。——第 317 頁。

赫林, 艾瓦德 (Hering, Ewald 1834—1918)——著名的生理学家, 莱比錫大学教授。在哲学上, 他倾向于主观唯心主义。——第 191 頁。

赫茲, 亨利希·魯道夫 (Hertz, Henrich Rudolf 1857—1894)——著名的物理学家, 理論物理学教授, 在波恩教书。他所作的实验最先为麦克斯韦的光学理論提供了实验的論据。赫茲在电磁学方面的研究为后来的无线电报的发明奠定了基础。——第 232、248、278、299—301、314、315、317 頁。

赫胥黎, 托馬斯·亨利 (Huxley, Thomas Henry 1825—1895)——英国生物学家, 达尔文的信徒, 达尔文主义在英国的最大的普及者和拥护者。在哲学方面, 他是所謂“不可知論”的創始人之一。按照不可知論的观点, 我們对世界的本性是不可能有任何肯定的判断的, 因此, 在唯物地了解自然界的同时, 他又給宗教留下了空隙。恩格斯称这种观点为“羞羞答答的唯物主义”, 可是这种羞羞答答不是由于天真, 而是由于阶级利益。——第 23、24、86、105、214、215、247、356、358 頁。

赫沃尔桑, 奥列斯特·达尼洛維奇 (Хвольсон, Орест Данилович 1852—1934)——著名的俄国物理学家, 苏联科学院的名誉会员, 列宁格勒大学的物理学教授。他是五卷集的巨著“物理学教程”的作者和出色的普及工作者。赫沃尔桑在自然科学的哲学方面反对唯物主义, 维护宗教。他以反对

海克尔而出名。他的小册子“黑格尔、海克尔、科苏特及第十二诫”(1906)使自己蒙受了莫大的耻辱,因为这本小册子显出他既不理解黑格尔,又不理解海克尔,也没有深刻的科学性。——第 369 頁。

赫尔姆霍茨, 海爾曼(Helmholtz, Hermann 1821—1894)——19 世紀的大自然科学家。他在科尼斯堡、波恩、海德堡、柏林等地担任过解剖学教授、生理学教授,后期还担任过物理学教授。他在哲学见解上,批判了康德关于几何学定理的先天起源的学说,同时又受了康德的影响,认为我们的知識达不到“自在之物”,而只是运用事物之間关系的符号。——第 243—250、271、272、278、306 頁。

赫希柏格, 卡尔(Höschberg, Karl 1855—1885)——德国文学家,杜林的信徒。在 19 世紀的 70 年代他曾归附社会民主党,他是一个改良主义者,反对馬克思主义。赫希柏格创办了“未来”杂志(«Die Zukunft»),馬克思认为該杂志的綱領是没有价值的。——第 209 頁。

赫尼格斯瓦尔德, 理查(Hönigswald, Richard 1875—)——布勒斯劳的哲学教授。新康德主义者。——第 10、89、175 頁。

福貝尔, 約翰·威廉(Vaubel, Johan Wilhelm 1864—)——达姆斯塔德大学的化学教授。波尔茨曼所引用的福貝尔的著作是“理論化学教程”(1903)。——第 305 頁。

福格特, 卡尔(Vogt, Karl 1817—1895)——著名的德国自然科学家,庸俗的自然科学唯物主义的拥护者,19 世紀中叶资产阶级的政治家。福格特曾經参加 1848 年的革命,革命之后,他侨居瑞士。他在日内瓦曾担任地质学和动物学的教授。福格特在 1859 年发表了攻击馬克思的小册子,馬克思写了一篇出色的論战性的文章“福格特先生”(«Herr Vogt»)来回击它。福格特在哲学方面提出这样一个論点:“如果說得粗魯一些,思想是腦的分泌物,正如同胆汁是肝臟的分泌物或尿是腎臟的分泌物一样”。——第 36、251、348 頁。

福尔克曼, 保尔(Volkman, Paul 1856—)——科尼斯堡的理論物理学教授。福尔克曼写了一些关于現代自然科学的認識論方面的著作。他是一个折衷主义者,曾为了拥护新教教会而激烈反对唯物主义。后来他是維

伊亨格尔的虚构主义的信徒，維伊亨格尔把科学看作是仅仅具有某种“实用”价值，而没有任何客观意义的虚构的体系。福尔克曼的“自然科学的认识论原理”在 1911 年已經譯成俄文。——第 169 頁。

十五 画

黎尔,阿路易斯 (Riehl, Alois 1844—1925)——先在德国哈雷任哲学教授，后来又在柏林任教授。黎尔是康德主义者，他力图用最新自然科学所能接受的实在論的精神来解釋康德的学說。他摺棄形而上学，认为哲学的任务仅仅是研究認識的泉源。但是，由于黎尔主要是遵循着康德的学說，所以他的这种研究并未摆脱形而上学。他的最重要的著作是：“哲学的批判主义及其对实証科学的意义”（«Der philosophische Kritizismus und seine Bedeutung für die positive Wissenschaften», 1876—1887）共两卷。他的許多小册子已經譯成俄文。——第 95、149、213、218 頁。

諾克斯,霍华德 (Knox, Howard 1868—)——英国哲学家。他著有关于詹姆斯的哲学一书(1914)。——第 234 頁。

德謨克利特 (Democritus 生于阿布德拉,約公元前 460—370)——古代唯物主义的偉大代表人物。德謨克利特认为，只有原子和虛空才是真正存在着的。原子是极小的和不可分的，它們处在永恒的运动中，在形式和大小方面有所不同。在德謨克利特看来，灵魂也是物质的，只不过是更細小的原子組成的而已。德謨克利特是物质构造的原子論的創始人。——第 128、374—376 頁。

緬施科夫,米哈伊尔·奥西波維奇 (Меньшиков, Михаил Осипович 1859—1919)——俄国极端反动的政論家、“新时报”的記者。——第 64、219 頁。

摩尔根,柯内·劳埃德 (Morgan, Conwy Lloyd 1852—1936)——英国动物学家、布里斯托尔大学教授。他对世界的总的看法，是一方面承认空間、時間、物质、运动的客观性，另一方面又力图保持信仰和宗教的地位，反对唯物主义。——第 34、187、188 頁。

摩萊蕭特,雅科布 (Moleschott, Jacob 1822—1893)——原籍荷兰。他曾在苏黎世(从 1856 年起)、都灵(从 1861 年起)、羅馬(1879 年)任生理学教

授。摩萊蕭特在實驗生理学和生理化学方面有巨大的功績。他和福格特以及毕希納，都是所謂庸俗唯物主义的代表。庸俗唯物主义把思維、意識看作是腦髓的特种分泌。但是除了这些說法以外，他还有費尔巴哈式的关于思維和物质的关系的定义。无疑地，摩萊蕭特曾經受过費尔巴哈的影响。——第 36、251、348 頁。

賴因霍尔德，卡尔(Reinhold, Karl 1758—1823)——德国哲学家。他以通俗地解釋康德的哲学而出名。賴因霍尔德在自己的哲学观点上曾先后接近于康德、費希特、巴尔季里和雅各宾等人的观点。——第 140 頁。

十六画

穆勒，約翰·斯图亚特(Mill, John Stuart 1806—1873)——英国哲学家和經濟学家。在政治經濟学方面，他模仿古典政治經濟学，然而古典政治經濟学在他那里已变成了庸俗政治經濟学。在哲学上，穆勒是接近休謨的实証論者。他认为外部世界就是感觉的恒久可能性。他的“三段論法和歸納法的邏輯体系”(《A System of Logic, Rationcinative and Inductive》，1843)是很有名的，該书批判了三段論法并对歸納法的理論作了研究。——第 105、145、312 頁。

霍尔巴赫，保尔·亨利希·迪特利希(Holbach, Paul Heinrich Dietrich 1723—1789)——原籍德国，但革命前的法国成了他的祖国。唯物主义哲学家。霍尔巴赫是許多法国唯物主义者中我們最常遇到的一个名字。大概这是因为在霍尔巴赫的著作中最完善地表达了 18 世紀的机械唯物主义。在他的著作中，首先应当提到的是“自然体系”(《Système de la nature》，1770)，其次是“常識”(《Le bon sens》，1772)，然后是“社会体系”(《Système social》，1773)、“自然政治”(《La Politique naturelle》，1773)、“普遍道德”(《La Morale universelle》，1776)。霍尔巴赫力图在所有这些著作中貫徹机械唯物主义的原理，并且力图用这种观点来解釋这种或那种現象。闡述霍尔巴赫的学說和历史作用的特征的文献很多，关于这些文献的书目，可以參看“自然体系”俄文版的附录。关于霍尔巴赫，可以參看普列汉諾夫的著名論著(“普列汉諾夫全集”第 8 卷“唯物主义史論丛”)。

——第 251 頁。

十 七 画

謝林，弗里德里希·威廉·約瑟夫 (Schelling, Friedrich Wilhelm Joseph 1775—1854)——著名的德国哲学家。在古典唯心主义的历史上，謝林是黑格尔的直接的先驅。謝林提出了自然界和精神、主体和客体在絕對中的統一的思想。在 19 世紀的上半叶，謝林是自然哲学的最著名的代表。但是在黑格尔出現之后，神秘主义的成分在謝林的学說里逐漸占据了优势。在 19 世紀 40 年代，謝林已成了黑格尔主义者的敌人和极端君主制及天主教反动派的代表。——第 89、355、381 頁。

二 十 一 画

饒勒斯，让 (Jaurès, Jean 1859—1914)——法国社会主义运动最有名的領袖之一。最初他在土魯斯任哲学教授，是哲学唯心主义的拥护者，后来逐漸变成一个企图調和馬克思主义和唯心主义哲学的社会主义者。一般說来，他是站在法国社会主义右翼方面的，在 20 世紀初，他曾支持一位在激进資产階級瓦尔德克-卢騷內閣 (1899) 中担任部长职务的社会主义者米勒兰 (后来是資产階級政客)。因此在法国党内引起了机会主义者与以盖得为首的馬克思主义者之間的爭論，這場爭論在 1904 年阿姆斯特丹国际社会主义者代表大会上解决了，馬克思主义者获得了胜利。1885 年，饒勒斯作为左翼激进分子，第一次被选入国会。1892 年，他作为一个“独立的社会主义者”被选入国会，而从 1902 年起，他就是社会党的正式代表，是該党国会党团的領袖。在 1897 年，饒勒斯和左拉、克列孟梭在一起領導了著名的德雷福斯案件的討論。在 1904 年他創立了党的中央机关报“人道报”，他主編該报直到逝世为止。饒勒斯是欧洲的优秀演說家之一，是一位干练的国会活动家。他坚决反对軍国主义并坚持人民自卫軍这一思想。他热烈地主张德法亲善。1914 年 8 月 1 日，即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前夕，饒勒斯被沙文主义者維連杀害。——第 209 頁。

列宁引用的书报杂志索引

书名索引^①

四 画

巴札罗夫(Базаров, В.)

“现代的神秘主义和实在论”，见“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概论”1908年圣彼得堡俄文版。——第74—75、78、80、105—110、112—113、114、141、172、189、219、224页。

尤什凯维奇(Юшкевич, П.)

“唯物主义和批判实在论”(论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派别) 1908年圣彼得堡“环节”出版社俄文版，序言4页，正文193页。——第5、51、177、211、264页。

“从经验符号论来看现代唯能论”，见“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概论”1908年圣彼得堡俄文版。——第168、170页。

五 画

包曼(Baumann, J.)

“论马赫的哲学观点”，载于“系统哲学文库”杂志第4卷(1898)。——第197页。

瓦连廷诺夫(Валентинов, Н.)

^① 本索引按作者的姓氏笔画排列。——译者注

“馬克思主义的哲学体系”(辯証唯物主义、經驗一元論和經驗批判主义哲学)1908年莫斯科“地方同人”书局俄文版,共307頁。——第5、27、79、154、220、273頁。

本特利(Bentley, J. M.)

“‘科学入門’的心理学”,載于“哲学評論”杂志第6卷(1897)9月号。——第188頁。

布萊(Blei, F.)

“政治經济学中的形而上学”,載于“科学的哲学季刊”第19卷(1895)。——第231—234頁。

卡斯坦宁(Carstanjen, Fr.)

“經驗批判主义——对馮特論文的答复”,載于“科学的哲学季刊”第22年集(1898)。——第57、152頁。

卡魯斯(Carus, P.)

“馬赫教授的哲学”,載于“一元論者”杂志第16卷7月号。——第235頁。

“作为科学的神学”,載于“一元論者”杂志第13卷。——第235頁。

“海克尔关于一元論者协会的論題”,載于“一元論者”杂志第16卷(1906)。——第236頁。

“奥斯特瓦尔德教授的哲学”,載于“一元論者”杂志第17卷(1907)第4期。——第289頁。

卢那察尔斯基(Луначарский, A.)

“无神論”,見“关于馬克思主义哲学的概論”1908年圣彼得堡俄文版。——第192、363頁。

“宗教的未来”,載于“教育”杂志1908年第1期。——第363頁。

“宗教意义上的科学社会主义”,載于“国外新聞报”第3号。——第363頁。

弗兰克,阿道夫(Franck, A.)

“哲学辞典”1875年巴黎法文版,共1806頁。——第129頁。

弗兰克,菲力浦(Frank, Ph.)

“因果律和經驗”,載于“自然哲学年鉴”第6卷(1907)。——第168頁。

切尔諾夫(Чернов, B.)

“哲学和社会学論文集”1907年莫斯科“合作”出版社俄文版,共397頁。
——第9、94—97、100、133、220頁。

艾瓦德(Ewald, O.)

“經驗批判主义的創始人阿芬那留斯”1905年柏林德文版,序言5頁,正文
177頁。——第51、64—65、85、89頁。

六 画

齐亨(Ziehen, Th.)

“心理生理学的認識論”1898年耶拿德文版,共105頁。——第232頁。

宇伯威格—海因澤(Überweg-Heinze)

“哲学史概論”1908年柏林德文第9版第4卷,序言9頁,正文434頁。
——第198頁。

伊林(Ильин, В.)

“土地問題”1908年圣彼得堡俄文版第1部。——第96頁。

考茨基(Kautsky, K.)

“倫理学和唯物史觀”1907年彼得堡斯基尔蒙特出版社俄文版。——第
210頁。

列謝維奇(Лесевич, В.)

“什么是科学的哲学?”1891年圣彼得堡俄文版,共256頁。——第45頁。

休謨(Hume, D.)

“人类理性研究”(論文集)1882年倫敦英文版。——第21—22頁。

“休謨的心理學”、“人性論”,由雷諾維叶和毕雍譯成法文,1878年出版于
巴黎。——第23頁。

华德(Ward, J.)

“自然主义和不可知論”1906年倫敦英文第3版第1卷。——第176、215、
289、292—298頁。

“自然主义和不可知論”1906年倫敦英文第3版第2卷。——第86、214、
215、295頁。

毕尔生(Pearson, K.)

“科学入门”1900年伦敦英文第2版。——第41、86、91、145、162、163、274、283页。

毕希纳(Büchner, L.)

“力和物质”1855年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出版社德文第1版，序言16页，正文469页。——第317页。

毕雍(Pillon, F.)

“一九〇四年的法国哲学家的简介”，载于“哲学年鉴”第15卷(1904)。——第219页。

七 画

阿芬那留斯(Avenarius, R.)

“关于心理学对象的概念的考察”，载于“科学的哲学季刊”第18卷(1894)和第19卷(1895)。——第46、58、67—70、80、144、149、152页。

“对维利‘认识论上的自我和自然的世界观’一文的评注”，载于“科学的哲学季刊”第18年集第29—31页。——第216页。

“纯粹经验批判”，1888—1890年莱比锡德文版第1卷和第2卷。——第50、56、58、148、153页。该书俄译本的译者是费多罗夫，1907年圣彼得堡版第1卷。——第148页。

“哲学——按照费力最小的原则对世界的思维”(“纯粹经验批判”的绪言) 1876年莱比锡德文版。——第36—38、42、49、50、56、124、159、160、172、199、200、367页。

“人的世界概念”1891年莱比锡德文版。——第37、50、62、64、66、71、213、218页。

“人的世界概念”1905年德文第2版，共133页。——第58、80、81页。

阿德勒(Adler, F.)

“辩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恩格斯和自然科学)，见“历史唯物主义”论文集(西姆柯夫斯基编译) 1908年圣彼得堡“公益”出版社俄文版。——第54页。

“世界要素的发现(为庆祝马赫70寿辰而作)”，载于1908年2月号“斗争”

杂志第5期。——第42、229頁。英譯文載于“国际社会主义評論”杂志1908年4月号第10期。——第42頁。

杜恒“物理学理論及其对象和构造”1908年萊比錫德文版的“譯者前言”。——第328頁。

別尔曼(Берман, Я.)

“从現代認識論来看辯証法”1908年“莫斯科图书出版公司”俄文版，共236頁。——第5、326頁。

“論辯証法”，見“关于馬克思主义哲学的概論”1908年圣彼得堡俄文版。——第5、349頁。

貝尔福特·巴克斯(Belfort-Bax)

“实在的根源”(哲学改造的建議)1907年倫敦英文版，序言10頁，附頁2頁，正文231頁。——第150頁。

貝克萊(Berkeley, G.)

“人类知識原理”，見“貝克萊全集”，亞·弗雷塞編，1871年牛津英文版第1卷，序言87頁，正文527頁。——第11—19頁。

“希勒斯和斐洛諾斯的三篇對話”，見“貝克萊全集”第1卷。——第20頁。

貝歇爾(Becher, E.)

“馬赫的哲学观点”，載于“哲学評論”杂志第14卷(1905)第5期。——第198頁。

“精密自然科学的哲学前提”1907年萊比錫德文版，序言5頁，插頁3頁，正文243頁，附頁1頁。——第307、308頁。

狄克遜(Dixon, E.)

“科学入門”，載于“自然界”杂志(1892年7月21日)。——第91頁。

狄奈-德涅斯(Diner-Dènes, J.)

“馬克思主义和最近的自然科学革命”，載于“新时代”杂志1907年第52期。——第264、265頁。

狄慈根, 約(Dietzgen, J.)

“人腦活动的实质”1903年斯图加特德文版，序言27頁，正文151頁。——第118、159、256、257、280—281頁。該书俄譯本的譯者是达烏盖，1907

年出版于莫斯科，序言 27 頁，正文 124 頁。——第 256 頁。

“短篇哲学論文集” 1903 年斯图加特德文版，序言 4 頁，正文 272 頁。——第 118、119、134、138、257—260、275、359—360 頁。

“認識和真理”(一个哲学工作者关于生活、艺术、經濟、哲学、宗教和社会主义的一般看法和自然一元論的观点)，欧·狄慈根为紀念約·狄慈根逝世 20 周年于 1908 年在斯图加特出版。序言 9 頁，插頁 2 頁，正文 428 頁。——第 262 頁。

狄慈根, 欧(Dietzgen, E.)

“再論狄慈根”，載于“新时代”杂志(1908 年第 44 期 7 月 31 日)。——第 262 頁。

狄德罗(Diderot, D.)

“狄德罗全集”，茹·阿西薩編，1875 年巴黎法文版。

第 1 卷。——第 24 頁。

第 2 卷。——第 24—26 頁。

杜恒(Duhem, P.)

“物理学理論及其对象和构造” 1906 年巴黎法文版。——第 42、326—328 頁。

君特(Günther, S.)

“十九世紀无机自然科学史” 1901 年柏林德文版，序言 19 頁，正文 984 頁。——第 303 頁。

希本(Hibben, J. Gr.)

“唯能論及其哲学意义”，載于“一元論者”杂志第 13 卷(1903) 4 月号。——第 287 頁。

克利福德(Clifford, W. K.)

“演讲、論文集” 1901 年倫敦英文第 3 版第 2 卷。——第 234 頁。

克莱因佩特(Kleinpeter, H.)

“現代自然科学的認識論” 1905 年萊比錫德文版，序言 12 頁，正文 160 頁。——第 230 頁。

“对包曼‘論馬赫的哲学观点’一文的答复”，載于“系統哲学”杂志第 6 卷

(1900)。——第 89、198、232 頁。

“康德和現代自然科学的認識批判”，載于“康德研究”第 8 卷(1903)。——第 232、300 頁。

“論馬赫教授的一元論”，載于“一元論者”杂志第 16 卷(1906)第 2 期。——第 300 頁。

“馬赫和赫茲在原則上对物理学的理解”，載于“系統哲学文庫”杂志第 5 卷(1898—1899)。——第 232、248、249、299 頁。

利希(Righi, A.)

“現代的物理現象理論”1905 年萊比錫德文版(德騷从意大利文譯成德文),序言 8 頁,正文 152 頁。——第 273、277、278 頁。

“物质构造的新观点”1908 年萊比錫德文版(德文譯者弗腊恩克耳)。——第 275 頁。

李凱尔(Rücker, A. W.)

1901 年英国科学协会格拉斯哥會議上的“主席致辞”，載于“美国科学附刊”1901 年第 1345 期和 1346 期。——第 290—292 頁。

劳(Rau, A.)

“費尔巴哈的哲学、現代自然科学和哲学批判”1882 年萊比錫德文版,序言 4 頁,插頁 2 頁,正文 249 頁。——第 208 頁。

“感觉和思維”1896 年基森德文版。——第 247 頁。

苏沃洛夫(Суворов, С.)

“社会哲学的基础”，見“关于馬克思主义哲学的概論”1908 年圣彼得堡俄文版。——第 349—354 頁。

車尔尼雪夫斯基(Чернышевский, Н.)

“艺术和現实在美学上的关系”第 3 版序言,見“車尔尼雪夫斯基全集”1906 年圣彼得堡俄文版第 10 卷第 2 部。——第 380—382 頁。

八 画

彼得楚尔特(Petzoldt, J.)

“純粹經驗哲学引論”萊比錫德文版。

第1卷(1900): 序言14頁, 正文356頁。——第45、57、127、153、166、364、367頁。

第2卷(1904): 共341頁。——第46、70—72、147、177—178、217、230、233、337—339、367頁。

“實証論观点中的世界問題”1906年萊比錫德文版, 序言10頁, 正文152頁。——第127、166、217、233頁。

波尔兹曼(Boltzmann, L.)

“通俗論文集”1905年萊比錫德文版, 序言8頁, 正文440頁。——第91、203—206、215頁。

“电和光的理論”第2卷。——第206頁。

波格丹諾夫(Богданов, A.)

“社会心理学”(論文集)1904年圣彼得堡俄文版。——第83、171、340、344頁。

“自然史觀的基本要素”1899年圣彼得堡“出版者”出版社俄文版。——第40、48、171、242、284、285頁。

“俄国讀者應該在馬赫的學說中寻找什么?”(馬赫“感覺的分析”1907年莫斯科俄文版的序言)。——第88、90、228、320頁。

“經驗一元論”(哲学論文)。出版人: 多罗瓦托夫斯基和查卢什尼科夫。

第1卷: 1905年莫斯科俄文第2版, 共185頁。——第36、40、48、49、57、122、123、151、171、191、239頁。

第2卷: 1907年圣彼得堡俄文第2版, 共181頁。——第119、150頁。

第3卷: 1906年圣彼得堡俄文版, 共166頁。——第47、48、120、121、130、135、136、143、146、150、154、220、236—239、241、251、288、304、340、345、346頁。

拉法格(Lafargue, P.)

“馬克思的唯物主义和康德的唯心主义”, 載于1900年2月25日“社会主义者报”。——第210頁。

拉姆賽(Ramsay, W.)

“傳記和化学論文集”1908年倫敦英文版。——第330頁。

罗狄埃(Rodier, G.)

“对毕尔生‘自由思想的伦理’(演说论文选)一书的评述”,载于“哲学评论”杂志1888, II, 第26卷。——第234页。

九 画

施什金(Шишкин, Н.)

“从机械论观点来看心理生理现象”,载于“哲学和心理学问题”杂志第1卷(1889)。——第318页。

施达克(Starke, C. N.)

“费尔巴哈论”1885年斯图加特德文版,序言17页,正文28页。——第213页。

施维格勒(Schwegler, A.)

“哲学史纲要”1891年斯图加特德文第15版,共397页。——第129页。

施米特(Schmidt, H.)

“‘宇宙之谜’所引起的斗争”1900年波恩德文版。——第370页。

洛治(Lodge, O.)

“生命和物质”1907年巴黎法文版,序言4页,正文148页,附页2页。——第90页。

“论电子”1906年巴黎法文版。——第275页。

洛帕廷(Лопатин, Л.)

“一个唯心主义物理学家”,载于“哲学和心理学问题”杂志第89期(1907年9—10月号)。——第316页。

柯亨(Cohen, H.)

编者的话,见朗格“唯物主义史”1896年莱比锡德文版第2卷。——第298、325页。

柯维拉尔(Cauwelaert, F.)

“经验批判主义”,载于“新经院哲学评论”杂志1907年2月号。——第37、50、149页。

哈特曼(Hartmann, E.)

“现代物理学的世界观”1902年萊比錫德文版，共233頁。——第55、301、302頁。

耶魯薩倫姆(Jerusalem, W.)

“批判的唯心主义和純粹的邏輯”1905年維也納德文版，序言12頁，正文226頁。——第89、150頁。

科內利烏斯(Cornelius, H.)

“哲学引論”1903年萊比錫德文版，序言14頁，正文357頁。——第227頁。

柏克勒尔(Becquerel, J.)

見“科学院會議報告匯編”1908年巴黎法文版。——第301頁。

十 画

海克尔(Haeckel, E.)

“生命的奇迹”(哲学生物学的研究)巴黎法文版，序言12頁，正文380頁，附頁4頁。——第373頁。

“宇宙之謎”(关于一元論哲学的淺釋)1899年德文版。——第317、369、376頁。

海費尔德(Heyfelder, V.)

“关于赫尔姆霍茨的經驗概念”1897年柏林德文版。——第245頁。

馬克思(Marx, K.)

“給庫格曼的信”(附有“新时代”杂志編輯部的序言)，俄譯本(附有列宁的序言)于1907年在圣彼得堡出版，伊里娜譯校。序言11頁，正文96頁。——第134、259、347、356頁。

“費尔巴哈論綱”，見恩格斯“費尔巴哈論”附录二。俄譯本的譯者是普列汉諾夫，見該譯本1905年日內瓦俄文第2版第65--68頁。——第100、101、137頁。

“政治經濟学批判”序言，1859年德文版。——第340頁。

“資本論”1873年德文第2版第1卷。——第356頁。

馬赫(Mach, E.)

“感覺的分析”，1907年莫斯科斯基尔蒙特出版社出版的俄譯本(附有作者

給俄譯本所寫的序言和波格丹諾夫的序言)是經作者允許,由柯特里亞爾從德文第5次增訂本的草稿翻譯的。序言12頁,正文304頁。——第31—34、37、41—44、47、59、68、80、88—90、124、138、139、145、173、175、199、216、227、228、232、234、312、320、367頁。

“認識和謬誤”(略論調查心理學)1906年萊比錫德文第2版,序言12頁,正文474頁。——第35、41、54、89、139、150、151、161、162、174、181—184、196、216、230、339、367、376頁。

“功的守恒定律的歷史和根源”(1871年11月15日在波希米亞皇家科學學會上的講演)1872年布拉格德文版。——第28、183、217、223頁。

“力學及其發展的歷史批判概論”1897年萊比錫德文第3版。——第29、41、43、151、160、181、185、186、304頁。該書法譯本(附有皮卡爾的序言)的譯者是貝特朗,1904年出版于巴黎,序言9頁,正文498頁。——第162、196、197、219頁。

“熱學原理”1900年德文第2版,序言8頁,正文484頁。——第160、162、173、312頁。

格爾方德(Гельфонд, И.)

“狄慈根的哲學和現代實證論”,見“關於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概論”1908年聖彼得堡俄文版。——第158頁。

格律恩(Grün, K.)

“費爾巴哈的書簡、遺稿及其哲學的發展”1874年萊比錫德文版第1卷,序言8頁,正文435頁。——第78、356頁。

“費爾巴哈的書簡、遺稿及其哲學的發展”1874年萊比錫德文版第2卷,序言8頁,正文333頁。——第207頁。

恩格斯(Engels, Fr.)

“反杜林論”1886年德文第2版。——第1、2頁。

“反杜林論”1904年斯圖加特德文第5版,序言20頁,正文354頁。——第29、81、113、114、130—134、157、158、179、180、190、192、259、264、266、326、351、357頁。

“費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德文第4版,共62頁。——第20、21、

30、54、81、94、95、125、158、212、251、252、265、351、357 頁。俄譯本(普列汉諾夫翻譯并做注釋) 1905 年日內瓦第 2 版, 序言 32 頁, 正文 125 頁。——第 95 頁。

“論历史唯物主义”, 載于“新时代”杂志第 1 卷(1892—1893)。——第 21、103、105、106 頁。

高尔紐(Cornu, A.)

“略評‘現代原子論的破产’”, 載于“科学总評”杂志(1895)。——第 314 頁。

“国际物理学會議报告汇编” 1900 年巴黎法文版。——第 314 頁。

烏尔維格(Houllevigue, L.)

“科学的进化” 1908 年巴黎阿·科林出版社法文版, 序言 11 頁, 正文 287 頁。——第 272、273 頁。

“物理学家关于物质的观念”, 載于“心理学年鉴”杂志(1908)。——第 273 頁。

索列尔(Sorel, G.)

“現代物理学家的形而上学偏見” 1907 年巴黎法文版。——第 309 頁。

十 一 画

萊尔(Ryle, R. J.)

“摩尔根教授論‘科学人門’”, 載于“自然科学”杂志(第 1 卷) 1892 年 8 月号。——第 188 頁。

萊克列尔(Leclair, A.)

“从貝克萊和康德对認識的批判来看現代自然科学的实在論” 1879 年布拉格德文版。——第 184、205、220、222、241、248、253、254、368 頁。

“一元論的認識論概論” 1882 年布勒斯劳德文版, 序言 4 頁, 正文 48 頁。——第 223、254 頁。

萊伊(Rey, A.)

“現代物理学家的物理学理論” 1907 年巴黎阿尔康出版社法文版, 序言 7 頁, 正文 412 頁。——第 267-272、274、278-280、310-313、315-316、322-325 頁。

萊維(Lèvy, A.)

“費爾巴哈的哲學及其對德國文獻的影響” 1904年巴黎法文版，共544頁。——第101、102頁。

朗之萬(Langevin, P.)

“電子物理學”，載於“科學總評”雜誌(1905)。——第275頁。

朗格(Lange, F.)

“唯物主義史及現代對唯物主義意義的批判”(共兩卷) 1896年萊比錫德文第5版(附有作者自序和柯亨所寫的批判序言)。第1卷：序言21頁，正文434頁；第2卷：序言76頁，正文573頁。——第298、325頁。

得拉克魯阿(Delacroix, H.)

“休謨和批判哲學”，見“國際哲學大會叢書” 1908年巴黎法文版第4卷。——第214頁。

梅林(Mehring, Fr.)

“宇宙之謎”，載於“新時代”雜誌(1899—1900)第1分冊。——第376頁。
“評論在約·狄慈根‘認識和真理’一書附錄中的普列漢諾夫和達烏蓋的文章”，載於“新時代”雜誌1908年第38期。——第262頁。

十 二 画

費爾巴哈(Feuerbach, L.)

“費爾巴哈全集”，波林和約德爾合編，斯圖加特德文版。

第7卷(1903)：序言12頁，正文520頁，附頁1頁。——第78、116、155、156頁。

第10卷(1866)。——第115、129、142、321頁。

第2卷：序言12頁，正文411頁，附頁1頁。——第178—179、206頁。

費舍,庫諾(Fischer, Kuno)

“近代哲學史” 1869年海德堡德文版第5卷。——第202頁。

費希特(Fichte, J. G.)

“就最新哲學的真正本質向廣大讀者的明白報道——強使讀者了解的一個嘗試” 1801年柏林德文版。——第60、150頁。

“‘埃奈西德穆’評論”(1794), 見“費希特全集”柏林德文版第1卷第1—25頁。第一部分: 关于理論哲学。——第69頁。

“走向科学学說的第二步”, 見“費希特全集”1845年柏林德文版第1卷第453—518頁。——第141、201—202頁。

舒貝特-索尔登(Schubert-Soldern, R.)

“認識論的基础”1884年萊比錫德文版, 序言4頁, 正文349頁。——第218、221、224、368頁。

“人类的幸福和社会問題”1896年杜宾根德文版, 序言34頁, 正文351頁。——第218、221、224—226、262、342頁。

“論客体和主体的超越性”1882年萊比錫德文版。——第218、224頁。

舒尔茨(Schulze, G. E.)

“埃奈西德穆或耶拿的教授賴因霍尔德所提出的哲学基本原理”1792年海爾姆施塔特德文版。——第140、190、200頁。

舒佩(Schuppe, W.)

“素朴实在論的証明”(致阿芬那留斯教授的公开信), 載于“科学的哲学季刊”第17卷(1893)。——第64、218、223、241頁。

“認識論的邏輯”1878年波恩德文版, 序言12頁, 正文701頁。——第255頁。

“內在論哲学和馮特”, 載于“內在論哲学杂志”第2卷。——第220、223頁。

“倫理学和法哲学基础”1881年布勒斯劳德文版, 序言10頁, 正文400頁。——第221頁。

斯奈德(Snyder, K.)

“現代自然科学的世界图景”(由克萊因佩特教授从英文譯成德文)1905年萊比錫德文版, 序言12頁, 正文306頁。——第374頁。

“世界机器”1907年倫敦英文版。——第374頁。

斯塔洛(Stallo, J. B.)

“現代物理学的概念和理論”1882年倫敦英文版, 正文313頁, 附頁4頁。——第327頁。

史密斯(Smith, N.)

“阿芬那留斯的純粹經驗哲学”，載于“思想”杂志第15卷(1906)。——第62—64、85、149頁。

彭加勒, 昂利(Poincarè, H.)

“科学的价值”1905年巴黎法文版, 序言4頁, 正文278頁。——第42、167、187、266、307、308頁。

彭加勒, 律西安(Poincarè, L.)

“現代物理学”1906年巴黎法文版。——第314頁。

黑格尔(Hegel, G. W.)

“哲学全书”, 見“黑格尔全集”1843年柏林德文版第6卷, 序言15頁, 正文414頁, 附頁23頁。——第125頁。

湯姆生, 約(Thomson, J.)

“物质微粒論”1907年倫敦英文版。——第275頁。

馮特(Wundt, W.)

“論素朴实在論和批判实在論”, 載于“哲学研究”杂志第12—13卷(1897—1898)。——第51、53、61、68、85、87、149、161、223頁。

“形而上学”, 見“現代文化”第6卷(“系統哲学”)。——第175、198頁。

普列汉諾夫(Плеханов, Г.)

“費尔巴哈論”注釋, 1905年日內瓦俄文第2版。——第75、141頁。

“‘費尔巴哈論’俄文第二版序言”。——第152頁。

十 三 画

奥尔托多克斯(Ортодокс)

“哲学概論”(回答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批判家), 1906年圣彼得堡俄文版(由德魯忍尼娜和馬克西莫娃出版), 共233頁。——第340頁。

奥斯特瓦尔德(Ostwald, W.)

“自然哲学讲演录”1902年萊比錫德文第2版, 序言14頁, 正文457頁。——第243、286頁。

詹姆斯(James, W.)

“实用主义——某些旧思想方法的新名称”1907年紐約英文版。——第

361 頁。

路加(Lucka, E.)

“認識問題和馬赫的‘感覺的分析’”，載于“康德研究”杂志第 8 卷(1903)。
——第 89、169、198 頁。

雷姆克(Rehmke, J.)

“世界是知覺和概念”1880 年柏林德文版，序言 8 頁，正文 323 頁。——
第 205、220 頁。

“哲學和康德主義”1882 年愛森納赫德文版。——第 321、368 頁。

十 四 画

赫茲(Hertz, H.)

“赫茲全集”(共三卷)1894—1895 年萊比錫德文版。

第 1 卷：“雜錄集”，1895 年由弗·萊昂納德出版，序言 29 頁，正文 368
頁。——第 301 頁。

第 3 卷：“力學原理”(附赫爾姆霍茨的序言)1894 年萊比錫德文版，序言
32 頁，正文 312 頁。——第 300—301 頁。

赫胥黎(Huxley, T.)

“論休謨”1879 年倫敦英文版，共 208 頁。——第 23 頁。

赫沃爾桑(Chwolson, O.)

“黑格爾、海克爾、科蘇特及第十二誠”1906 年不倫瑞克德文版，序言 6 頁，
正文 90 頁。——第 370 頁。

赫爾姆霍茨(Helmholtz, H.)

“生理光學手冊”1866 年萊比錫德文版。——第 244 頁。

“報告和演說”1884 年不倫瑞克德文第 3 版第 2 卷。——第 246、247 頁。

赫尼格斯瓦爾德(Hönigswald, R.)

“休謨關於外部世界的實在性的學說”(認識論的探討)1904 年柏林德文
版，序言 8 頁，正文 88 頁。——第 10、90 頁。

“馬赫哲學批判”1903 年柏林德文版，共 54 頁。——第 175 頁。

維利(Willy, R.)

“反对学院智慧。哲学批判”1905年慕尼黑德文版，共219页。——第37、50、66、73、74、87、167、219、368、373、375页。

“认识论上的自我和自然的世界观”，载于“科学的哲学季刊”第18卷第1-29页。——第217页。

“经验批判主义——唯一的科学观点”，载于“科学的哲学季刊”第20卷(1896)。——第78页。

诺克斯(Knox, H. V.)

“论外界概念的性质”，载于“思想”杂志第6卷(1897)。——第234页。

摩尔根, 劳埃德(Morgan, L.)

“科学入门”，载于“自然科学”杂志第1卷(1892)。——第187—188页。

十五画

黎尔(Riehl, A.)

“逻辑学和认识论”，见“现代文化”第6卷(“系统哲学”)。——第149页。

书报杂志索引

“一元論者”杂志(«The Monist»)

第 13 卷:卡魯斯“作为科学的神学”。——第 235 頁。

希本“唯能論及其哲学意义”。——第 287 頁。

第 16 卷:卡魯斯“馬赫教授的哲学”。——第 235 頁。

“海克尔关于一元論者协会的論題”。——第 236 頁。

克莱因佩特“論馬赫教授的一元論”。——第 300 頁。

第 17 卷:卡魯斯“奥斯特瓦尔德教授的哲学”。——第 289 頁。

“斗爭”杂志(«Der Kampf»)

1908 年第 5 期:弗·阿德勒“世界要素的发现(为庆祝馬赫 70 寿辰而作)”。——第 42、229 頁。

“公开論坛”杂志(«The Open Court»)是一种专门宣傳宗教的月刊。——第 235 頁。

“內在論哲学杂志”(«Zeitschrift für immanente Philosophie»)

第 1 卷(1896)。——第 218—219 頁。

第 2 卷:舒佩“內在論哲学和馮特”。——第 220、223 頁。

“历史唯物主义”論文集(«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материализм» сборник статей)

該論文集中包括恩格斯、考茨基、拉法格、饒勒斯、施泰恩、策帖尔巴烏姆、索列尔、弗·阿德勒、克列斯-克腊烏茲、貝尔福特·巴克斯、施提利赫等人的論文,是由謝姆科夫斯基編譯的。附有序言,俄文和外文的书目索引,1908 年由圣彼得堡“公益”出版社出版,全书共 389 頁。——第 21、42、54、103、106 頁。

“心理学年鑑”杂志(«Année Psychologique»)(1908)

烏尔維格“物理学家关于物质的观念”。——第 273 頁。

“自然界”杂志(«Nature»)(1892 年 7 月 21 日)

狄克逊“科学入門”。——第 91 頁。

“自然哲学年鉴”杂志(«Annalen der Naturphilosophie»)

第 6 卷(1907): 非·弗兰克“因果律和經驗”。——第 168 頁。

“关于馬克思主义哲学的概論”(«Очерки по философии марксизма»)是一

本哲学論文集, 1908 年由圣彼得堡“环节”出版社出版, 全书共 328 頁。——

第 5、6、74、75、78、80、103、107—110、112—114、158、170、189、192、203、
219、224、298、349—354、363 頁。

“系統哲学”(«Systematische Philosophie»)

黎尔“邏輯学和認識論”。——第 149 頁。

馮特“形而上学”。——第 175、198 頁。

“系統哲学文庫”杂志(«Archiv für systematische Philosophie»)

第 4 卷(1898): 包曼“論馬赫的哲学观点”。——第 197 頁。

第 5 卷(1899): 克莱因佩特“馬赫和赫茲在原則上对物理学的理解”。——
第 232、248、249、299 頁。

第 6 卷(1900): 克莱因佩特“对包曼‘論馬赫的哲学观点’一文的答复”。
——第 89、198、232 頁。

“国外新聞报”(«Заграничная Газета»)

第 3 号: 卢那察尔斯基“宗教意义上的科学社会主义”。——第 363 頁。

“社会主义者报”(«Le Socialiste»)(1900 年 2 月 25 日)

拉法格“馬克思的唯物主义和康德的唯心主义”。——第 210 頁。

“思想”杂志(«Mind»)

第 6 卷(1897): 諾克斯“論外界概念的性质”。——第 234 頁。

第 15 卷(1907): 斯密斯“阿芬那留斯的純粹經驗哲学”。——第 62、63、85、
149 頁。

“科学总評”杂志(«Revue générale des Sciences»)

高尔紐“略評‘現代原子論的破产’”(1895)。——第 314 頁。

朗之万“电子物理学”(1905)。——第 275 頁。

“科学的哲学季刊”(«Vierteljahrsschrift für wissenschaftliche Philosophie»)

第 17 卷(1893):舒佩“素朴实在論的証明”。——第 64、218、223、241 頁。

第 18 卷(1894):阿芬那留斯“对維利‘認識論上的自我和自然的世界觀’一文的評注”。——第 70、216 頁。

第 18 卷和第 19 卷:阿芬那留斯“关于心理学对象的概念的考察”。——第 46、58、67—70、80、144、149、152 頁。

第 19 卷(1895):布萊“政治經濟学中的形而上学”。——第 231—234 頁。

第 20 卷(1896):維利“經驗批判主义——唯一的科学观点”。——第 73 頁。

第 22 卷(1898):卡斯坦宁“經驗批判主义——对馮特論文的答复”。——第 57、152 頁。

“哲学年鉴”杂志(«L'année Philosophique»)

第 15 卷(1904):毕雍“一九〇四年的法国哲学家的簡介”。——第 219 頁。

“哲学評論”杂志(«The Philosophical Review»)

第 6 卷(1897):本特利“‘科学入門’的心理学”。——第 188 頁。

第 14 卷(1905):貝歇尔“馬赫的哲学观点”。——第 198 頁。

“哲学評論”杂志(«Revue Philosophique»)

第 26 卷(1888, II.):罗狄埃“对毕尔生‘自由思想的倫理’一书的評述”。——第 234 頁。

“哲学研究”杂志(«Philosophische Studien»)

第 12—13 卷(1897—1898):馮特“論素朴实在論和批判实在論”。——第 51、53、61、68、85、87、149、161、223 頁。

“哲学和心理学問題”杂志(«Вопросы философии и психологии»)

第 1 卷(1889):施什金“从机械論观点来看心理生理現象”。——第 318 頁。

第 89 卷(1907):洛帕廷“一个唯心主义物理学家”。——第 316 頁。

“新时代”杂志(«Die Neue Zeit»)

第 1 卷(1892—1893):恩格斯“論历史唯物主义”。——第 21、103、105、106 頁。

第 18 年集(1899)第 1 分册第 14 期:梅林“宇宙之謎”。——第 376 頁。

第52期(1907):狄奈-德涅斯“马克思主义和最近的自然科学革命”。——第264、265页。

第38期(1908):梅林“评论约·狄慈根‘认识 and 真理’一书的附录”。——第262页。

第44期(1908年7月31日):欧根·狄慈根“再论狄慈根”。——第262页。

“新经院哲学评论”杂志(«Revue Néo-Scolastique»)

1907年2月号:柯维拉尔“经验批判主义”。——第37、50、149页。

“康德研究”杂志(«Kant-Studien»)

第8卷(1903):克莱因佩特“康德和现代自然科学的认识批判”。——第232、300页。

路加“认识问题和马赫的‘感觉的分析’”。——第89、169、198页。

书报杂志的原文索引

- АВЕНАРИУС, Р.—Критика чистого опыта. Пер. Ив. Федорова.—т. I. ПБ. 1907. —第 148 頁。
- АДЛЕР, ФР.—Диалектический материализм и эмпириокритицизм. (Ф. Энгельс и естествознание.) «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материализм», сборник статей. Составил С. Семковский. Изд. «Общественная Польза». ПБ. 1908. —第 54 頁。
- БАЗАРОВ, В.—Мистицизм и реализм нашего времени —см. Очерки по философии марксизма. СПб. 1908. —第 74—75, 78, 80, 105—110, 112—114, 141, 172, 189, 219, 224 頁。
- БЕРМАН, Я.—Диалектика в свете современной теории познания. «Московское книго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М. 1908. Стр. 236. —第 5, 326 頁。
- О диалектике—см. Очерки по философии марксизма. СПб. 1908. —第 5, 349 頁。
- БОГДАНОВ, А.—Из психологии общества. Сборник статей. ПБ. 1904. —第 83, 171, 340, 344 頁。
- Основные элементы исторического взгляда на природу. Изд. «Издатель». СПб. 1899. —第 40, 48, 171, 242, 284, 285 頁。
- Чего искать русскому читателю у Эрнста Маха? Вступит. статья к русск. изд. «Анализа ощущений» Маха. М. 1907. —第 88, 90, 228, 320 頁。
- Эмпириомонизм. Статьи по философии. Книга I. Изд. 2, Дороватовского и Чарушникова. М. 1905. Стр. 185. —第 36, 40, 48, 49, 57, 122, 123, 151, 171, 191, 239 頁。
- Книга II. 2 изд. ПБ. 1907. Стр. 181. —第 119, 150 頁。

— Книга III. СПб. 1906. Стр. 166. ———第 47, 48, 120, 121, 130, 135, 136, 143, 146, 150, 154, 220, 236—239, 241, 251, 288, 304, 340, 345, 346 頁。

ВАЛЕНТИНОВ, Н.—Философские построения марксизма (Диалектический материализм, эмпириомонизм и эмпириокритическая философия). Изд. кн. маг. «Сотрудник провинции». М. 1908. Стр. 307. ———第 5, 27, 79, 154, 220, 273 頁。

ВОПРОСЫ ФИЛОСОФИИ И ПСИХОЛОГИИ. Книга I. 1889. Шишкин, Н., О психо-физических явлениях с точки зрения механической теории. ———第 318 頁。

— Книга 89. 1907. Лопатин, Л., Физик-идеалист. ———第 316 頁。

ГЕЛЬФОНД, И.—Философия Дицгена и современный позитивизм—см. Очерки по философии марксизма. ПБ. 1908. ———第 158 頁。

ДИЦГЕН, И.—Сущность головной работы человека. Пер. под ред. П. Дауге. Изд. Дауге. М. 1907. Стр. XXVII + 124. ———第 256 頁。

«ЗАГРАНИЧНАЯ ГАЗЕТА» № 3. Луначарский. Научный социализм в его религиозном значении. ———第 363 頁。

ИЛЬИН, Вл.—Аграрный вопрос. Ч. 1. СПб. 1908. ———第 96 頁。

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МАТЕРИАЛИЗМ. Сборник статей. Составил и перевел С. Семковский. С предисловием и указателем литературы на русском и иностранных языках. Изд. «Общественная Польза». СПб. 1908. Стр. 389. ———第 21, 42, 54, 103, 106 頁。

КАУТСКИЙ, К.—Этика и материалистическое понимание истории. Изд. Скирмунта. ПБ. 1907. ———第 210 頁。

ЛЕСЕВИЧ, В.—Что такое научная философия. Эюд. СПб. 1891. Стр. 256. ———第 45 頁。

ЛУНАЧАРСКИЙ, А.—Атеизм—см. Очерки по философии марксизма. СПб. 1908. ———第 192, 363 頁。

—Будущее религии. «Образование», 1908. № 1. ———第 363

- 頁。
- Научный социализм в его религиозном значении. «Заграничная Газета» № 3. — 第 363 頁。
- ЛОПАТИН, Л.—Физик-идеалист. «Вопросы философии и психологии». Книга 89. М. 1907 г., сентябрь-октябрь. — 第 316 頁。
- МАРКС, К.—Письма к Кугельману. С предисловием редакции «Neue Zeit». Перевод с немецкого М. Ильиной под редакцией и с предисловием Н. Ленина. ПБ. 1907. Стр. XI+96. — 第 134, 259, 347, 356 頁。
- Тезисы о Л. Фейербахе. Приложение II-е к книге Ф. Энгельса «Л. Фейербах». Пер. Г. В. Плеханова. Изд. 2-е. Женева. 1905. Стр. 65—68. — 第 100, 101, 137 頁。
- МАХ, Э.—Анализ ощущений. Разрешенный автором перевод с рукописи пятого дополненного немецк. издания Г. Котляра с предисловием автора к русскому переводу и со вступительной статьей А. Богданова. Изд. Скирмунта. М. 1907. Стр. XII+304. — 第 31—34, 37, 41—44, 47, 59, 68, 80, 88—90, 124, 138, 139, 145, 173, 175, 199, 216, 227, 228, 232, 234, 312, 320, 367 頁。
- ОРТОДОКС.—Философские очерки. Ответ философским критикам исторического материализма. Изд. М. Н. Дружининой и А. М. Максимовой. Стр. 233. ПБ. 1906. — 第 340 頁。
- «ОЧЕРКИ ПО ФИЛОСОФИИ МАРКСИЗМА». Философский сборник. Изд. «Зерно». СПб. 1908. Стр. 328. — 第 5, 6, 74, 75, 78, 80, 103, 107—110, 112—114, 158, 170, 189, 192, 203, 219, 224, 298, 349—354, 363 頁。
- ПЛЕХАНОВ, Г.—Примечания к русскому переводу книги Энгельса «Л. Фейербах», Изд. 2-е. Женева. 1905. — 第 75, 141 頁。
- Предисловие ко II русскому изд. «Л. Фейербаха» Ф. Энгельса. — 第 152 頁。
- СУВОРОВ, С.—Основания социальной философии—см. Очерки по философии марксизма. ПБ. 1908. — 第

349—354 頁。

ЧЕРНОВ, В.—Философские и социологические этюды. Изд.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о». М. 1907. Стр. 397. —第 9, 94—97, 100, 133, 200 頁。

ЧЕРНЫШЕВСКИЙ, Н.—Предисловие к III изд. «Эстетиче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й искусства к действительности». Полное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Т. X, Ч. 2-я. ПБ. 1906. —第 380—382 頁。

ШИШКИН, Н.—О психо-физических явлениях с точки зрения механической теории. «Вопросы Философии и Психологии». Книга I. М. 1889. —第 318 頁。

ЭНГЕЛЬС, ФР.—Людвиг Фейербах. Пер. и прим. Г. Плеханова. Изд. 2-е. Женева. 1905. Стр. XXXII+125. —第 95 頁。

ЮШКЕВИЧ, П.—Материализм и критический реализм. (О философских направлениях в марксизме.) Изд. «Зерно». ПБ. 1908. Стр. IV+193. —第 5, 51, 177, 211, 264 頁。

— Современная энергетика с точки зрения эмпириосимволизма—см. Очерки по философии марксизма. СПб. 1908. —第 168, 170 頁。

* *

*

ADLER, FR.—Die Entdeckung der Weltelemente (Zu E. Machs 70. Geburtstag). «Der Kampf» 1908, № 5 (Februar). —第 42, 229 頁。

— «The International Socialist Review» 1908, № 10 (April). —第 42 頁。

— Vorbemerkungen des Übersetzers. Duhem, P. «Ziel und Struktur der physikalischen Theorien». Leipzig. 1908. —第 328 頁。

ANNALEE DER NATURPHILOSOPHIE.—Frank, P. H., Kausalgesetz und Erfahrung. Bd. VI. 1907. —第 168 頁。

L'ANNÉE PHILOSOPHIQUE. T. XV. Pilon, F., Bibliographie philosophique française de l'année 1904. —第 219 頁。

ANNÉE PSYCHOLOGIQUE.—Houllévigue, L., Les idées

- des physiciens sur la matière. 1908. —第 273 頁。
- ARCHIV FÜR SYSTEMATISCHE PHILOSOPHIE. Bd. IV. 1898. Baumann, J., Über E. Machs philosophische Ansichten. —第 197 頁。
- Bd. V. 1899. Kleinpeter, H., Über E. Machs und H. Hertz' prinzipielle Auffassung der Physik. —第 232, 248, 249, 299 頁。
- Bd. VI. 1900. Kleinpeter, H., Erwiderung (на статью Baumann'a). —第 89, 198, 232 頁。
- AVENARIUS, RICH.—Bemerkungen zum Begriff des Gegenstandes der Psychologie. «Vierteljahrsschrift für wissenschaftliche Philosophie». Bd. XVIII (1894) u. XIX (1895). —第 46, 58, 67—70, 80, 144, 149, 152 頁。
- Bemerkung zu der vorstehenden Abhandlung (R. Willy. Das erkenntnistheoretische Ich und der natürliche Weltbegriff). «Vierteljahrsschrift für wissenschaftliche Philosophie». Jahrgang XVIII, S. 29—31. —第 216 頁。
- Kritik der reinen Erfahrung. Bd. I u. II. Leipzig. 1888—1890. —第 50, 56, 58, 148, 153 頁。
- Philosophie als Denken der Welt gemäß dem Prinzip des kleinsten Kraftmaßes. Prolegomena zu einer Kritik der reinen Erfahrung. Leipzig. 1876. —第 36—38, 42, 49, 50, 56, 124, 159, 160, 172, 199, 200, 367 頁。
- Der menschliche Weltbegriff. Leipzig. 1891. —第 37, 50, 62, 64, 66, 71, 213, 218 頁。
- 2. Auflage. 1905. S. 133. —第 58, 80, 81 頁。
- BAUMANN, J.—Über E. Machs philosophische Ansichten. «Archiv für systematische Philosophie». 1898. Bd. IV. —第 197 頁。
- BECHER, ER.—The Philosophical Views of E. Mach. «The Philosophical Review», vol. XIV. 5. 1905. —第 198 頁。
- Philosophische Voraussetzungen der exakten Naturwissenschaften. Leipzig. 1907. S. V+3+248+

- I. ——第 307、308 頁。
- BECQUEREL, JEAN.—Cm. «Comptes rendus des séances de l'Académie des Sciences». Paris. 1908. ——第 301 頁。
- BELFORT-BAX.—The Roots of Reality. Being suggestions for a philosophical reconstruction. L. 1907. X+2, 231 p. ——第 150 頁。
- BENTLEY, J.—The Psychology of «The Grammar of Science». «The Philosophical Review». 1897, vol. VI. September. ——第 188 頁。
- BERKELEY, G.—Treatise concerning the Principles of Human Knowledge. vol. 1-st Works, ed. by A. C. Fraser, Oxford. 1871. LXXXVII+527. ——第 11—19 頁。
— The Three Dialogues between Hylas and Philonous. Ib. ——第 20 頁。
- BLEI, F.—Die Metaphysik in der Nationalökonomie. «Vierteljahrsschrift für wissenschaftliche Philosophie». 1895. Bd. XIX. ——第 231—234 頁。
- BOLTZMANN, LUDW.—Populäre Schriften. S. VIII, 440. Leipzig. 1905. ——第 91、203—206、215 頁。
— Theorie der Elektrizität und des Lichtes. Bd. II. ——第 206 頁。
- BÜCHNER, L.—Kraft und Stoff. Empirisch-naturphilosophische Studien in allgemein-verständliche Darstellung. (I. Ausg. Frankfurt a. M. 1855. XVI+469.) ——第 317 頁。
- CARSTANJEN, FR.—Der Empiriokritizismus, zugleich eine Erwiderung auf W. Wundt's Aufsätze. «Vierteljahrsschrift für wissenschaftliche Philosophie», Jahrg. 22. 1898. ——第 57、152 頁。
- CARUS, P.—Pr. Mach's Philosophy. «The Monist». vol. XVI, July. ——第 235 頁。
— Theology as a Science. «The Monist». vol. XIII. ——第 235 頁。
— Haeckel's Theses for a Monistic Alliance. «The Monist». vol. XVI. 1906. ——第 236 頁。

- Prof. Ostwald's Philosophy. «The Monist». vol. XVII. 1907. № 4. — 第289頁。
- CAUWELAERT, F., Van.—L'empiriocriticisme. «Revue Néo-Scolastique», 1907. Févr. — 第37, 50, 149頁。
- CHWOLSON, O.—Hegel, Haeckel, Kossuth und das zwölfte Gebot. Eine Kritische Studie. Braunschweig. 1906. S. 6+90. — 第370頁。
- CLIFFORD, W. K.—Lectures and Essays. 3-rd. ed. London. 1901. vol. II. — 第234頁。
- COHEN, H.—Einleitung des Herausgebers—см. A. LANGE,—Geschichte des Materialismus. Bd. II. Leipzig. 1896. — 第298, 325頁。
- CORNELIUS, H.—Einleitung in die Philosophie. Leipzig. 1903. S. XIV+357. — 第227頁。
- CORNU, ALF. — Quelques mots de réponse à «La déroute de l'atomisme contemporain». «Revue Générale des Sciences». 1895. — 第314頁。
- Rapports présentés au Congrès International de Physique. Paris. 1900. — 第314頁。
- DELACROIX, HENRI.—David Hume et la philosophie critique. «Bibliothèque du congrès international de philosophie». vol. IV. Paris. 1908. — 第214頁。
- DIDEROT, D.—Oeuvres complètes, éd. par. J. Assézat. Paris. 1875. vol. I. — 第24頁。
- vol. II. — 第24—26頁。
- DIETZGEN, E.—Nochmals Dietzgen. «Neue Zeit», 1908. № 44, 31. Juli. — 第262頁。
- DIETZGEN, J.—Das Wesen der menschlichen Kopfarbeit. Stuttgart. 1903. S. XXVII+151. — 第118, 159, 256, 257, 280—281頁。
- Kleinere philosophische Schriften. Stuttgart. 1903. S. 4+272. — 第118, 119, 134, 138, 257—260, 275, 359—360頁。
- Erkenntnis und Wahrheit. Der Arbeiterphilosophen universelle Denkweise und naturmonistische Anschauung über Lebenskunst, Ökonomie, Philosophie, Religion und

- Sozialismus. Zu seinem 20 Todestag, gesammelt u. hrsg. v. E. Dietzgen. Stuttgart. 1908. S. XIX+I+428. —第 262 頁。
- DINER-DÉNES, J.—Der Marxismus und die neueste Revolution in den Naturwissenschaften. 《Neue Zeit》. 1907. № 52. —第 264, 265 頁。
- DIXON, EDWARD.—The Grammar of Science. 《Nature》, 1892. July 21. —第 91 頁。
- DUHEM, P.—La théorie physique, son objet et sa structure. Paris. 1906. —第 42, 326—328 頁。
- ENGELS, FR.—Herrn Eugen Dührings Umwälzung der Wissenschaft. 2. Auflage. 1886. —第 1, 2 頁。
- 5. Auflage, Stuttgart, 1904. S. XX+354. —第 29, 81, 114, 130—134, 157, 158, 179, 180, 190, 192, 259, 264, 266, 326, 351, 357 頁。
- Ludwig Feuerbach und der Ausgang der klassischen deutschen Philosophie. 4. Auflage. S. 62. —第 20, 21, 30, 54, 81, 94, 95, 125, 158, 212, 251, 252, 265, 351, 357 頁。
- Über historischen Materialismus. 《Neue Zeit》, Jahrg. 1892—93. Bd. I. —第 21, 103, 105, 106 頁。
- EWALD, OS.—Richard Avenarius als Begründer des Empiriokritizismus. Berlin. 1905. S. V+177. —第 51, 64—65, 85, 89 頁。
- FEUERBACH, L.—Sämtliche Werke, hrsg. von Bolin und Jodl. Bd. VII. Stuttgart. 1903. S. XII+520+I. —第 78, 116, 155, 156 頁。
- Bd. X 1866. —第 115, 129, 142, 321 頁。
- Bd. II. S. XI+I, 411+I. —第 178—179, 206 頁。
- FICHTE, J. G.—Sonnenklarer Bericht an das grössere Publikum über das eigentliche Wesen der neuesten Philosophie. Ein Versuch die Leser zum Verstehen zu zwingen. Berlin. 1801. —第 60, 150 頁。
- Die Rezension des 《Aenesidemus》. Sämtliche Werke, hrsg. von J. H. Fichte, Erste Abtheilung. Zur theoretischen Philosophie. Bd. I. Berlin. 1845. S. 1—25. —第 69 頁。

- Zweite Einleitung in die Wissenschaftslehre. Sämtliche Werke, hrsg. von J. H. Fichte. B. I. Berlin. 1845. S. 453—518. —第141、201—202頁。
- FISCHER, KUNO.—Geschichte der neueren Philosophie. Bd. V. Heidelberg. —第202頁。
- FRANCK, AD.—Dictionnaire des sciences philosophiques. Paris. 1875, p. 1806. —第129頁。
- FRANK, PH.—Kausalgesetz und Erfahrung. «Annalen der Naturphilosophie». Bd. VI. 1907. —第168頁。
- GRÜN, K.—L. Feuerbach in seinem Briefwechsel und Nachlass sowie in seiner philosophischen Charakterentwicklung. Bd. I. Leipzig. 1874. S. VIII+435. —第78、356頁。
- Bd. II. Leipzig. 1874. S. VIII+333. —第207頁。
- GÜNTHER, S.—Geschichte der anorganischen Naturwissenschaften im 19. Jahrhundert. Berlin. 1901. XIX+984. —第303頁。
- HAECKEL, E.—Les merveilles de la vie. Études de philosophie biologique. Paris. p. XII+380+4. —第373頁。
- Die Welträtsel. Gemeinverständliche Studien über Monistische Philosophie 1899. —第317、369、376頁。
- HARTMANN, ED., von.—Die Weltanschauung der modernen Physik. Leipzig. 1902. S. 233. —第55、301、302頁。
- HEGEL, G. W.—Enzyklopädie der philosophischen Wissenschaften im Grundrisse. Werke. Bd. VI. Berlin. 1843. S. XV+414+23. —第125頁。
- HELMHOLTZ, H.—Handbuch des physiologischen Optik. Leipzig. 1866. —第244頁。
- Vorträge und Reden. 3. Auflage. Braunschweig. 1884. Bd. II. —第246、247頁。
- HERTZ, H.—Gesammelte Werke. 3 Bände. Leipzig. 1894—1895. Bd. I. Gesammelte Schriften vermischten Inhalts. Hrsg. von Ph. Lenard. XXIX, S. 368. Leipzig. —第301頁。

— Bd. III. Die Prinzipien der Mechanik in neuem Zusammenhange dargestellt. Mit einem Vorwort von H. Helmholtz. S. XXXII+312. Leipzig. 1894. —第300—301頁。

• HEYFELDER, V.—Über den Begriff der Erfahrung bei Helmholtz. Berlin. 1897.—第245頁。

HIBBEN, J.—The Theory of Energetics and its Philosophical Bearings. 《The Monist》, vol. XIII. 1903. April. —第287頁。

HÖNIGSWALD, R.—Über die Lehre Humes von der Realität der Aussendinge. Eine Erkenntnistheoretische Untersuchung. Berlin. 1904. VIII+88. —第10、90頁。

— Zur Kritik der Machschen Philosophie. Berlin. 1903. S. 54. —第175頁。

HOULLEVIGUE, L.—L'évolution des sciences. Éd. A Collin, Paris. 1908. p. XI+287. —第272、273頁。

— Les idées des physiciens sur la matière. 《Année Psychologique》, 1908. —第273頁。

HUME, D.—An Enquiry concerning Human Understanding. Essays and Treatises. London. 1882. —第21—22頁。

— Psychologie de Hume. Traité de la nature humaine etc. Trad. par Ch. Renouvier et F. Pillon. Paris. 1878. —第23頁。

• HUXLEY, TH.—Hume. London. 1879. p. 208. —第23頁。

JAMES, W.—Pragmatism. A new name for some old ways of thinking. New York. 1907. —第361頁。

• JERUSALEM, W.—Der kritische Idealismus und die reine Logik. Wien. 1905. S. XII+226. —第89、150頁。
《DER KAMPF》1908, № 5 (Februar). Fr. Adler, Die Entdeckung der Weltelemente (Zu Machs 70 Geburtstag). —第42、229頁。

KANTSTUDIEN. Bd. VIII. 1903. Kleinpeter, H., Kant und die naturwissenschaftliche Erkenntniskritik der Gegenwart.

- 第 232、300 頁。
- Lucka, E., Das Erkenntnisproblem und Mach's Analyse der Empfindungen. — 第 89、169、198 頁。
- KLEINPETER, H.—Die Erkenntnistheorie der Naturforschung der Gegenwart. Unter Zugrundelegung der Anschauungen von Mach, Stallo, Clifford, Kirchhoff, Hertz, Pearson und Ostwald dargestellt. S. XII+160. Leipzig. 1905. — 第 230 頁。
- 《Erwiderung》 (auf J. Baumanns Aufsatz: «Über E. Machs philosophischen Ansichten»). «Archiv für systematische Philosophie». Bd. VI. 1900. — 第 89、198、232 頁。
- Kant und die naturwissenschaftliche Erkenntniskritik der Gegenwart. «Kantstudien». Bd. VIII. 1903. — 第 232、300 頁。
- On the Monism of Professor Mach. «The Monist». vol. XVI. 1906. № 2. — 第 300 頁。
- Über E. Machs und H. Hertz' prinzipielle Auffassung der Physik.—«Archiv für systematische Philosophie». Bd. V. 1898—1899. — 第 232、248、249、299 頁。
- KNOX, H. V.—On the Nature of the Notion of Externality. «Mind», vol. VI. 1897. — 第 234 頁。
- LAFARGUE, P.—Le matérialisme de Marx et l'idéalisme de Kant. «Le Socialiste», 25. Feb. 1900. — 第 210 頁。
- LANGE, FR. A.—Geschichte des Materialismus und Kritik seiner Bedeutung in der Gegenwart. 5. Aufl. Biographisches Vorwort und Einleitung mit kritischem Nachtrag von H. Cohen. 2 Bände. XXI, 434. LXXVI, 573. Leipzig. 1896. — 第 298、325 頁。
- LANGEVIN, P.—La physique des électrons. «Revue générale des Sciences». 1905. — 第 275 頁。
- LECLAIR, AN., von.—Der Realismus der modernen Naturwissenschaft im Lichte der von Berkeley und Kant angebahnten Erkenntniskritik. Prag 1879. — 第 184、205、220、222、241、248、253、254、368 頁。

- Beiträge zu einer monistischen Erkenntnistheorie. Breslau. 1882. S. 4+48. —第 223,254 頁。
- LÉVY, ALB.—La philosophie de Feuerbach et son influence sur la littérature allemande. Paris. 1904. p. 544. —第 101,102 頁。
- LODGE, OL.—La vie et la matière. Paris. 1907. 4+148+2. —第 90 頁。
- Sur les électrons. Paris. 1906. —第 275 頁。
- LUCKA, E.—Das Erkenntnisproblem und Machs-Analyse der Empfindungen. Eine Kritische Studie. «Kantstudien», Bd. VIII. 1903. —第 89,169,198 頁。
- MACH, E.—Erkenntnis und Irrtum. Skizzen zur Psychologie der Forschung. 2. Aufl. S. XII+474. Leipzig. 1906. —第 35,41,54,89,139,150,151,161,162,174,181—184,196,216,230,339,367,376 頁。
- Die Geschichte und die Wurzel des Satzes von der Erhaltung der Arbeit, Vortrag gehalten in der K. Böhm. Gesellschaft der Wissenschaften am 15. Nov. 1871. Prag. 1872. —第 28,183,217,223 頁。
- Die Mechanik in ihrer Entwicklung historisch-kritisch dargestellt. 3. Auflage. Leipzig. 1897.—第 29,41,43,151,160,181,185,186,304 頁。
- La Mécanique, exposé historique et critique de son développement, traduit par E. Bertrand, avec une introduction par E. Picard. P. 1904. p. IX+498. —第 162,196,197,219 頁。
- Die Prinzipien der Wärmelehre. Historisch-kritisch entwickelt. 2. Aufl. S. VIII+484. 1900. —第 160,162,173,312 頁。
- MARX, K.—Zur Kritik der politischen Ökonomie. Vorwort. 1859. —第 340 頁。
- Das Kapital. Bd. I. 2. Aufl. 1873. —第 356 頁。
- MEHRING, FRANZ.—Заметка на книгу: J. Dietzgen. Erkenntnis und Wahrheit. Der Arbeiterphilosophen

- universelle Denkweise und naturmonistische Anschauung über Lebenskunst, Ökonomie, Philosophie, Religion und Sozialismus. Zu seinem 20 Todestag gesammelt und herausgegeben von E. Dietzgen. «Neue Zeit». 1908. № 38. — 第 262 頁。
- «Die Welträtsel». «Neue Zeit». 1899—1900. B. I. — 第 376 頁。
- MIND.—vol. VI. 1897. Knox, H. V., On the Nature of the Notion of Externality. — 第 234 頁。
- vol. XV. 1906. Smith, Normann., Avenarius' Philosophy of Pure Experience. — 第 62, 63, 85 頁。
- THE MONIST.—vol. XIII. Carus, P., Theology as a Science. — 第 235 頁。
- vol. XVI. Carus, P., Profess. Mach's Philosophy. — 第 235 頁。
- vol. XVI. Carus, P., Haeckel's Theses for a Monistic Alliance. — 第 236 頁。
- vol. XVII. Carus, P., Profess. Ostwald's Philosophy. — 第 289 頁。
- vol. XIII. Hibben, J., The Theory of Energetics and its Philosophical Bearings. — 第 287 頁。
- vol. XVI. Kleinpeter, H., On the Monism of Professor Mach. — 第 300 頁。
- MORGAN, L. — «The Grammar of Science». Natural Science. 1892, vol. I. — 第 187—188 頁。
- NATURE.—Dixon, Ed., «The Grammar of Science». 1892, July 21. — 第 91 頁。
- DIE NEUE ZEIT.—Dietzgen, E., Nochmals Dietzgen. 1908. № 44, 31. Juli. — 第 262 頁。
- Diner-Denes, J., Der Marxismus und die neueste Revolution in den Naturwissenschaften. 1907. № 52. — 第 264, 265 頁。
- Engels, Fr., Über historischen Materialismus. 1892—1893. Bd. I. — 第 21, 103, 105, 106 頁。
- Mehring, F., Заметка о книге: Dietzgen, J., «Erkenntnis u.

- Wahrheit.》1908, № 38. ——第 262 頁。
- Mehring, F.—《Die Welträtsel》. 1899. 18. Jhrg., I. B., № 14. ——第 376 頁。
- THE OPEN COURT. A monthly magazine. Devoted to the science of Religion, the Religion of Science, and the Extension of the Religions Parliament Idea. ——第 235 頁。
- OSTWALD, W.—Vorlesungen über Naturphilosophie. 2. Auflage, Leipzig. 1902. S. XIV+457. ——第 243、286 頁。
- PEARSON, K.—The Grammar of Science. 2ed. London. 1900. ——第 41、86、91、145、162、163、274、283 頁。
- PETZOLDT, J.—Einführung in die Philosophie der reinen Erfahrung. Bd. I. Leipzig. 1900. S. XIV+356. ——第 45、57、127、153、166、364、367 頁。
- Bd. II. S. 341. ——第 46、70—72、147、177—178、217、230、233、337—339、367 頁。
- Das Weltproblem von positivischem Standpunkte aus. Leipzig. 1906. X, 152. ——第 127、166、217、233 頁。
- THE PHILOSOPHICAL REVIEW. vol. XIV. 5. 1905. Becher, E. r., The Philosophical Views of E. Mach. ——第 198 頁。
- vol. VI. 5. 1897. Bentley, J., The Psychology of 《The Grammar of Science》. ——第 188 頁。
- PHILOSOPHISCHE STUDIEN. Bd. XII—XIII. 1897—1898. Wundt, W., Über naiven und kritischen Realismus. ——第 51、53、61、68、85、87、149、161、223 頁。
- PILLON, F.—Bibliographie philosophique française de l'année 1904. 《L'Année Philosophique》. t. XV. 1904. ——第 219 頁。
- POINCARÉ, HENRI.—La Valeur de la Science. Paris. 1905.—p. 4+278. ——第 42、167、187、266、307、308 頁。
- POINCARÉ, L.—La physique moderne. Paris. 1906. ——第 314 頁。
- RAMSAY, M.—Essays, Biographical and Chemical. London. 1908. ——第 330 頁。
- RAU, ALBR.—Ludwig Feuerbach's Philosophie, die

- Naturforschung und die philosophische Kritik der Gegenwart. Leipzig. 1882. S. IV+2+249. —第208頁。
- Empfinden und Denken. Giessen. 1896. —第247頁。
- REHMKE, J.—Die Welt als Wahrnehmung und Begriff.—Berlin. 1880. S. VIII+323. —第205、220頁。
- Philosophie und Kantianismus. Eisenach. 1882. —第321、368頁。
- REVUE GÉNÉRALE DES SCIENCES. 1905. Langevin, P., La physique des électrons. —第275頁。
- 1895. Cornu, A., Quelques mots de réponse à «La déroute de l'atomisme contemporain». —第314頁。
- REVUE NÉO-SCOLASTIQUE. 1907. 11. Février. Cauwelaert, F., van. L'empiriocriticisme. —第37、50、149頁。
- REVUE PHILOSOPHIQUE. 1888, II. v. 26. Rodier, G., Заметка о книге: K. Pearson, The Ethics of Freethought. —第234頁。
- REY, ABEL.—La théorie de la physique chez les physiciens contemporains. Éd. «Alcan». Paris. 1907. p. II, V, 412. —第267—272、274、278—280、310—313、315—316、322—325頁。
- RIEHL, AL.—Logik und Erkenntnistheorie. «Kultur der Gegenwart», Teil I, Abteilung VI; «Systematische Philosophie». —第149頁。
- RIGHI, AU.—Die moderne Theorie der physikalischen Erscheinungen. (Radioaktivität, Ionen, Elektronen.) Aus dem Italien. übersetzt von Dessau. S. VIII+152. Leipzig. 1905. —第273、277、278頁。
- Neuere Anschauungen über die Struktur der Materie, deutsch von F. Fraenckel. Leipzig. 1908. —第275頁。
- RODIER, G.—Библиографическая заметка о книге: K. Pearson, The Ethics of Freethought. A selection of Essays and Lectures. L. 1888. «Revue philosophique», 1888. II. vol. 26. —第234頁。

- RÜCKER, A. W.—Presidential Adress. (The British Association at Glasgow. 1901.) 《The scientific American Supplement》, 1901. № 1345 and 1346. —第 290—292 頁。
- RYLE, R.—《Prof. Lloyd Morgan on the Grammar of Science》. Natural Science, vol. I. August. 1892. —第 188 頁。
- SCHMIDT, H.—Der Kampf um die «Welträtsel». Bonn. 1900. —第 370 頁。
- SCHUBERT-SOLDERN, RICH., von.—Grundlagen einer Erkenntnistheorie. Leipzig. 1884. S. IV + 349. —第 218, 221, 224, 368 頁。
- Das menschliche Glück und die soziale Frage. Tübingen. 1896. S. XXXIV + 351. —第 218, 221, 224, 225, 226, 262, 342 頁。
- Über Transcendenz des Objekts und Subjekts. Leipzig. 1882. —第 218, 224 頁。
- SCHULZE, G.—Anesidemus oder über die Fundamente der von dem Prof. Reinhold in Jena gelieferten Elementarphilosophie. Helmstedt. 1792. —第 140, 190, 200 頁。
- SCHUPPE, W.—Die Bestätigung des naiven Realismus. Offener Brief an Herrn Professor R. Avenarius. 《Vierteljahrsschrift für wissenschaftliche Philosophie》. Bd XVII, 1893. —第 64, 218, 223, 241 頁。
- Erkenntnistheoretische Logik. Bonn. 1878. X + 2. 701. —第 255 頁。
- Die immanente Philosophie und W. Wundt, 《Zeitschrift für immanente Philosophie》. Bd. II. —第 220, 223 頁。
- Grundzüge der Ethik und Rechtsphilosophie. Breslau. 1881 S. X + 400. —第 221 頁。
- SCHWEGLER, ALB.—Geschichte der Philosophie im Umriß. 15. Auflage. Stuttgart. 1891. S. 397. —第 129 頁。
- SMITH, NORMANN.—Avenarius' Philosophy of Pure Experience. 《Mind》, vol. XV. 1906. —第 62, 63, 85,

- 149 頁。
- SNYDER, K.—Das Weltbild der modernen Naturwissenschaft nach den Ergebnissen der neuesten Forschungen. Deutsch von Professor H. Kleinpeter. S. XII+306. Leipzig. 1905. —第 374 頁。
- The World Machine. London. 1907. —第 374 頁。
- LE SOCIALISTE.—Lafargue, P., Le Matérialisme de Marx et l'idéalisme de Kant. 1900. 25, Février. —第 210 頁。
- SOREL, G.—Les préoccupations métaphysiques des physiciens modernes. Paris. 1907. —第 309 頁。
- STALLO, J. B.—The Concepts and Theories of Modern Physics. London. p. 313+4. 1882. —第 327 頁。
- STARKE, C. N.—Ludwig Feuerbach. Stuttgart. 1885. S. XVII+28. —第 213 頁。
- SYSTEMATISCHE PHILOSOPHIE.—Riehl, A., Logik und Erkenntnistheorie. —第 149 頁。
- Wundt, W., Metaphysik. —第 175、198 頁。
- THOMSON, J.—The Corpuscular Theory of Matter. London. 1907. —第 275 頁。
- ÜBERWEG-HEINZE.—Grundriß der Geschichte der Philosophie. 9. Auflage. Bd. IV. Berlin. 1903. IX. 434. —第 198 頁。
- VIERTELJAHRSSCHRIFT FÜR WISSENSCHAFTLICHE PHILOSOPHIE. Bd. XVIII u. XIX. (1894—1895)—Avenarius, Rich., Bemerkungen zum Begriff des Gegenstandes der Psychologie. —第 46、58、67—70、80、144、149、152 頁。
- Bd. XVIII. 1894. Avenarius, Rich., Bemerkung zu der vorstehenden Abhandlung. (R. Willy, Das erkenntnistheoretische Ich und der natürliche Weltbegriff.)—第 216 頁。
- Bd. XIX. 1895. Blei, F. Die Metaphysik in der Nationalökonomie. —第 231—234 頁。
- Bd. XXII. 1898.—Carstanjen, F., Der Empiriokriticismus, zugleich eine Erwiderung auf W. Wundt's Aufsätze. —第 57、152 頁。
- Bd. XVII. 1893. Schuppe, W., Die Bestätigung des naiven

- Realismus. —第 64、218、223、241 頁。
- Bd. XX. 1896. Willy, R., Das Empiriokriticismus als einzig wissenschaftlicher Standpunkt. —第 73 頁。
- WARD, JAMES.—Naturalism and Agnosticism. 3rd ed., London. 1906. vol. I. —第 176、215、289、292—298 頁。
- vol. II. —第 86、214、215、295 頁。
- WILLY, RUD. —Gegen die Schulweisheit. Eine Kritik der Philosophie. München. 1905. S. 219. —第 37、50、66、73、74、87、167、219、368、373、375 頁。
- Das erkenntnistheoretische Ich und der natürliche Weltbegriff. 《Vierteljahrsschrift für wissenschaftliche Philosophie》, Bd. XVIII, S. 1—28. —第 217 頁。
- Der Empiriokritizismus als einzig wissenschaftlicher Standpunkt. 《Vierteljahrsschrift für wissenschaftliche Philosophie》. Bd. XX. 1896. —第 73 頁。
- WUNDT, W.—Über naiven und kritischen Realismus. 《Philosophische Studien》. Bd. XII—XIII. 1897—98. —第 51、53、61、68、85、87、149、161、223 頁。
- Metaphysik. 《Kultur der Gegenwart》. Th. I. Abth. VI, 《Systematische Philosophie》. Leipzig. —第 175、198 頁。
- ZEITSCHRIFT FÜR IMMANENTE PHILOSOPHIE. Bd. I. Berlin. 1896. —第 218—219 頁。
- Bd. II. Schuppe, W., Die immanente Philosophie und W. Wundt. —第 220、223 頁。
- ZIEHEN, TH.—Psychophysiologische Erkenntnistheorie. Jena. 1898. S. 105. —第 232 頁。
-